

01.53  
蕉風

月刊

八七年六月號

Bulan Chao Foon 404

June / 1987



\* 九人筆談：誰不重視長篇小說？

\*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小輯

\* 十位詩作者不同風味的作品

\* 陳政欣的小說「困境」

\* ISSN 0126/6608 \* 69/12/86

\* M\$1.50



《蕉風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四〇四期

編輯筆記	只有努力	編者	01
人物言談	誰不重視長篇小說？	九人筆談	02
	更年期的菊凡	小黑	11
浮生記	情/小螢	胡寶珠	12
天涯書	趙珊	蘇眉	13
讀藝錄	戴德津投入陶藝與雕塑創作	木子	14
說書評書	韋暈的小說	陳蘭	17
	《電影沉思集》的一種讀法	張錦忠	20
電影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牛忠	22
	聲光色影之旅——《戀戀風塵》、《好事不出門》、 《成瀨巳喜男》、《其後》	拾一果	24
	無情的時刻/浪蕩乾坤	邁克	29
	秋天的離別	公羽介	32

創 作

詩	前緣	余蕪然	33
	望鄉	炎復陽	34
	醫生筆記	陳全興	35
	那天我靠港進城/散戲	李國七	36
	定/露珠	邱碧茵	38
	書與信	關渡	38
	紅塵・袈裟/禪悟	塵僧	39
	孤寂四題	王廣仁	41
	在偏遠的地球上	鍾可斯	43
	再見艾略特再見現代 pie	張錦忠	44
小說	生病	雨子	46
	困境	陳政欣	48
散文	皇后的頭銜	葉蕾	53
	遠岸有夢	子桑鹿	54
	伊海安散文五則	伊海安	56
	寄給美麗的一串鄉愁/日子	李國七	58
	洛陽三月	宋書啓	60
	某個喜歡送別的女孩子	邱碧茵	61
新葉篇	雨絲/不寄的信/傍晚/畫窗的人/他	諸家	62
文藝專題	真實/紫色還那麼膽小/詩三首	蘇旗華	64



## 編輯筆記



只有努力，並不是交待。努力些甚麼呢？耕耘？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為甚麼不是也問耕耘也問收穫？不是還另有一說嗎：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此時此刻此地，先要栽些甚麼呢？一朵敘事詩還是一堆知性散文還是一叢長篇小說？哦，是長篇小說，是那種可以表現大時代面貌的長篇小說。（敘事詩不能嗎？——不是不能，只是沒有長篇小說那麼自如而已。）好了，已經找到花種了，總該要有土地、陽光、水份、肥料甚麼的吧？對了，最重要還要有園丁。萬事俱備了，還欠些甚麼呢？東風？西風？……

風兒陣陣吹，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吹，只知道，千百個問題統統出籠了。看來，還是先不要研究甚麼交待不交待的問題吧！（向誰交待？自己？社會？歷史？）埋頭苦幹才是上策。也不問收穫，也不問該先怎麼栽，只問耕耘，只有努力。

誰不重視長篇小說？為甚麼

## 只有努力

沒有人要在這個荒蕪多時的園地裏努力耕耘？本期人物言談中，有九位小說創作者，就問題各抒發了他們的意見。如果你對這個問題也有話要說，歡迎寫來。

香港國際電影節到今年已辦到第十一屆了，對「文化事業」的貢獻來說，不可謂不大。雖然說電影世界是虛幻不實的，但就作為反映現實面貌的工具來講，電影映象無疑是較文字更為直接的。國際電影節，顧名思義，當然是可以見着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電影，因此就好像可以藉着映象環遊世界一般。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小輯，由牛忠、拾一果及邁克三人執筆。事緣邁克是這次國際電影節的節目策劃，他邀了牛忠和拾一果到香港去參與這次盛會，牛忠和拾一果回來後，將觀影經驗化為能與大家共享的文字，遂成此小輯。至於邁克的稿，是寄自香港的，也一併登出。

\* 編者

創作部份，本期詩作者共有十位，份量比小說、散文都重得多，可喜的是，有好幾位是第一次在《蕉風》刊登詩作的，如余慕然、炎復陽、李國七、邱碧茵、關渡、塵僧等，我們希望他們能不斷寄詩作來，也希望更多對詩創作有興趣的人能勇敢的寫詩寄來，對一份文學刊物來說，發掘新人是義不容辭的。

陳政欣的小說「困境」，是一篇探索意味很濃的小說，主要在於對問題的解剖與分析，人物性格的描寫反而比較不着重。這個「困境」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很值得大家一讀。 □

## 代 郵

砂勝越古晉的陳垂棋（Tan Swee Kee，訂戶編號 SW 050）以及森美蘭的張佩玲（Chong Pei Ling，訂戶編號 NS 005），請示住址，以便寄上所訂《蕉風》。

## 綠的展姿

## 《蕉風月刊》徵稿

溫風輕拂，綠色開始展姿，膠林、油棕林、椰林沙沙相應，生命的音符，平和地交織。

請寄來引人共鳴的作品，讓《蕉風月刊》有綠的展姿。

《蕉風月刊》歡迎：

**報導文學** 兼具新聞報導與文學筆觸，深入描繪社會各層面，反映人性的作品。

**中、短篇小說** 凡內容與技巧出色的作品，字數不限，都在歡迎之列。

**其他** 文學批評、書評書話、影評影話、散文、詩等文體，均所期盼。



# 誰不重視長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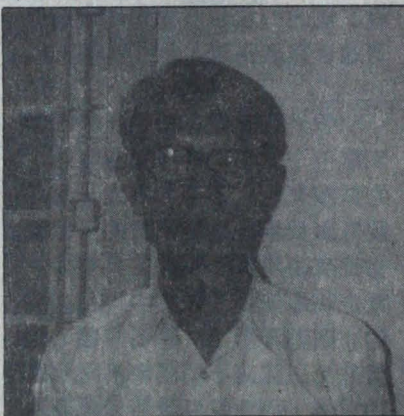
\*策劃 / 陳奇傑、林月絲及本刊

參加筆談的作者（依姓氏筆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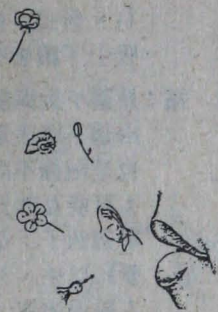
上排左起：小 黑、方北方、梁 拉

中排左起：李憶著、姚 拓、洪 泉

下排左起：許友彬、陳政欣、游 牧







## 前 言

在我國華文文壇，寫小說的人少，寫長篇小說的人更是寥寥可數。

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政治、文化、經濟各異其趣，也各有衝擊，照理說，長篇小說的創作素材應是俯拾即是才對。尤其是華社，過去十八年（自從新經濟政策推行以後）所面對的衝擊力更是既深且廣，如果好好整理，應該是可以寫成好幾本精彩動人的長篇小說。可是，在這十八年內，可以說只有幾本文藝長篇的創作而已。究其原因，到底問題出在那裏？

就這個問題，我們做了一個筆談，特邀請了幾位小說創作者抒發意見，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關懷。

### 一、長篇小說是否太不受重視了？若然，為甚麼？

**游 牧：**不受重視。因為沒有發表機會，缺乏園地，稿費低也是原因之一。

**陳政欣：**是不受重視。因為沒有園地，而且銷路有問題。花五、六個月或一年時間寫出來，卻擔心不知有人用嗎？不如短篇的好銷，造成作者的心理：「與其大批買賣，不如作零售商。」所以就不敢投資。這是現實。

**方北方：**一般人認為馬華小說不成氣候，他們不僅否定

長篇小說，就是中、短篇也一樣不受重視，造成作者沒有信心和興趣去創作。長篇小說要花時間去讀，讀者缺乏耐心。還有，批評工作做得不夠也是其中一個主因。

**洪 泉：**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報刊不重視長篇小說？應該是，我們的報刊的長篇連載幾乎是泊來貨，要不要付稿費，天曉得！如果要付稿費，與其把稿費付給那些連載的名家，不如把這等量的稿費付給我們的作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不相信馬華寫作人沒有能力寫出等量齊觀的作品。

長篇小說不受重視的原因，可能也因為編輯們需要一大堆軟性的短篇作品來塞給讀者，而在作者來講，軟性的短篇較易脫手。

另外一個原因是（這是一種假想），可能有人認為給我們的作者刊登長篇小說，將會是一張「長期飯票」，滿腦子想這事，肥肚子不舒服。

**朵 拉：**連作者編者都不重視長篇小說了，讀者還會重視麼？

長篇小說之所以會被忽視是因為現代人已不懂得享受讀書的樂趣，除了那些讀了可以讓他考試及格、升級、獲得較好的飯碗、娶漂亮的老婆的書外，現代人把看長篇小說當作是一項苦差，當現代的各種視聽娛樂提供他更直接的、不必用頭腦去思考的樂趣，他為甚麼要當傻瓜？

**姚 拓：**長篇小說在今天（指華

文流通的地區），也許最不惹人注目，甚至還有人推測若干年後，長篇小說會變成過去的名詞。其實，我認為長篇小說不受重視，只是暫時性現象。起碼在目前來說，還沒有任何一件「事物」可以代替長篇小說的地位。我們先不要長篇大論向讀者敘說「文化的使命」，僅就「娛樂」而言，目前的電影、電視連續劇，還不是長篇小說的對手。

**小 黑：**誰不重視長篇小說？讀者？作者？還是文學評論家？我想各方面都應該負起責任，如果推廣與創作長篇小說還是一個責任的話。

長篇小說不受重視最主要的原因，在讀者來說，是因為小說本身缺乏吸引力——題材、技巧、文字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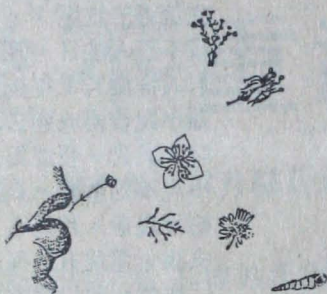
同樣的，作者本身也是因為不能突破上述各方面的圍限才擱置長篇小說的創作。

最好的例子是《紅樓夢》。洋洋三大冊，天天都有人在讀在研究。為甚麼？

**李憶著：**並不只是長篇小說不受重視，其實一切的文藝作品都不受重視。主要原因是，我們的社會，長久以來都是一個嚴重缺乏讀書風氣的社會。人們不但不愛好文學，甚至根本不閱讀。

今天社會的高度商業化與科技迅速發展的結果，培養出了一批注重個人利益與競爭生存之道的「文明人」，他們把物質生活看得十分重要，卻忽略了人的存在價





值。

形成我們沒有一個書香氣氛的社會，一方面是我們的建國歷史尚淺，沒有出現過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是，我們的人類思想教育，一向都做得不夠。

**許友彬：**長篇小說並非不受重視，只是寫的人少，出現的少。

**二、** 現代人喜歡看連續劇，不愛看單片，相反的，讀小說的人為甚麼只讀短篇不讀長篇？是不是因為長篇小說的內容、題材、形式、技巧不能吸引讀者？

**小 黑：**大體上是這樣。

現代的讀者太缺乏真正的文學興趣，也許是另一個原因。

如果他是文學的真正有心人，我相信他一定會嘗試讀完《尤利西斯》。喜歡爬山的人，爬完大山腳的督坤山，他一定會有個願望攀登大漢山甚至寡婦山。

**方北方：**長篇小說是經過藝術手法的加工，讀者要消化它。但是連續劇是以趣味性取勝，直接滿足觀眾，所以一般人自然會對電視較有好感。

**陳政欣：**我個人沒看連續劇，但喜歡看長篇小說，看很多。至於長篇小說不能

吸引讀者是因為時間問題以及讀者的文化修養。

**朵 拉：**拍一部連續劇，工作人員包括導演、演員、服裝、場務、道具、化裝、編劇、剪接、武術指導、錄音人員等等；而創作一部小說，一個作者所能用的工具，只有一支筆，他必須身兼百職，所以他如果輸了，也並不奇怪。



現代人工作壓力很重，生活太緊張，他們利用連續劇來暫時鬆懈一下是很正常的。不過，個人認為接受連續劇的大多是思想層次較低的人，在這些人的價值觀念裏可能會做如是想：「讀長篇小說所花費的時間與耐心，不如拿去賺錢。」

讀小說的人只讀短篇並不是近年來的新趨向。一路來短篇小說都比較討好，因為它雖然無法表達長篇小說繁複的內容與龐大的氣勢，卻有其精巧的一面。在分秒必爭的今日社會，短篇小說無疑是佔了一個優秀又便宜的形式。

**洪 泉：**這是一種相反和矛盾的說法。為甚麼？我想，電視劇和小說根本是兩回事；喜看連續劇和不愛讀長篇小說也是兩回事。看連續劇不必思想，讓頭腦和熒光幕一樣平滑，光閃光閃地，簡簡單單過日子好了！讀小說，除了「色」和「情」的小說之外，其他種類小說都需要一點思想。

先別說長篇小說，我們的短篇小說的內容、題

材、形式、技巧，已經吸引了讀者嗎？

**姚 拓：**長篇小說與戲劇完全是兩種不同表現的藝術，也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不可能互作比較。舉個例子：從有《紅樓夢》以來，不知有多少人編過演過《紅樓夢》的故事，京劇、地方劇、話劇、電影等等……，可是請問各位朋友：有哪一部短劇或長劇，能表現出《紅樓夢》的精粹？甚至連一個賈寶玉都沒有人能夠把握到他的個性。因為每一個讀者讀過了《紅樓夢》以後，自己心中各自塑造了賈寶玉的形象，所以，舞台或銀幕上的賈寶玉，自然不合每一個讀者的心意。

再舉個例子：也許你們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也看過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連續武俠劇，你們想一想，有幾個角色能演出金庸原著的精粹所在？我認為能勝任演出的演員寥寥無幾，甚至醜化了書中的人物。事實上，任何第一流的演員都無法演出原著人物的真正精神。

所以說，擔心今後的連續劇會代替長篇小說，在我認為是杞人憂天。現代的人既然肯天天花時間追看電視劇，即是證明現代讀者有的是「時間」，他們可以追看連續劇，也同樣可以追看長篇小說。

問題是：我們的長篇小說，是否比連續劇更能吸引他們？假如我們技不如人，你不認輸也不





行。

**游牧：**如果是武俠或言情長篇一樣有許多人在追看，文藝長篇缺少吸引力是因為太枯燥，沒有文學修養的人都嫌太深奧，看不懂。

**許友彬：**相反的，現代人（不是讀嚴肅小說的人）更喜歡看長篇，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可算是廣義的長篇。長篇較易製造高潮或反高潮。

**李憶著：**原因如第一題的答案：我們沒有一個讀書的環境，一般人都不喜歡讀書，讀長篇小說更不耐煩。看電視連續劇又不同，因為有太多的空餘時間，又不必思考。看單片，得時時做挑選和出去租借，大家嫌麻煩，於是連續劇就受歡迎了。

三、不重視長篇小說的人也許就是作者本身，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看起來似乎有很多小說作者只滿足於三、五千字的小說創作。這兩年來，有一些報導甚至鼓勵小小說的創作。小說作者的高潮是否只在小小說或者篇幅短小的短篇？

**方北方：**是的，如果作者的生活經驗不足、表現形式單

調、感染力量不夠，想像力也不豐富，如何去創作長篇小說？而且，都市生活的繁忙，促使讀者沒有時間去閱讀長篇。比較起來，短篇小說表現事物的焦點，乾淨俐落，結構精密，這樣可以滿足一些人的興趣。

**小 黑：**小小說、短篇或者中、長篇都各有風貌。短篇有高潮、長篇的創作應該更刺激。我不知道，我還沒有試過。

**李憶著：**並不是作者本身不重視長篇小說，而是發表園地有問題。試想，在一個長期沒有讀書氣氛的社會裏，凡是與文學有關的書籍都沒有銷路，怎還會有人去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

對於一個小說作者來說，寫長篇或短篇都不過是一個習慣上的問題，只要有發表的園地，慢慢的，他們都會寫起長篇來。

不一定是作者的高潮只在短篇或小小說上，這是各適其適的問題。於我而言，我反而比較喜歡寫篇幅長的小說。

**洪 泉：**我想，選擇長篇小說或小小說的寫作手法，只是作者長話多說、短話少說的表達方式而已，它不應該是作者的歸宿。而且，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比方說，一個美術創作者在面對油布與顏料，卻無法淋漓盡致發洩他的情緒與「主題和概念」時，他尋求於版畫、雕塑或其他繪畫媒介，把他心中的

一切（某個主題的創作意念），用各種方式「發洩」出來。我想，小說作者應該也有這種變換手法的勇氣，他有他的創作自尊，不可能去迎合編者、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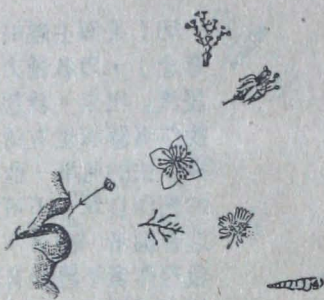
我想作者不應該有所謂的高潮期了，而是作者是不是將被自己的作品淘汰的問題。目前，我們仍能看到一些高不可攀的作者仍揪着讀者的假鬍子自瀆，寫一些十年如一日的詩、散文、小說，沉醉在自我的高潮裏。

**朵 拉：**長篇小說的沒落是作者的悲哀，讀者的損失，編者應該首當其衝，負起一部份責任。現代人沒有「等」的耐力，這便是三分鐘速食麵暢銷的原因。小說反映現實生活更及時，更迅速。而且小小說的主題思想，直截了當，單純明白，簡明扼要，十分適合現代人的需求，它便自然成為今天最受歡迎的文體。

**陳政欣：**目前華文文壇（包括香港、新馬、台灣、中國）都缺乏好的長篇。對我來說，我並沒有特別喜歡那一種文體，短篇、中篇、長篇都一樣。我有題材時，也沒刻意規定要弄成幾千或幾萬字的小說，我是興之所至。

**許友彬：**文藝作者不寫長篇因為不受鼓勵，怕沒園地發表。要是花了整年心血而被人棄入籃底，是很大的挫折。報章的文藝版篇幅有限，容不下長篇。刊物如《蕉風》者





，將長篇斬成一段一段  
每個月才亮相一次，又  
令讀者等到頸痠。

**游牧：**這裏沒有長篇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 一、報館不重視。
- 二、一般人心理是一開始先試試寫短篇，等到有功力，成熟以後就只寫短篇，年青時有那種衝勁，年紀一大反而不能寫。這是年齡的限制。跟從的心理也很重要。如馬來文壇，就有許多長篇小說作家，後起之秀會有跟從的心理；馬華文壇卻沒有，造成士氣低落。目前馬華文壇沒有長篇小說創作，主要是面對沒有環境也沒有信心的問題。

**姚拓：**我們搞文藝的人今日所面對的問題，是自己不肯寫的問題。他們是否願意去承擔這個艱苦的寫作重担？我常對朋友們說：「寫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寫長篇小說如此，寫短篇小說也是如此。

四、莫泊桑寫短篇，因此贏得「短篇小說之王」的稱譽。一個小說作者是否需要

靠長篇小說來肯定他的地位？

**小黑：**未必。

**陳政欣：**不需要。如果短篇小說寫得好，也可自成一家。

**游牧：**不一定要靠長篇來奠定地位，可以單單只寫短篇。

**許友彬：**一個小說作者不須靠長篇小說來肯定他的地位。白先勇並非因他的長篇而成名。

**方北方：**不需要。不過，長篇小說可以幫忙奠定作者的地位。

**洪泉：**不需要！小說作者的地位是由「小說」來肯定。波赫士是例子。每一篇小說都是一件作品，它們各有本身的價值，不被「客觀的評論」所肯定或否定。一幅巨型壁畫、一件景觀雕塑或一件小陶器，它們都是「獨立的生命」，擁有自己的地位，小說為甚麼不能？不論長篇或短篇或小小說，它們一樣能肯定作者的能耐。一位作者被肯定的原因不在於他的作品長短，而在於作品的價值。至於這作品的價值，不單單需要這時代的認同，而且還要經過最少二十年的淘汰，讓那些「朋友價值觀」的評述者都死去，讓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人來肯定，那才是肯定。

**李憶著：**創作的結果只有兩個：一個是好，一個是壞。只要作品是好的，用甚麼樣的體裁來創作，都可以肯定作者的地位。

**朵拉：**雖然說一個小說作者不

一非要靠長篇小說來肯定他的地位，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文學創作中，長篇小說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別林斯基曾說過：「時代的史詩就是長篇小說。」

**姚拓：**至於說到小說家的地位問題，我認為是末節小事。世界上所有的「名」都是假的「虛名」。即使你成為名震世界的小說家，又有甚麼了不起呢？你還是你自己！上帝不會為了你的名而增添你一根黑髮！

五、針對第四點，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你是否曾經想過，或者正在計劃寫一部長篇？

是，為甚麼？

不是，為甚麼？

**許友彬：**想過，但尚沒計劃寫，功力仍然太淺。

**陳政欣：**有。開始了三、四萬字，是一部充滿高潮、權勢角鬥、灑鹽花的小說，寫不下去，停頓了。我認為是一種挑戰。而且覺得到目前這種年齡，不嘗試一下，以後恐怕會沒有那種毅力。

**方北方：**有。我一直在創作。最新的一本大約有三十萬字。是《馬來亞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為《樹大根深》、第二部乃《枝榮葉茂》即《頭家門下》）。

寫長篇能把整個事物發展的過程交待出來，並且也能提出社會性與必然性，使一些有同感的作者、讀者，能了解他本身的處境確實與這個





社會有關係。長篇也比較可以表現一個時代社會的意義，可以容納比較多現實背景的材料。

**小黑：**我相信一般上寫多了短篇小說，每一個作者都會有一個願望寫長一點的小說。



我也是這麼盼望，時機成熟就寫長篇。並沒有甚麼理由，最主要的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和遊戲吧。

**李憶著：**四、五十萬字的那種長篇，我從來沒有計劃過要寫。這一定得要有一個很周詳的寫作計劃。在題材與資料的搜集方面，都得下足功夫。目前，我實在沒有這種條件。

倒是十幾萬字的小說，我曾寫過好幾個。我開始時是寫幾千字到一萬多字的小說，後來發現，寫十萬字上下的更能發揮，也可以寫得細微一些。比如在人物的心理描寫上、細節上與敘事等，都可以著筆細微點。同時在技巧和文字的運用上，也有足夠的餘地來凝聚藝術效果。

**朵拉：**夏濟安教授談起年青人寫文章的通病：「溫情味太濃，形容詞太多，陳腔濫調遍佈、內容虛幻不實、不客觀、不冷靜、缺乏理性控制……



。」很不幸，就像在罵我，因為這些毛病我通通有。作為一個寫作人，當然曾經想過創作長篇。不過，人必須有自知之明，所以，至今還沒有開始，不敢。

**游牧：**曾經想過要寫。不過要等技巧圓熟時才來寫。誰知年紀一大，已經沒有心去經營策劃，也失去毅力了。以前還以為等退休以後才來寫，現在看來是到此為止了。

**姚拓：**起碼我個人並沒有自餒。我願上帝假我以時日，我願意去寫長篇小說。至於寫成後是否刊出，那是次要的問題。假如我寫得好，不必顧憂有無讀者，文章千古事，自有人會為我翻案；假如我寫得不好，那麼受人冷落也是應該的。社會本來是現實的，你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如此來說，好像在自吹自擂，甚至有點像是追隨模仿唐吉柯德的行為，既愚蠢又可笑。假如世人要笑我，就讓他們去笑吧！我有我的做人標準，也有我的行事標準；我們應該為自己的理想而活，並不是為他人而活。

**洪泉：**我正在寫一部長篇，進度很慢，但那不是為了肯定自己的小說作者的地位。而且，我有自知之明，我的這部小說是賣不出去的，可能連《蕉風》也不要，因為這小說沒有故事性，只是幾個女人和幾個男人的生活感覺而已。我以長篇的方式來寫，是因為不滿足於長話短說，但



也不是為了詳細記錄事件和表象，我認為小說是環境給予作者許許多的感受和認知，作者綜合起這些事件寫成作品，把這些構成送給讀者，組合起他們的情緒，讀者於是有了另一種認知。一件作品形成多面影像的觸知，這是作品的需要，它不應只是「一條路」的功能。至於作品是不是寫實，那是讀者的事，不是評論者的事，更不是作者的事。一篇小說的完成，常面對評論者（包括讀者，其中有朋友和親人）的喜惡，我想「評論者」需要的是「作品」的反映和影響，不在乎長或短。我不想刻意計劃去寫長篇或短篇，長篇要寫，小小說也要寫，不同點是寫作的時間和發表率而已。

六、台灣二月二十四日一份報紙報導，三年來的百萬元長篇小說獎一直都懸空。二月二十八日又有一份報導，有一家出版社願意提供一年二百萬的獎金，鼓勵有潛能的作家創作長篇小說。而且要連續五年的舉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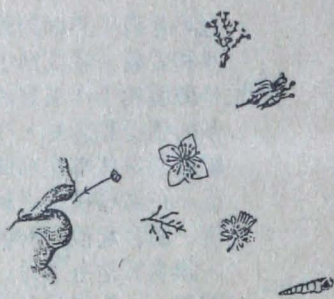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既有園地發表，又有豐厚的稿酬領取。

如果，如果真的我國有那一個有心人肯拿出一筆錢推廣長篇小說的創作，你認為能夠實行嗎？

**小黑：**能夠。

口水已經流到滿地了。





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心理壓力會很大，不過好的收穫應該會超越壞的影響。

**李憶著：**只要有人肯拿出錢來，當然可以實行。不過，容許我悲觀的說一句：要達到真正推廣的效果，路途尚遠。

因為書香社會與文學環境，並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來的。當然，只要有人肯去做，又能長時間的堅持下去，不但可以鼓勵寫作者，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

**游牧：**就是有，也沒有人能夠寫。

能寫也不見得會寫得好。因為一向來都沒嘗試過寫長篇，一下子要寫出來，不會成功的。

**陳政欣：**問題是水準如何？三年沒得獎是水準定得太高。可以實行，激勵作家創作，不過，怎樣去厘定一個標準才是重要問題。

**姚拓：**台灣三年來百萬元長篇小說一直懸空的問題，我推測可能是主辦當局的要求過高，再不然就是應徵者的水平過低。不過，我相信這項獎金一定會有人獲得。三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一篇好的長篇小說，也許要花三年或五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如果我國

有一個有心人肯拿出一筆獎金資助長篇小說的出版，我肯定地相信：對大馬華文作家是一項非常好的鼓勵。

**方北方：**不見得可以。

文藝價值觀受社會的侵蝕後就會一直低跌，如果從事創作的人沒有堅定的創作觀念，受不起這種衝擊，就淡下去了，認為寫小說根本沒有價值。

以我們的社會現實，有足夠條件產生題材充實的好長篇小說，卻可惜沒有作者來完成這項創作工作。作者不只要有表現時代社會的興趣，還要有一種非完成不可的熱情，如果他有這種意念和積極的精神，文窮而後工，一樣可以寫，巨大篇幅的小說一樣會產生。

長篇小說具有藝術性，不是很多人可以完成。換句話說，對創作有沒有野心？

我有這種野心，只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

**許友彬：**本地若有有心人肯拿出一筆錢來推廣長篇小說的創作，相信很多人會提筆朝這個方向走，其中一個就是我。

**洪泉：**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既有園地發表，又有豐厚的稿酬領取，再好不過了。但，會是那一位華人呢？他會有這種「文化情慾」嗎？目前，只要華人社會正視華文文學就好了，這種期望是奢侈的，華人的心靈已被俘虜了，除了錄影帶，他們已不存在於「華人的文化」，



華人已將華人文化的塑造同化於另一種勢力，我們的教育與家長動向似乎已經要放棄「華人文化的路途」了。我們每天能聽到政治術語，不置可否的華人前途，我們的文學能存下來嗎？看來只有華文文學作者自求掙扎，要有錢人拿錢出來鼓勵創作，我看難！難！除非你是一個「陋習的演出者」：歌功頌德。算了，如果！如果真的有人肯拿出一筆錢來推廣長篇小說的創作，我想，最少，我們的華文報刊能夠做到，只要不以編者的口味或作者的名氣來選稿，只以作品來論稿酬，這樣就不錯了。

**朵拉：**這種事在大馬是絕無可能發生的。

我們連每年一次的年度小說選或一年一次的小說大獎也做不來。必須要等待報章、會館有甚麼「大週年紀念」時才「喧嘩」一下（題為宣揚文藝），做一次又要等十、二十年以後，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成就小說家？更遑論長篇小說家了！

**七、**在我國現階段，創作長篇小說是不是一個應該迫切正視的問題？

這是一個雜文言論基於文藝創作的時代，或者我們就讓長篇自生自滅，全力發展其他匕首式的雜文等等？

**陳政欣：**應該，因為長篇小說這一環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我們應該義不容辭





的寫。

要挑起長篇小說的高潮，除非大馬報章願給予連載。先不談文藝，從低處做起，寫一、兩篇通俗的小說，有了名聲和信心，再創作文藝。在日本文壇，那邊的讀者可以接受，我們不妨循着這種創作路綫一試。先有信心以後才考慮提昇文學素質，有寫就好了。我個人不會因為寫流俗小說獲得「流行小說家」的名聲而惋惜，因為我對自己的文學信仰很有信心。

**朵拉：**是的。是一個應該，十分應該迫切正視的問題。然而，沒有人加柴薪，只有冷水不斷地照頭淋下，火燃燒得起來嗎？

**小黑：**未必。  
只是寫小說的人，忍心讓這一個多姿多采多變遷的時代白白溜走嗎？

**游牧：**應該正視。因為華文文壇應該有長、中、短篇小說，才是一個完整的文壇，才不會缺了一角。

**方北方：**文藝工作是多方面的。表現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在紛亂複雜的時候，各種題材都需要。有人以為雜文較直接；有人以專欄來表達；有人認為小小說有韻味。雜文可以形成一股諷刺時代的力量，但是，真正

能記錄這個時代面貌的只有小說，中、長篇小說。

**洪泉：**你說呢！如果以馬華文學的將來來正視這問題，確切，我們需要幾十部華人華文的長篇小說，來肯定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的地位。講出這句話，我覺得好笑又矛盾，難道中短篇與小小說不能嗎？問題是華人華文文學能生存多少年，華人文化還有多少年的壽命，華人是不是正視自己的命運？話說回來，如果我們沒有真正「可觀」和有「質量」小說來壓陣，鼓勵未來者，我們的小說可能越來越少了，最後消失，連七首式的雜文也遭殃，七首式的雜文是文學嗎？我只要魯迅的《徬徨》和《吶喊》。

**姚拓：**現代人生活忙碌是事實，不肯花腦筋去「啃」長篇文藝小說也是事實。再加上報紙篇幅的珍貴，於是，「專欄小品」應運而生。「風水」是會輪流轉的，常常吃珍饈的人也會換一換口味。有一天，說不定長篇小說會變成出版商的搶手貨。但願如此！

**許友彬：**我國華文程度低落，有能力完成長篇小說的人為數不多，我們不必急着去催促，催促出來的也未必是佳作。

**李憶著：**在我國現階段，迫切需要正視的問題是：為甚麼我們一直認為，只有科技昌明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進步？而不以為建立一個有學術研究和有文學氣氛的社會，對



人的存在價值更有意義？一個根本不重視人文科學的社會，文學就像糟粕一樣，可以任意拋棄。我們還有甚麼資格來談長篇小說的存亡問題呢？雜文就算不能當作文藝創作，也不見得很有前景。

## 八、寫長篇小說應具備甚麼條件？

**李憶著：**不能太主觀。應該時時採取冷眼旁觀的態度和筆調來寫小說。就像福樓拜所說的：一個小說家不能當公眾人物。他的任務就是力求從作品後面消失。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把小說寫出一個狀態來，就覺得很不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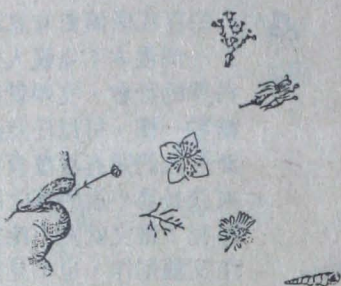
**游牧：**信心、毅力、技巧、魄力。

**陳政欣：**興趣、創作毅力、文學修養、生活體驗、人生經驗。

**小黑：**堅韌的毅力。  
敏銳的觀察力。  
豐富的想像力  
紮實的根基。  
當然，文字的修養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必多說。

**洪泉：**一個寫作者的能力和耐力。還有就是資料的收集能力。我不知道華社資料研究中心是不是能提供寫作者所需要的資料，我們處於種族主義的極端時代，變化太大，情緒窮於變更，無法收集資訊來瞭解早晚修正的「政治文告」，我們要瞭解自己、自己的族人和其他人的前途，就要資訊了，長篇小說需要這些。





**許友彬：**寫長篇小說的人見識要廣，對背景要熟悉，生活經驗（尤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豐富，要有心，要有情。

**朵拉：**小說家的自覺與自發最為重要。

他還必須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過，並不是每一個有豐富生活經驗的人，就一定可以成為小說家。他還得關心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鄉土。除外，他一定得具有思考、透視、想像以及創作新的技巧的能力。

**方北方：**最重要是正確的創作觀。以甚麼觀念來看現實？看透了要用甚麼藝術手法來表現？寫成以後對這個時代有沒有交代？若是沒有時代精神，缺乏真正的社會面貌，也不過是件精緻的藝術品而已。

生活經驗是不可缺的，還有藝術修養。不要只描寫浮面的東西，人云亦云。曾有日本作家說魯迅寫得不對，等到他自己體驗到魯迅的生活時，才知道魯迅寫得一點也不錯。毅力也是起碼的條件，還有就是美的觀念。

**姚拓：**寫長篇小說之前，當然要多讀一些世界名著。閉着眼睛去寫，勇氣固然可嘉，但寫出來的作

品可能不夠世界水準。能讀外文原著更好，不然就「啃」中文的譯作，尤其是被公認為有名的長篇巨著，更要用心去讀。再次，「寫作」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希望凡是能執筆的愛好寫作的的朋友，不論年長的或年幼的都鼓起勇氣來努力創作，肯定會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

## 九、這幾年來，你讀過長篇小說嗎？

**陳政欣：**有。而且很喜歡。

**游牧：**這幾年來，沒有。

**姚拓：**讀過幾本長篇小說，如錢鍾書的《圍城》、張系國的《棋王》等等，讀得最多而且是重讀的有《紅樓夢》以及金庸許多部武俠小說（報紙上連載的我都重讀）。

**朵拉：**當然。看書原是我最大的嗜好。

不過，在現階段，短篇小說毋寧是更吸引我，因為我對短篇小說的創作正充滿着濃厚的興趣。

**洪泉：**我斷斷續續讀了白先勇的《孽子》、王文興的《背海的人》，李永平的《吉隆春秋》，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希望今年能讀完三島由紀夫的《豐饒之海》四本小說。

**李憶著：**我讀書一向很雜，也不一定只讀文學方面的。不過長篇小說還是有讀的。近一、兩年來，我比較多讀中國大陸方面的小說。早些時的「傷痕文學」到最近新一代作家的作品都看了些。

**許友彬：**我每年至少都會讀一部長篇。 □

附：摘錄自台灣《民生報》

## 長篇小說究竟那裏去了？

由國內（按：台灣）一家晚報（按：《自立晚報》）主辦的「百萬小說徵文」，日前第三度宣佈「得主從缺」。由於百萬元獎金定於一尊，等於一部長篇小說獨得百萬元稿酬，加以五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徵求不得得主，因此引起文壇的普遍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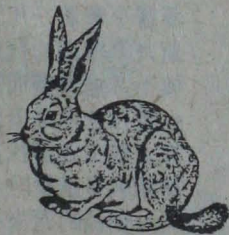
不少人替孜孜耕耘的創作者抱憾，並且預期這個百萬大獎將會愈來愈難領出去，因為今後若要得獎，勢必要比過去的應徵者更強許多才行。也有人認為，評審堅持「寧缺勿濫」是需要勇氣的，作家面對年年從缺的局面固然有挫折感，可是若得主公佈而成績不能服眾，對其他創作者的挫折更大。

更多人表示，長篇小說稿源缺乏是長久以來存在的現象，百萬小說難產只不過是冰山露出的一角，好好替盤根錯節的「長篇小說荒」找出病因，才是正途。





# 更年期的菊凡



\* 小黑

找菊凡做一個長篇小說的專題訪問。他從屋子出來，抓抓頭髮，捉了一張椅子，索性就在屋簷底下坐下來。

他頂着籬笆門，不讓我們進去。(?)

非常對不起，我不想講。他說。

這句話真的嚇了我一跳。這是菊凡嗎？我看看眼前這個赤裸上身，只着一件白色運動短褲的中年人，除了胸部我沒正視過，正是那個憤怒中年，菊凡。

但是菊凡已經不是一年前的菊凡。

一年前，菊凡還很熱心於文學活動，他不但寫小說，也寫雜文；他不但領導文風社，又安排文學講座。

但是菊凡說：「我們講了太多。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全心全意為文學。」

本來我的目的是想請菊凡抒發一點意見，我國文壇為甚麼過去十年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本長篇小說。菊凡卻認為：「我們一直在講，但是講了又有甚麼用？」

我問他如果本地文壇有一天突然有一個慈善家出現，拿個幾十千讓我們寫小說，你的意見怎麼樣？

菊凡一口就否定了：「不可能。即使是一千元也不可能。」

關於創作長篇小說，菊凡一

句話都不說。被逼得緊了，他學韋暈、方北方與田流為例子：「他們只有創作，沒有講話。我們卻講得太多。」

關於這一點，我則認為，韋暈的時代與現在不一樣。過去也許不需要鼓吹，這個時代卻不容我們沉默。我一直認為，馬華文學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也許將是整個馬華文學的迴光返照。從此以後，馬華文學式微是可以預見的。在這個文學就將要結束的三幾十年，「為甚麼過去都做了那麼多，現在你卻冷了下來？」

菊凡認為他這一年來的確想了很多，覺得應該保持沉默。他手中有三篇小說，抄好貼好郵票就是沒去寄。「現在最怕看見自己的文章發表。」因為「寫的時候沒發覺，發表了才知道有好多片段可以刪掉。」

這是菊凡的沉思與進步，但是菊凡卻為此而苦惱，他寧可選擇沉默，也不想再說一句。

生活的壓力也許正是菊凡受摧殘的原因。除此之外，他對小說創作的嚴謹要求，更是他的痛苦的最大泉源。我如此講，他卻不如此聽。我還是要這樣講：不要太認真了，創作只是一場遊戲。認真只有傷了自己。

比我老一輪的兔子，快點快活起來。

□



## 浮生記

# 情

# 外一章

\*胡寶珠



吳冠中 荷塘 一九八四年 墨彩畫



跟他說：「你不用去，我的班機很早，五點多就可以辦好手續進關。」故意把時間說早了一點。

一伙人到梳邦機場的時候，是清晨五點半。一踏進玻璃門，同行的小周便迎面走來。他就站在小周身後。『嗨，我說，然後道個歉，急忙同小周去辦手續。他以為小周是我的「男朋友」，不住探問。誤會也好，誤會也好。不想說穿，也沒有故意加油添醋。

幾年來都是他單方面主動聯絡我，一張賀年卡或一通電話。我敢說我絕對沒有鼓勵他更進一步的意思。他總是不明白似的。只差沒告訴他，「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句話，用在我身上行不通。（哈，我是朽木。）

很想冷言冷語對他。無奈年

事已高，沒有氣力，只好平和的顧左右而言他。入關的時候，揮揮拿着護照和登機卡的手跟他道謝，便頭也不回的走了。這種事，總有一方要難過。不幸的是，會難過的人不是我。

回到學校宿舍，一脚踢開廚房虛掩着的門，心的一邊在說：親愛的廚房，我回來了！另一邊在想單身女子的悲哀。總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來糾纏，相干的人卻有了相干的人，不來了。

## 小 螢

一天晚上，關了燈想睡覺，不戴眼鏡的近視眼忽然瞥見紗窗上有一小撮火。有點吃驚。連忙

架起眼鏡湊前一看，啊哈，一定是螢火蟲，貼在紗窗上像一小撮在燃燒的火。紗窗上貼着螢火蟲，是生平第一次見到的「自然界奇觀」，自是開心極了。用手指向小火撮輕輕一觸，蟲兒飛了起來，在夜幕底下閃着小小的黃光，看着即刻聯想到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詩：

細草沉沉是露水泣罷  
薄霧平牽着一片輕紗  
新月那纖纖的梳兒一把  
梳不透夏夜叢樹的密髮  
小螢孜孜地擎着弱火  
飛來飛去在尋找甚麼  
林蔭裏是誰偷哼着戀歌  
啊 惆悵的原來不止我一個  
小螢擎着弱火飛走的時候，  
不知是否也在哼着「啊，惆悵的  
原來不止我一個」。 □



趙

珊

\*  
蘇  
眉



去年八月，我在遙遠的非洲——不怎麼想家。

船停留在阿比桑 (Abidjan) 海港，象牙海岸的首都。我非常喜歡象牙海岸的法文名字：Coté D'Ivoire。只嘆自己與法文無緣，學了一個星期就投降！我的法文老師奧川卻非常好性子，不管在那裏碰到我就說「米，我相信你能夠說得一口流利的法文，你要給自己機會！」我只是一笑置之——呵呵，就遺憾一輩子吧！無緣、拉倒！

然後，我遇見趙珊。

趙珊才十六歲。伊出生於台灣，四歲多就被父母帶到阿比桑；受法文教育，所以非常西化。伊的父親爲了補救伊所失去的，想盡法子要把伊「中國化」起來。每個星期一三五伊被逼上華文課，讀着淺易的「今天是假日，我和哥哥去看賽龍舟」，一筆一劃的在大方格上寫生字……

「這真討厭！」伊噘起嘴：「爸爸還要我學古箏甚麼時代嘛！」伊扯了扯伊那把 spider perm 的長髮，非常的無可奈何。

趙珊尚那麼青嫩，伊怎麼會了解父親的一番苦心呢？所以和趙珊在一起處處覺得自己是大家姐。伊的母親在伊六歲時病逝，留下兩個弟弟。伊的父親在阿比桑市內開了一間中國餐館，上門的都是外國遊客；因爲他們不敢（也吃不慣）非洲人的食物。餐館有夠數的台灣同胞幫手，趙珊與弟們不必跑舖。問伊放學後做些甚麼？伊說：「跟班上的外國

人出去跳舞。我喜歡法國人。」有一回伊眯着眼說：「爲甚麼爸爸老是把外國人當着是壞人呢？」伊的華語帶着很重的法國腔，像伊本身。法文已是伊的母語了。我喜歡聽伊咬着法文字句，清悅又溫柔。

「唸完高中我想去巴黎讀美術，爸不肯。」伊把手交叉胸前，非常任性的說：「爸爸不喜歡的事情總那麼多！」

我靜靜的打量着伊那雙薄薄的雙唇，伊小巧的鼻子，鳳眉；伊的習慣是眯起雙眼想東西和看人。從認識到告別，我們只有十天的時間。我是在書展的中文部遇見伊的。那時伊穿着大號碼的黃底花襯衫和白色短褲，非常健康的膚色。告別的時候我們在街上踹了幾個鐘頭，然後手拉手衝過馬路紅燈，截了一輛的士回去港口。在的士上伊緊緊的握着我的手。

「總是要聽爸爸的話的。多去了解他，爸爸老了，家裏你最大……」伊開始抽噎起來。「趙珊啊！」我擁着伊瘦小的肩，想呵護伊一輩子；但伊會長大，然後明白父親的一些固執。

「我希望明早能趕去送你。」伊堅強的吸一口氣。

「再見趙珊，寫信來。你說過要寫一篇關於船和我的作文的，寫好了寄給我。」伊努力的牽牽唇，搖頭又點頭，啜泣。

但趙珊沒有來送我。船起航了。

從此千山萬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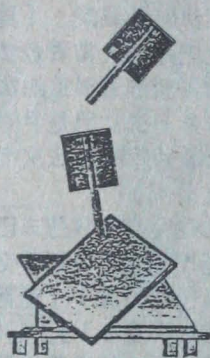
# 戴德津投入

搞藝術創作，本就是一種很「冷門」的事，但這條路雖然冷僻難走，卻仍有許多人在默默跋涉。米鄉的戴德津，是一位有稟賦而又肯努力的陶藝兼雕塑家，他正與緻勃勃地走在這條路上。

陶藝創作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需要心思和耐心去探索的學問。在某些人眼中，以為陶藝僅是把玩泥沙這般簡易，其實不然。陶器的製作過程是極其繁雜的，它需要靠科技文明的提升改良，把陶土成分作顆粒百分比的分析，涉及至土壤分析學；穩定和掌握窯溫將應用熱力學；造形後

上釉時，亦得靠化學知識調配釉藥；而等候乾固、上釉、燒窯的過程，更是一個「未知數」的期待，它可能出乎意料的優美，也可能出來的作品會把一顆期待的心砸破。必須等到作品出爐後，才算大功告成。戴君說，正是因為這樣，製陶對他是一種挑戰，快樂就是從這些不斷的挑戰中得來。

問說藝術家應具備的首要條件時，戴君說：「搞藝術的人，要有一雙靈敏的眼睛，猶如愛好音樂的人，要有一對靈敏的耳朵一樣。我們常說用眼睛觀察，但



\*具有胚本身風采的陶品。



\*人物雕塑。



# 陶藝與雕塑創作

\*木子

是『觀』，就不等於『察』；觀可能只是一瞥見其形象，而察卻會喚起過往經驗的警覺和感觸，藝術家若能做到這一點，那他才是一個真正懂得藝術的藝術家。」

提起何時開始陶藝創作，戴君說自六十年代初期認識了在吉隆坡蕉賴藝專當講師的楊仁齡和安東尼劉後，他就建立了對陶器的興趣。較後又受陶藝家卓海濱的鼓勵和幫助，使他全心投入了陶藝創作。這廿年來他致力於更深入地了解、研究和親手試驗本地的土質，以測定它們對陶的製作的實用價值及特性。更重要的是他能活學活用，以爛泥、紅土、破陶片舂細成末，加上鹽、拌和稻草的灰，製出具有自然風采的釉。由於戴君學過雕塑，這對他在陶器的設計上有相當大的幫助。爲了增加自己的知識，戴君遍遊美國參觀當地的陶器，所以其後期作品受美國陶藝家史提芬·莎母的影響。戴君曾在美國雅波藝專修碩士課程。

在手拉胚、手捏、繞圈、手製法中，戴君認爲手製法最能表達其內心的構思境界的形式，製出別樹一幟之大件陶品，厚實樸素，肌理多變化，又帶古拙感，可說是戴君陶品的特色。其陶品獲得美國、日本、英國、荷蘭等地慕名而來的收藏家與遊客的收購。最近位於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的西德拉畫廊(Citra Gallery)亦展示其陶藝品。

除了陶藝，戴君兼擅長雕塑。其雕塑品具有獨特的風格，代表某民族特徵藝術和文化。他愛以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主角、神話



\*具有華族文化色彩的獅子雕塑，由荷蘭收藏家收購。



\*上釉的陶品。

部份及古典人物作爲題材。

現代雕塑的先鋒羅丹(Auguste Rodin)說過：「在做好一個藝術家之前，必先做好一個人——

有希望、能戰慄、能生存、有感覺、有愛；生命自一中心發出，向四周擴散……。」在戴君的身上，我們似乎已可見出一二。□



# 馬大華文學會主辦： 八七/ 八八年度 全國大專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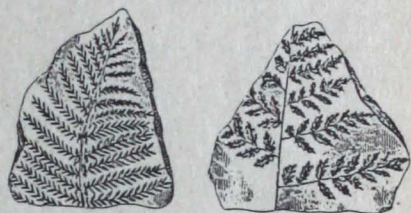
- 一、名稱** 八七/ 八八年度全國大專文學獎。
- 二、宗旨** ① 推廣大專學生的文學創作風氣。  
② 激勵大專學生通過文學形式，抒發個人心靈及對民族、社會與國家之情懷。  
③ 促進各大專學生之間的文學交流。
- 三、參賽資格** ① 凡在籍大專學生（國內各大學，師訓學院及大專學院）都有資格參加。  
② 文學獎委員會成員一律不准參加。
- 四、項目** 共分四組：小說、散文、詩歌及論文。
- 五、規則** ① 小說：一萬五千字以內。  
② 散文：五千字以內。  
③ 詩歌：行數不拘。  
④ 論文：一萬字以內（題材應反映我國當前各領域的問題）。  
⑤ 題目：不拘。  
⑥ 作品內容不得觸及有關國家、民族或宗教等敏感問題。  
⑦ 作品必須以中文書寫，並以標準稿紙（20×20）繕寫清楚。  
⑧ 參賽者必須將原稿連同三份影印副本一起寄來。  
⑨ 參加作品必須是未曾發表之作，若為抄襲之作，一經發現，將被取消資格。  
⑩ 參加者可同時參加四項組別或任選其一。  
⑪ 每份參賽作品必須填具一份參賽表格。  
⑫ 若參賽者作品未達到主辦當局所要求的水準，主辦當局有權懸空有關獎項。
- 六、獎勵** ① 各組設有首、次、三獎各一名，佳作獎各三名。  
② 獎額：首獎：五百元  
次獎：三百元  
三獎：二百元  
佳作獎：一百五十元  
③ 各得獎者皆可得獎狀一張或獎杯一座。  
④ 各參加者皆可得紀念品一份。
- 七、徵稿日期**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九月一日（日期以郵戳為憑）。
- 八、參賽方法** ① 參加者可向有關大專學院當局或本學會索取參賽表格。  
② 稿寄：Persatuan Bahasa Cina,  
Bangunan Baktisiswa,  
Universiti Malaya,  
59100 Kuala Lumpur.  
信封上請註明「文學獎」及參加組別
- 九、評審** ① 所有來稿經密封後，由文學獎委員會敦請文教界名家負責評審。  
② 文學獎委員會之決定為最後決定。
- 十、揭曉** 將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初旬公佈得獎名單於各報章，並個別通知得獎人。
- 十一、頒獎** 頒獎日期將另行通知。
- 十二、退稿** 參加作品一律不予退稿，請作者自留底稿。
- 十三、發表** 文學獎委員會擁有全部入選作品之發表權而不另予稿酬。
- 十四、備註** 文學獎委員會保有修改本規則之權利。



# 韋暈的小說

## 兼談《寄泊站》短篇小說集

\* 陳 蘭



韋暈的創作題材傾向於反映低下層人民的生活，對他筆下的主人翁，他非但寄於同情，更企圖以人道主義的手法來表現。他的小說雖然有時在鞭策不合理的社會，但對社會的固執不變，往往卻是無可奈何。

作為一個作家，對社會令人詬病和腐朽的一面，他只能做出不平之鳴，卻無法改革它們，這的確是教人感到非常痛苦的。雖然如此，韋暈仍然沒有放棄以小說形式來反映那些被忽略、被欺壓的低層階級小市民的生活。這些勞苦大眾，鎮日為生活而奔波，卻沒有甚麼生活目的。韋暈在他的小說中，不只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也把他們對人生前途無可去從的無奈與無助展現出來了。

古今中外大多數的作家，都並不是兼任社會改革家或政治家的，所以，他們只能把血淋淋的人生寫出來，把不平的社會反映出來，從而指示一條可循的道路而已。韋暈當然也不是社會改革家，所以，他的作品也和其他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一樣，反映了他所處的環境，和他所生活的社會的一般現象。不過，當熟讀了韋暈的作品和瞭解其中的人物之

後，我們自然明白這些可憐的小人物何以生活得那麼凄苦，何以他們的人生那麼的嶇崎不平？又是誰給予這些小人物壓力，而這些小人物所需求的是甚麼？所期待的又是甚麼？難道是造物者刻意的安排麼？這些，都不難從作品中找出答案。

也許讀者會覺得韋暈的作品既然是在反映社會的不平，那他的創作技巧，就不會有自我的創新了？其實不然，實際上，韋暈的作品，不論在取材和創作技巧上，都有他自己的風格。因為韋暈的生活經驗豐富，視野廣袤，加於他創作時不拘限於現實主義的手法，所以寫出來的作品就自成一格了。這個創作態度，是值得一般文藝青年學習的。

韋暈曾經說過，創作時在內容方面的取材可以做法現實主義，而在技巧方面，卻不妨吸收現代派的某些手法。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是在衡量創作上那一派系孰優或孰劣的問題，而純粹是為了解整個馬華文學作品的前途，才提出的。如果馬華文學作品要提高，要與中國港台的華文作品競爭，各派系的作品都必須在創作上有所創新或突破，這不僅是讀

者向作家的要求，也是作家本身自我檢討，自我嚴格的要求。

事實上，在現實主義作品中融入歐洲文壇的意識流以至現代派的創作手法，早在卅年代中國的某些著名作家中就已經嘗試過，而且都非常成功。如果馬華文學作品出現這樣一種創作風格，一點也不會教人奇怪。至於韋暈的作品有這樣的表現，也只是在貫徹自己的創作信念和風格而已。所以，我每每在讀韋暈的小說時，就覺得有特別的感受，我覺得他不只在說故事而已，他是真正的在寫小說，讀者讀他的小說，是真正的在欣賞「小說」。

韋暈處理的雖然是一些平常的題材，但着筆時往往卻從意料不到的情節下手，通常，他總是先突出一個題材的中心點，然後再往下敘述或追溯源頭。總之，這種突出開端的創作手法在在扣緊着讀者的心弦。你說這種是傳統的寫法也好，抑是反傳統的寫法也好，它便是韋暈的創作固有風格之一。

在「回歸」這篇短篇小說裏，我們就可窺見韋暈的一些創作風格。我們不妨先抄錄一小節來看看：



華風文丛

# 寄泊站

韋暈短篇小說集

韋暈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出版

## 《寄泊站》

短篇小說集

韋暈著

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出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版

一四六頁

馬幣四元

終於，盼望到那出國了幾年的兒子有封家信寄回來了。

這間小鎮茶店的老板娘從樓上踱了下來，看到自己的男人正埋頭讀着一封信。老板娘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眼睛有點朦朦朧朧，問了問，才知道是兒子寄回來的家信。不過，男人却一臉麻木，只冷冷的說出孩子將回來渡假。

自從兒子在三年前到紐西蘭升學後，這是第一次回到半島來渡假。怪不得他的娘歡喜得睡不着，三更半夜爬起床來翻東翻西。一下子把房間的燈關了，瞪着孩子的爸躺床上沉沉的抽着菸，怕吵醒了他，害他第二天起來沒精打采，自己只好悄悄關上了燈。

然而，男的跟女的一樣，也是睡不着，只是裝個熟睡樣子。觀到女的關上了燈，自己才深深噓出了口氣，把屁股挪動一下。可是，那小心眼的婆娘就發覺到了，喊了自己一聲，壓低着嗓門說：

「醒過來了麼？」

男的心一毛，只好又繼續

續裝上睡夢那個樣子，含含糊糊的哼唔一聲，把鼻鼾裝得特別響。

黑暗中，微微聽到女人那種自言自語的低腔：

「阿中出國了幾年，第一次回來渡假，那個做爸媽的不歡喜得連做夢也笑起來呢？難怪這傢伙睡得那末開心？」

壁上掛鐘，滴滴答答的響着。這個歪着屁股裝睡的茶店老板自己的心，跳動得比掛鐘還要響，不過，這心臟跳動聲，只有自己聽得清楚。

那婆娘大約興奮得過份疲倦，不知在甚麼時候真的睡着了。她那種鼾聲像海潮的起伏那樣，一時高，一時低，不像男的那樣裝腔作勢，教人發笑。

這個開茶店主人，雖說在深夜，又是在黑暗中，更沒有對上一面鏡子，可是伸出自己的手摸了摸額頭，覺得比過去多了一束束皺紋。再把手灑下來，到了額骨下，就感覺到自己雙頰乾癢了很多，跟過去那微微的發熱不同。

真的，自從上個月，接

到紐西蘭一家醫院寄來給自己的封秘密信件以後。這間茶店的小胖店主一下子，就像是老了十年。（《寄泊站》：六三至六四頁）

在這篇小說開頭短短八百多字的描寫敘述裏，韋暈已將一對夫婦對孩子的寄望，和孩子在外國留學患上絕症為夫的對妻子的隱瞞，以及雙方內心的不同感受，刻劃無遺。

茶店主人為了不使老伴的期望變成絕望，也不願看見老伴歡欣的面顏變成憂鬱，只好將痛苦深藏在自己心坎裏。因此，本來有點發胖的茶店主人，在接到紐西蘭一家醫院寄來的一封秘密信件之後，一下子，就像是老瘦了十年。可是這一切，他的老伴卻不知道。夜裏黑暗中，雖然兩人的心境是迥然不同的，但卻都一樣睡不着覺。

在反映小說裏人物的個性或身份時，韋暈應用了言語、對話和敘述，表現得相當突出。他不但在其他的小說篇章裏有如此的表現，即使在這本《寄泊站》短篇小說集裏也不例外，除了「寄泊站」、「歸程」這兩篇之外，



「望寒流」一篇的各段落也是常見的。如：

……芬妮那股子好炫耀的意識，總覺得自己已達到了目的，輕輕綻開了嘴角的笑容，故意用眼角射向離自己身邊不遠的那個機師模樣的軍官去，有意無意的噓出口氣，像只是向自己說的話：

「我們生長在熱帶的女孩子，一到了北國，看到楓葉一飄落，就趕快躲起來了，沒有披上外套，簡直連門口也不敢跨出一步。」

芬妮一邊說話，一邊把手臂搭着的狐裘抖了抖，就像舞台劇《少奶奶的扇子》裏那女主角手中的扇子一樣，成了一種吸引注意力的道具。（《寄泊站》：一一五頁）

這一段的敘述，言語文字已活生生的將一個愛炫耀卻無知的女人的身份刻劃暴露無遺。

韋暈對海、對河流似乎是特別有感情和有親切感，他很多的小說題材，都與海和河流有密切的關係。這也許是他早期生活在邦咯島或住在關丹海邊，朝夕相

處浸淫在海與河的情境裏，自然而然的對海與河產生了感情。因此，在描寫海與河流時，韋暈的手法是特別不同和深入的，試看「寄泊站」一篇中的一段：

海面上雖然是平靜得像塊軟玻璃，可是從天空和四周壓下來的濃霧，却教連伸出頭來吼一聲的浪濤也不敢把浪頭抬起來，只躲在船下嗚嗚咽咽。

這情況，是靠海吃飯的人熟悉過來的壯！老舵手心裏想起再過去的海面，可能有龍捲風那樣的突然吹過來前奏，海面的死寂却不是甚麼好預兆。（《寄泊站》：三二頁）

認識海已不易，要瞭解海的特性更加困難，如果對自然界缺乏認識，又沒有長期與海接觸的話，是很難能在這方面作出突出的描寫的。

韋暈的小說題材和人物，都是極為平凡的，這些人、事、物在任何場合或時候都可能會產生和被發現，然而，在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之後，這些平凡的事物與人物就顯得不平凡，而成爲活

生生有生命的事物了。作爲一個作家，生活與視野是非常重要的，它們不但是作家創作的源泉，也是作家賴於延續創作生命的養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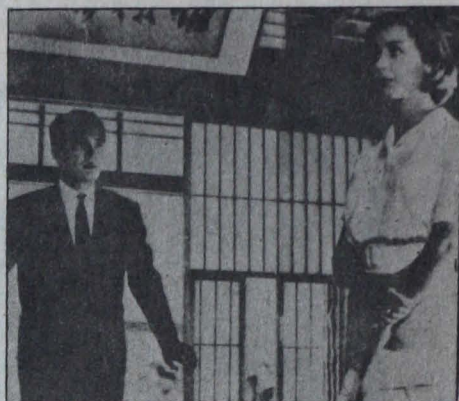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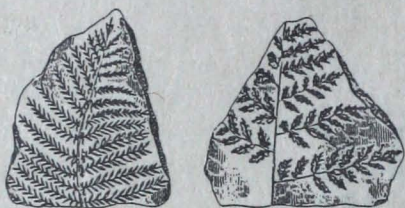
一向來韋暈的創作題材，本地色彩極其濃厚。不過，在這本《寄泊站》短篇小說集中，有好幾篇卻不是以本地風光景物作爲背景，如「秋情」、「他鄉」、「噢，那感喟橋！」、「望寒流」等，都是以外國風貌作爲經線的。雖然如此，這幾篇小說的人物及事件的發展仍脫離不了本地的人與物。在這些小說中，韋暈對人物的心態着筆頗多，對抱着「月是外國圓的態度」的人，有極深的諷刺。

有很多人，對本地的生活或事物感到厭倦與不滿後，期望能換換環境，以便能改變生活，或能生活得好一點，這其中不免有向人炫耀或高人一等的心理在內。然而，當他們到了這些國家或地區後，當地人卻對他們這些移民另眼看待，有的甚至還遭到輕蔑與侮辱。在「他鄉」、「噢，那感喟橋！」裏，這種現象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一九八七年四月）

□





\*《廣島之戀》

# 《電影沉思集》

## 的一種讀法

\*張錦忠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五日齊隆壬回想起第一次（我們不知道確實年月）觀看《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時的內心衝擊，領悟「幻景不但是影像，還可融於現實生活……。」這種「對過去或歷史的眷顧」其實是「觀影經驗的考古『儀式』」，我們自可以在他這本書裏頭找到自我指涉：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此日春意初露，寒中透出陽光。下午二時我經過聖米榭大道吉貝書店，穿過街口到斜對面的小劇院去觀賞《廣島之戀》，戲院裏散坐着數位青年學生，彼此均不相識。但在影片結束後所產生的共鳴情景，至今難忘，使我瞭解到甚麼是藝術影片的永恆性。電影筆記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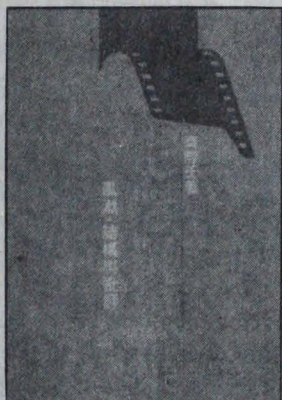
齊隆壬一九八五年五月如是寫（或重抄）。而《廣島之戀》是雷內一九五九年的作品，一九八五年再次在台北放映，另一批彼此不相識的青年坐在黑暗的戲院等待結束後的共鳴。是年齊隆壬已返台，復以書寫的方式再次肯定本片使他瞭解何謂形式內容統一，並「感受到聲畫的無限超忽境界，及人類內在心靈最深處的律動；讓人心曠神怡，卻又震

慄於面對不可超越的具象。」（在此之前他也在課堂或學生社團談論過這部電影。）一九八七年一月，他把關於《廣島之戀》的言談與沉思收入這本在台北出版的《電影沉思集：風潮·結構與批評》；書寫與影片遂成為檔案。

以上勾劃出關於齊隆壬與雷內的《廣島之戀》的上下文與時空的相互指涉，不外想指出時間與空間在本書內或持續或飛躍地交匯流動，展現的世界十分類似塞納河左岸諸君子筆體的深層結構：回憶、遺忘、想像、現實、過去、現在。影評人、觀眾、編導也只是在時間的範疇裏頭活動的份子吧了。

藉電影文字追溯推展時間與空間，乍看其表面結構，也許難免某種極限。例如，齊隆壬寫道：「九十年前的今天（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同樣也是星期六，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歌劇院附近卡布契尼大道十四號的「大咖啡館」（*Grand Café*）地下室——「印度沙龍」內，……放映了經由他們發明的「電影機」（*Cinématographe*）投射在銀幕的活動影像……」（「生日快樂：電影九十歲」）電影的歷史時間與空間大約也就設定在彼時該地吧。可是我們知道盧米埃兄弟的活動畫面（如「里昂的盧米埃工廠出口」）另有其特定時空。而除了歷史時空，影片另外還有敘事





### 《電影沉思集》

齊隆壬著

圓神出版社

台幣一百廿五元

時間與空間。從電影本質來看，影片顯現在觀眾眼前的映像世界，與人類之想像世界一般，自可「上窮碧落下黃泉」，這種無限如果超越影片元素來看，如視影片為「民族誌」或「意識形態」，其衍變的可能性更廣了。再就時間元素而言，電影具有雙重時間性，一為現代式，一切都在觀眾眼前當下發生（不論影片哪年攝製，如果沒觀眾的觀視活動，影片並不存在），一為過去式，一切都已發生（攝製成膠卷之前已演出，演出之前更有綵排）。這種時間／空間、有限／無限、影片／書寫、真實／想像、歷時／共時的探索與辯證，其實是詮釋循環內的運作與活動。藉思維或書寫文字來進行後設或後後設閱讀，則可以借用齊隆壬自己的話，「只是描寫了與『原著劇本』略為不同的一種故事，是為一個填『空』的開始，而非結論。」如是，則電影文字也好一般文字也好，不外是填空、拭擦與重複的互補活動吧了。

齊隆壬自己自然也沒有甚麼結論，本書序文中說：「年輕的夢想總是讓人難以忘懷」，到了書末，卻是「我現在盡量不再重溫以往年輕的美好事物，寧可讓它們安靜躺在回憶裏，不去打攪也不去喚醒……」像是看了西門町的最後一場電影出來，迎面飄來一陣冬夜小雨，令人手足無措

。可是我們馬上想起這只是某種時間的「剪接」（編輯常幹的好事），不必當真，因為這篇附錄的「漫步西門町」寫於一九八六年四月，而排在目錄前的「自序」寫於同年十一月，作者齊隆壬依然樂於「重溫現在已失落的『迷思』」，畢竟那是「一段最美好的電影老時光」，恐怕他永遠無法忘懷，否則《電影沉思集》這本書也不會面世了。

齊隆壬保留了文章的書寫或發表日期，多少方便讀者探索書中篇什的自傳色彩，這些文字與數字乃形成某種 index。書寫（不論是否傳記文體）為人生的自我意象，而自傳性的意義也正在此。我們不難依循齊隆壬的書寫形跡，勾劃出「齊隆壬這個人」的風格、感性、理念與品味來，然而，這已是另一種讀法了。□

▲齊隆壬，台灣青年影評人，也在大學教電影，為台灣新電影的推廣者之一。七月起他將主編電影與錄影刊物《長鏡頭》。他在巴黎唸電影理論，對結構主義與拉岡派的心理分析十分在行，也常運用這方面的學識來評析影片。《電影沉思集》是他第一本書。

自小我就喜歡沉迷於一些夢想中，隨着年齡的增長，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有加深的跡象。我會嘗試用五言、七言的詩句，寫下少年的真情，然草稿卻早失落；對此我耿耿於懷，不能釋已，或許這個緣故使我有書寫的衝動。

但是沈耽於夢的念頭，並未因此中斷。求學期間，我又做着電影作家的美夢，並且大半從書本而非光影形象中獲得滿足。以至投入實務工作到出國，似乎皆與它相關。

在一個語言、文化都不同的國度裏，我像愛麗絲一樣對一切充滿新奇，不論是徘徊在拉丁區、尚希耶或是穿梭在夏佑、好市集間，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身歷夢境的快樂。

我還記得盧米埃的原始攝影

## 《電影沉思集》序 青春的夢想

\*齊隆壬

機所拍下的活動畫面，以及梅里葉斯影片現場鋼琴的獨奏表演，還有第一次觀看愛森斯坦《十月》與雷內《廣島之戀》的震撼場景。至此幻景不但是影像，還可融於現實生活，亦是一種過去的眷顧。

於是我想起《吶喊》裏的自序，原來做夢也是件人所共通的事；不論是幻想的，現實的，均可包容在內。而這要到我決定重返生長的土地，才深切體會此種言談的含意。

年輕的夢想總是讓人難以忘懷，因此我把返國近三年生活中沈思所寫的文字輯集付梓，除了紀念青春的夢想外，也獻給那些正在做夢或尚未做夢的青年，或是那些曾經有夢的人。□



# 第十一屆 香港國際電影節

\*牛忠

往年居住倫敦，每年十一月中旬就在倫敦國家電影劇院「生活」兩個星期。早上下午晚上都在電影室裏渡過。因為是冬天，倫敦是暗灰色的，所以的確是活在天昏地暗的空間裏，暫時忘記了風塵僕僕的現實生活，迷失在另一個幻覺的時空。醒來之後又是聖誕的來臨，一年又過去了，等待着的又是另一個十一月的電影節。

奇怪的是離開倫敦之後，每次重訪倫敦都不選在十一月中的電影節期間，每一次都是朝氣怡神的夏日。可能是年紀越來越老了，或是想重新做人。

經過邁克介紹，倒是去了香港參加第十一屆的國際電影節，也只能出席八天，因為行色匆匆。加上到達香港的第二天就得了個病，觀賞的電影數量極少。一些一心一意想要看的電影都沒看成。也沒有終身遺憾的感覺，因為是抱着渡假的心情。

匈牙利導演伊士達芬·沙堡(Istvan Szabo)的新片《雷德上校》(Colonel Redl)就沒看到。以前看過他的兩部電影，十分鍾意。

就是 *Confidence* 及 *Mephisto*。尤其是 *Mephisto*，是八十年代初期最好的電影之一。法國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的《難得有情郎》(*The Green Ray*)也無緣相見。這是他拍攝《喜劇與諺語》(*Moral Tales*)片集的第五部。以前看過的三部是部部精彩。

電影節作了一個蘇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紀念特輯(他在八六年尾去世，享年五十三歲)，放映了他的一生全部作品，是整個電影節份量最重、藝術性最濃的節目。在倫敦看過他的《鏡子》(*Mirror*)及《潛行者》(*Stalker*)，記得會和朋友說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是應該給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看的。沒想到英瑪·褒曼真的把塔可夫斯基譽為世界最偉大的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不是我電影世界裏的電影。他的電影是首深奧艱澀的詩，我比較喜歡小說式及散文式的電影。塔可夫斯基的詩句不是淺白易讀的，卻是充滿哲理玄奧，現代與古典的溶合。如你不能走入他的詩句裏，你就不能進入他的內在世界。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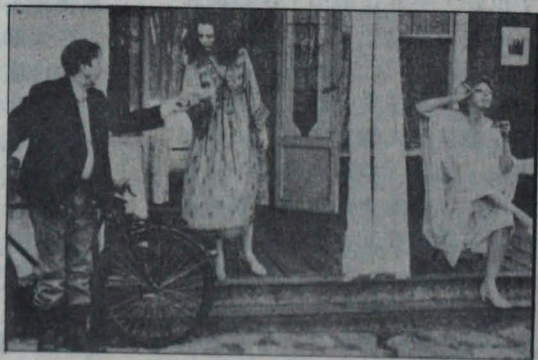
讀通其中幾句，也會被他的詩中意境震撼。看他的電影就像讀了一首一知半解的詩，要更深一層了解他的電影，非三番四次的重看不可。心情不好或精神疲倦的時候，我勸你別去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免得支持不住對他產生反感，也是十分對不起他的。

這次電影節很想看他的新作品《懷鄉》(*Nostalgia*)及《犧牲》(*The Sacrifice*)。偏偏當晚精神身力十分衰弱，也就放棄了。相信以後還是有機會看到這兩部電影的，因為倫敦的一些藝術電影院時常都會放映他的作品。有緣不怕遲，只怕早遇卻無緣。

這麼多應該要看的電影都沒看成，豈不是白走一趟？也不是的。第一部看到的電影是森田芳光的《其後》(*Sorekara*)。簡直有驚艷的感覺。森田芳光的技巧是把平淡與戲劇性搓在一起。故事是說一位富商的次子，他愛好文學、戲劇和音樂，但對營生和成家立室則全無興趣，直至他重逢大學時的愛人，雖然愛人已嫁了給一個朋友，但他對她的愛情卻重新燃燒起來……。柔情似水的



\*伊力·盧馬的《難得有情郎》



\*塔可夫斯基的《犧牲》



細織感情，藕斷絲連，越拉越長越細，斷不了還被纏着一生一世。電影最令人心醉的是演男主角代助的松田優作。松田優作的憂鬱傷感氣質使代助這個角色更加令人憐惜。很久沒在電影裏為一個演員的演出感到如此的如痴如醉。應該是 Shelley Duvall 在阿特曼的《三女性》之後使我終生念念不忘的另一次演出。

《其後》獲得八五年日本《電影旬報》選為十大電影的第一位。絕對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獲得八六年《電影旬報》第一位的《海與毒藥》(Umi to dokuyaku) 卻十分令人失望。此片是講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在九州大學醫學部發生的美軍俘虜人體解剖實驗事件，導演熊井啓是以非常寫實和逼真的手法來拍此片的，尤其是手術場面。胆子小的觀眾面對這些手術場面只好閉目不看。不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太多理論，每個角色都不放過機會對觀眾發表他們對人體解剖實驗的道德觀念。給我囉囉嘸嘸的感覺。真是受不了。更令我莫名其妙的的是熊井啓更獲最佳導演榮譽。

台灣導演楊德昌及侯孝賢的新作品這次能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是件應該鼓勵的事。華語片最近在國際影壇能出人頭地，楊德昌和侯孝賢都是大功臣。

馬來西亞的觀眾卻無機會看到這些出色的台灣電影，實在可惜。我也是要越洋倫敦才能看到

一些。在一個英語地區的國家。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楊德昌的《恐怖份子》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這部電影本來是應該給羅拔·阿特曼拍的。多年以前阿特曼就曾說過要拍一部結構與《恐怖份子》相似的电影。大綱是講一些在生活中本來毫無關係的人，陰差陽錯地扯上微妙的關係。

楊德昌是個十分細心精密的導演，《恐怖份子》的整個結構他處理得近於完美，粗心大意一點的觀眾就很難發覺它的破裂痕跡。這使觀眾覺得整部電影太過技巧化及失去了自然的味道。所以電影一開始後不久，觀眾就知道戲裏的三對男女最終一定會被扯在一起，互相影響着對方的生活。楊德昌的冷靜及其知識份子態度把觀眾的感情壓抑不少。要是楊德昌能夠熱情一點，感情投入一點，《恐怖份子》的成就會更上一層樓。

談到感情投入，侯孝賢在《戀戀風塵》裏就比楊德昌在《恐怖份子》裏更深更濃。侯孝賢的電影只看過《冬冬的假期》及《風櫃來的人》。一般人認為他最好的作品《童年往事》至今還沒有機會相見。

侯孝賢在電影中對人類感情的抒發與感染非常強烈。他說故事的方式平淡直接，而且十分有親切感。像在聽一位相識良久的鄰居在講我們熟悉的人物事件。

令人十分舒服。不像一些導演扮成大學教授講課程，高深莫測及公式化。

記得在電影雜誌讀到侯孝賢曾說過他希望觀眾看完他的電影，不好只記得某些片段的好處，而是整部電影的好(大意如此)。但看了《戀戀風塵》，我還是忍不住要說我喜歡它的某些段落。因為男主角當兵之後，電影就好像失去了一個中心點及平衡，使人覺得侯孝賢忽然走錯了方向。侯孝賢和拍過《小畢的故事》及《結婚》的陳坤厚原是我心疼的兩位台灣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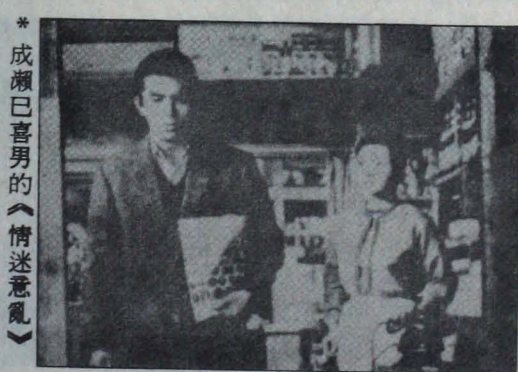
香港國際電影節另一個主要的節目就是成瀨巳喜男回顧，總共廿部電影。成瀨巳喜男與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黑澤明，並列為日本電影的四位大師。這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電影。只能看了四部，就是《山之音》(Yama no oto)、《浮雲》(Ukigumo)、《情迷意亂》(Midareru) 及《亂雲》(Midaregumo)。

成瀨巳喜男善於描寫男女之間沒有結果的感情，十分的無奈。重心點往往是在女性的心理上。《情迷意亂》的叔嫂之戀，《亂雲》裏加山雄山與被其駕車撞死的外交官之妻的相愛，《山之音》裏媳婦與家公的感情及《浮雲》裏一對在戰爭混亂中相戀的男女都是如此無可奈何的扣人心弦。

成瀨巳喜男的電影十分耐看



\* 楊德昌的《恐怖份子》



\* 成瀨巳喜男的《情迷意亂》



，慢慢的細嚼，味道也就由口入肺。怡神怡肺。希望以後有機會斷斷續續看完他的全部作品，更深一層了解他的感情。

假如我是一個片商，要在這個香港國際電影節物色一些能賺錢的電影，毫無疑問的我一定會購買下宮崎駿的卡通片《風之谷》及《天空之城》。宮崎駿的科幻神話卡通片充滿中古色彩。最令人神魂顛倒的是其作品的動態感及電影感。美術設計更是卡通片視覺最高享受。娛樂性和藝術性並重，雅俗共賞及老少咸宜。相信我，一點都沒誇張。有人感興趣嗎？

其他也喜歡的電影有法國導演阿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淡淡哀愁》(Mélo)，澳洲女導演珍·甘比茵(Jane Campion)的《密友》(Two Friends)及短片精選，西德女導演多麗絲·杜莉(Doris Dorrie)的《男人》(Men.....)及荷莫西努(Hermosillo)的《好事不出門》(Doña Herlinda and Her Son)等片子。

倒是抱着滿懷希望的法國導演阿倫·卡華利亞(Alain Cavalier)的《德肋撒》(Thérèse)看後有點微微的失望。可能是它太過舞台化了，結構上。在黑暗的空間裏我感覺不到演員們的體溫。相信為國際電影節選片的朋友邁克也會微微的奇怪我對《德肋撒》的反應。

## 聲光色影之旅

放假回來後，尚來不及把散了的心情，綁回原形，即馬上要彌補假期的虧空，回到更緊張的日常節奏裏，未始沒有一點覺得自己在「自討苦吃」的艾怨。可是平時氣和時回過頭想一想，倒真的愈想愈高興自己放了這一個假。不用說，這當然是為着欣逢其會，有機會看到了今年已舉辦到第十一屆的、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緣故。

把整個假期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看電影上，對我來說，實在是一次淋漓愜意的經驗。更好的是當時的身份，是一個優悠的過客，一場戲結束後，從另一個虛幻的世界走向滾滾紅塵，並沒有其他慣常熟悉的風景事物來分心。無需馬上清醒，也沒有做為一個歸人的牽絆，可以繼續抽離，讓心照舊流離浪盪在剛才那一場虛幻裏，懶洋洋的就得多一陣就多一陣。

一個凌晨，從大會堂出來，在天星碼頭外的車站苦候不着街車，風極冷，涼嗖嗖的貼着人腿轉。一側頭可以看見碼頭外的海，閃着粼粼波光。那時的感覺真

是奇怪，好像非常清醒，又好像有點恍惚。剛剛才一口氣看了三場電影。《德肋撒》(Thérèse)、《可愛的小村莊》(My Sweet Little Village)、《阿寶》(Abel)。也不是不心知肚明，都是些虛情假像，但鏡裏真真，心下分明。在短短的數個小時裏，分別窺探了聖靈的、純樸的、光怪陸離的三種全無共通之處，卻又並存人世的世界，使我覺得體內似乎多了些甚麼東西般在不斷膨脹，這些東西又似乎在拉扯的醞釀着要分裂，該是亂得不可開交吧！可是卻還是有一個空隙，憑空想起一番曾經講過的舊話。

那是去年甫從香港回來之後的事情。記得當時曾大言不慚的跟朋友說過：「雖然晚上的香港，有足以叫人看過一次即魂縈夢繞的無涯燈海，但我還是認為，香港這個城市，對沒有購物狂的遊客來說，是一個去過一次就夠了的地方。」想起這一番話，臉上不禁訕訕的辣了一片，為自己太早把話說滿。當時又怎料到，時隔數月，為了一個心願，會再一次的為自己安排另一趟香港之



\*《天空之城》



\*《德肋撒》



## \* 拾一果

旅。然後又因為機緣湊巧，趕得及把這次的電影節節目，也列為此行要圓的另一個心願。對這個後來再加進來的心願，我甚至在上上了飛機後，也無暇把握是否真能如願，可是一路上卻拒絕去想失望的可能性。後來幸得有主辦當局遇到的安排，結果不止使我的心願順遂得圓，而且遠比想像更飽的豐盛了心情。

這第十一屆國際電影節裏，主辦當局選映的電影，超過百部，同時還用心的兼顧古今東西，陣容堂皇，各種資料也儘量做到周全（雖然有些是遲到了，並不應該。但遲到，該好歹也強過沒到。），實在是無愧已亮出來的「國際」字號了。比較一下已列出來的影片名單，我想我這次所看過的影片，大概遠不到名單裏的四份之一，但在不肯強求兼漫不經心的情形下，得此豐沃收穫，我覺得應該可以無憾了。對這一場聲光色影之旅。 □

\* 第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刊封面



\* 《戀戀風塵》及其導演侯孝賢

# 戀 戀 風 塵

據說《戀戀風塵》，是台灣導演侯孝賢出道以來，唯一一部票房令人滿意的電影。可是買了票入場的觀眾卻泰半在中途離場——因為大家都受這部片子廣告訊息的誤導，以為這是一部愛情片子，結果發現真相與想像不符，沒來得及把片子看完，就溜光了。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就真的「社會的錯」了吧？

因為後來我又從資料上知道，原來《戀戀風塵》一開始要說的，本來就是一個愛情故事，後來吳念真把它交到侯的手上，然後慢慢具體化的變成一部電影的時候，它的桃色意味就愈來愈淡。到最後當整部片子完成的時候，侯更索性把一些他認為太「愛情」的部份抽掉。於是觀眾後來所看到的，是一部「情」的電影，並不僅止有男女互悅，而是有更多更溫的情，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經過悠悠歲月千遍萬遍的過濾，變得更潔淨、澄清的情。

很難想像會有人看不下《戀戀風塵》。它是一部這麼自然這麼不像電影的電影。戲裏許多情節根本就是真實人生裏隨手可以招來的風景。起始的時候，不肯

吃飯的小孫子，阿公哄他，把葉排成圖案，絮絮的說是餐廳裏的料理……。父親節蓄買了來給兒子的防水錶，趁着晚上無人，兒把錶浸在水杯裏印証錶的防水功能……。孩子成人了，要去當兵了，阿公一邊送他上路，一邊在山路上燃放爆竹……。點點滴滴，都是無邊無涯的人間喜意，也許沒有桃紅柳綠、大鑼大鼓，可卻是歷久彌新永無褪色的人情。

比較起來，後來阿雲的嫁了給郵差，阿達的失戀，就覺得太倉忙，也與片子前頭的氣質不協調。但是片子的結尾那一場的渾圓靈氣，卻可以叫人馬上忘記這小小的微瑕——男孩的戀情夭折了，他當完兵回到家裏，在菜地裏找到他親愛的阿公。在青山白雲與綠油油的田野當中，阿公自顧自的訴說着蕃薯的收成、田間的作息、似水的流年。明明說的都是人間烟火，可是只教人覺得聖潔超凡、空山靈雨。當時心中馬上浮起的只有七個字：念天地之悠悠。

是的，天地悠悠、悠悠天地。戀戀風塵、風塵戀戀。本質都是一樣的，潔來潔去，寧靜致遠。 □



# 好事不出門

雖然從來不信任自己的記憶力，但是努力的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下，我想我該是相當肯定，自己在荷莫西努 (Hermosillo) 的《好事不出門》(Doña Herlinda and Her Son) 之前，從來未曾看過墨西哥的電影。

對墨西哥向來的印象，離不了草帽、熱、熱情、懶散、貧窮、失業、人口爆炸、地震。可是因着這一部《好事不出門》，突然間才醒悟到自己的淺薄，開始給這個國家一點應有的尊敬。

一個還能出品出這麼寬容又幽默電影的國家，應該是一個還很有希望的國家。或者，早先印象中對這個國家的絕望，是我太過悲觀的錯。

《好事不出門》裏有極坦然極磊落的同性戀關係。非常喜歡導演把兩個男人之間的戀情處理得這般乾淨溫婉——其實本來就應該如此，不管是一段怎樣的戀情，同性的、異性的、人物之間的，局外人無論何時都得學會尊重當事者的選擇，輪不到這些不相干的人戴着有色眼鏡來置喙。不

過《好事不出門》的好看倒並不是純為着這個緣故。最主要的是戲裏還有一個極精彩的女人。她是男主角羅道夫的母親，我想世界上大概再也沒有比羅道夫更幸福的人了，在現實裏的人大概不知要茹齋禮佛多少輩子，才修得如此體貼兒心的老娘。這個女人

，相信走遍天下，也再也找不到比她更虛假更講究面子的女人了。所以她明知兒子有龍陽之癖，裝作毫不知情尚未算夠道行，還處處給予方便多方製造機會才算高招。不過當然，家聲不可不顧，於是她還親自撮合了兒子與另一好女子的婚姻，安慰兒子的同性情人，又出盡法寶使兒子可以同時周旋在妻子與同性情人之間，這才叫人佩服。難怪他的兒子羅道夫要以讚美詩來歌頌她的偉大，圓滿的讓這部電影有比一切大團圓更叫人覺得欣喜、完美的結局。當戲的結尾，這個可愛女人的臉分明的印在銀幕上時，依稀彷彿，我懷疑我看見她的頭上，有一圈神聖的光環。 □

## \*《成瀨巳喜男》



一向以來，女人在我眼中，是一種極具滲透性與侵略性的動物。尤其是當伊們若是下了決心，要愛上一個男人，或者讓一個男人愛上她的時候。絕對可以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鮮少有男人可以完全不被收服，或至少稍受所動的——為着這一個原因，我常常忍不住要慶幸的感謝上天，讓我生為女兒身，使得我可以免疫，保護着自己性格的完整，無需受到滲透力無窮之女人的侵蝕。這一次看了成瀨巳喜男的電影後，我想在此一點點上，我的立場會更為堅定。老實說，我也真的很懷疑，世界上還會不會有一個比成瀨，更了解東方女人特質的電影導演。從他處理他影片中的女人看來，他何止瞭解女人，似乎還比女人自己更清楚女性本色。

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浮雲》(Ukigumo)。《浮雲》並不是所看過的數部成瀨作品裏，最喜歡的一部。實際上我最喜歡的是他另外兩部：《情迷意亂》(Midareru) 和《飯》(Meshi)。但是《浮雲》這個故事，卻把我一向對之又敬又畏的女人魔力，鮮

## \*《好事不出門》及其導演荷莫西努





\*《浮雲》



\*《女人踏上樓梯時》



## 成瀨巳喜男

明的刻劃出來。

從女主角與男主角的海外結識開始，至他們共墮愛河，然後幾經轉折，在戰後的故鄉重逢。重逢之後，又經過三番幾次的離離合合。就在這些過程中，男主角一直處於節節敗退的地步上，表面上他以為他是（他看起來也是）強者，事實上他的江山，早在他一無所知下暗地裏被她逐吋逐吋侵略了。

最後呢？最後不用說，勝利總是站在強者那一面。她的痴情、柔情、深情、苦情……終於完全的攻佔了他的心之堡壘，令他棄械開門，迎她入內，唯她是親。不過最糟糕的是，她卻在勝利之後病死了。死了，對她來說，這一場戰爭就已經結束。可是可憐他，今生今世，就再也休想回復他自己了。

無論是在愛或恨的面前，女人一直是比男人更強的強者。女人還有一個強大的殺手鐮是，她們甚至從來不介意男人把她們當成弱者。

像《女人踏上樓梯時》(Onna ga Kaidan o agaru toki)裏頭的那個

媽媽生，又何嘗不是強中之更強者了。殘酷的現實一直逼着她向命運低頭，不過她卻有本事始終堅持，未曾氣餒，未曾失去過她的尊嚴。所愛的男人棄她而去，她以她不慍不火強勁無聲的招式，在車站給他一個漂亮的反擊。末了她還說，雖然生活裏常常會刮起意料之外的風，可是「樹還是會生長下去」的。如果不是強者，又豈會不屈不撓的不斷打贏生活裏的鬥爭，若無其事的活下去？當這個女人踏上樓梯時的刹那，只不過是她少有的未曾把能量凝聚起來的軟弱時候。當她踏上樓梯之後，能量已經聚集，一切也就改觀。

無從置疑，她是強的。任何人都可以為她心痛，但卻永不、永不需為她擔心。

誠然，若果就這樣粗心的把焦點都放在女人的探討上，對成瀨的電影來說，是完全不公平的。就算是對電影技巧再無知的觀眾，也不可能看不住他在這方面的掌握，已隱隱然有「無為而治」的風範。看似漫不經意，其實舉重若輕，返樸歸真。在他的電

影裏，處處洋溢着豐富的人趣。往往細細碎碎的細節比主綫更吸引。在他的映象世界裏頭出現的，都是些平凡不過的人世風景。就算是喜怒哀樂，也盡是普通得不得再普通的小人物七情。無花無巧，踏踏實實，不賣弄小聰明，沒有大野心。可是我喜歡他看待這些人、和這個世界的態度，那是一種入世的徹悟，這麼的溫柔寬容。懂得世間的幾許無奈，懂得屈服，卻不屈辱。他深入在他們之間，明白他們，憫惜他們，愛他們。難得的是他也不批判，也不偏袒，更不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來看待他們。因着他的這一抹溫柔，使他的電影在不自覺中閃爍着珍珠一樣的圓渾光芒，充滿雋永的餘韻（最佳例子：《情迷意亂》的結尾那一場）。在這一點上，成瀨使我不止一次的想起了香港的許鞍華。不能很具體的解釋為甚麼會是看起來與成瀨風格迥異的許鞍華，但是在人生觀上，我相信他們兩人之間是有共通之處的。而這也是他們兩個人的電影之迷人所在。

□



## 其 後

《其後》(Sorekara)的精緻，真的是叫人在看的時候，連大力一點呼吸也不敢。

有些地方，它甚至精緻到令人連呼吸也忘記，完完全全是屏息靜氣——只因痴了。

由頭到尾，整部電影都洋溢着仙靈之氣，美得令人疑幻疑真，不知這番意境，是否真的可以在人間覓得。

可是戲裏所說的，卻是這般叫人傷神的人間故事。表面上看來，只是一個他愛她、她也愛他，但是後來因着年輕的無知義氣，他一手撮合她嫁給他的好友，然後她負氣的如了他願。然後她的婚姻並不快樂、他也始終未能忘情……又是一場意難平。然而故事是這樣的，又不是這樣的。因為除了這樣，它裏頭還包涵了很多其他。戲中的他叫代助，由松田優作飾演。我知道這年頭是個氣質泛濫的時代，人們動輒以氣質做標榜，之後沾沾自喜。可是這些人不知道氣質是不可言詞的，當然更不可能拿來展覽。《其後》裏的松田優作則肯定是個氣質滿分的好看男優，至今尚未見過一個可以如他般叫人魂縈夢繞的男子。在《其後》裏他的落寞滄桑，真的可以令人痛得把

心肝腸子都蜷成一團。多少次忍不住要把手伸到銀幕上去，輕輕撫平他的雙眉。可惜不能夠，於是只好無助的看着他如何自囚在知識份子的困境裏掙扎，如何苦苦的與俗世對抗。透過他，我才知道一個自覺的人，如果想在這世上保持他的獨立性與完整的自我，是這麼悽絕壯烈的一回事。戲裏的代助是這麼的抑鬱苦悶。無論是在情或者在慾上，都明顯的壓抑得厲害。他想把自己放逐在靈性的天地裏，同時拒絕「為吃工作」，可是一旦父蔭不再庇佑，他也得為現實徬徨。很矛盾，但也真實得令人要低頭唏噓，久久不想把頭抬起來。

其實一個人若選擇在世上靜靜的忠於自己，擺到明是不會招惹着誰了，可是為甚麼俗世的潮流，總是不肯放過未曾溺斃在它淫威下的人？所以代助註定是一個悲劇，所以他的肩上只好一直背負着世紀的哀愁，眉間是再也無熨不平的滄桑。

一直錯誤的以為，為現實不得不做出犧牲，逐日與俗世妥協，是最無奈的悲哀。現在才知，若如此算痛，也不過是引頸一刀。為堅持不做犧牲，所付出的犧牲，才是真正催人老、深入髓的

悲哀。那痛，是蠶食的痛，不至死，不休。

在電影節特刊裏頭，關於這部片子的短短介紹裏，導演森田芳光說：「片裏的每一個角色，與今時今日的人都頗有共通之處。」事實上也確是如此，故事的背景是本世紀初，日本剛渡過了明治維新之後。我在看過了電影之後才發現這一點，但卻全無感覺裏頭有那個時代和現代的差距。《其後》是部改編自夏目漱石同名小說的電影。《其後》其實是夏目愛情三部曲裏的第二部，另兩部為《三四郎》與最後一部《門》。就因着要追踪代助此人的成長與《其後》之後的下場，我終於逼自己立下了一個偉大志願：先拭乾淨日文字典上的灰塵，然後再想辦法，把原著找來細讀。

或者也是真有這個必要的。看《其後》時，一顆心都繫了在代助身上，完全無暇顧及其他。現在激情沉澱後，才覺得片子裏的其他綠葉，實也有可堪咀嚼之處。只不知這一個「目無餘子」的遺憾，今世又可還有緣彌補回去？



\*《其後》及其導演森田芳光



# 無情的時刻

\*邁克

有一部澳洲短片《無情的時刻》( *Passionless Moments* )，在倫敦電影節看到，久久不忘。由多個片段組成，都是些無關痛癢的浮光掠影，轉彎抹角處不起眼的點點滴滴，難為導演心水清，不壓其煩一一捕捉下來。我恰巧是個喜歡在細節上留連的，看着簡直像在闊茫茫大道遇到同好，一邊莞爾，一邊還真有無盡的感動。平凡的人生生活裏就是這些芝麻綠豆，說出來沒甚麼人愛聽——也未必說得出，因為委實太細微，經過之後自己都沒有在記憶檔案存底。

是個初出道的女導演，叫珍·甘比茵。倫敦電影節二樓有個小酒吧，專供嘉賓與報界會晤傾談。門邊設一塊告示板，是各路英雄通音訊的地盤，大家出入總看一看，見貼着寫了自己姓名的便條可以撕下來閱內文。有多個小信封寫着「甘比茵小姐」，貼了數天，不見主人收取，想是極少拋頭露面。因為公事在身，風急火急覓得她的電話號碼，幾經輾轉，匆匆談了兩句。說喜歡《無情的時刻》，她似乎十分驚訝

，帶笑道謝。之前這戲在康城影展放映，驚為天人者大有人在，她不可能沒聽過類似的讚美。大概是聽我操怪異口音英語，沒料到自己的作品不受語言阻隔——康城映的版本八成配上法文字幕，溝通不是問題。當然或者全因為電話打得不是時候，把她吵醒，朦朧之中一種半糊塗的反應。雖然，那是早上十一時，大多數人已經在辦公室小息過一陣，正盤算着午餐的着落。我自己也是過的晨昏顛倒的生活，卻老犯這不識時務的錯誤。

甘比茵的時刻縱無情，卻永遠帶着幽默感和好奇心，不期然使人想起波蘭片《安芝亞的一生》( *A Woman from the Provinces* )。它的無情是辛辣艱澀的，導演把事件倒裝敘述，一開場女主角已是風燭殘年，一步一步在時間遼原上往回走，結尾時還原成剛學會走路的小童。不太喜歡前半部，那女主角扮作鷄皮鶴髮裝腔作勢的，嫌滑稽相，喋喋不休也真噁噁。後半部卻出奇地動人，見過她日後的下場，特別珍惜那搖搖欲墜的青春，眼巴巴看着她行差

踏錯，幫也幫不了，真令人惘然。到了某一個階段，回首檢討自己任性的選擇和荒謬的處事方式，往往也引起同樣的惆悵。只是電影不過是一卷一卷菲林，硬起心腸要改動不是不可以，「卡嚓」把不如意的剪掉，接上萬紫千紅良辰美景，生活就沒這種方便。

偏偏電影裏還有許多難填的怨懟，明明可以閃避塗飾，操大權的卻把它們留存下來，永誌不忘。有時是無心之失，有時是對既往一種眷戀，就連當日的痛楚也發酵為一縷米酒，打開蓋聞一聞，沒煮成飽肚的香飯，昏昏喝個半醉也是好的。《阿富汗悲歌》( *The Grief of the Afghan* )裏一家人星夜逃亡，在河邊遇土匪，那老婆子竟平心與賊討價還價，聲調呆板，只令人感到悲酸，亂世中荒誕和機警相差不過一線，有時甚至混淆不分。有一部非洲的電影《垃圾堆的課程》( *Lessons from the Garbage* )，也是在倫敦電影節看的，嫌技術水平低，沒選來香港電影節映，有一場卻烙在心上揮之不去。窮途末路的人家，竟還有繁文俗例，吃飯分男



\*  
《安芝亞的一生》



\*  
《阿富汗悲歌》



女席。且在露天處，也沒擺設桌椅，女人倚牆圍作一堆，男丁棲身樹下，各自捧碗悉悉索索吃將起來。這一筆大概不是着意的，越發把難堪不留情地圈點出來，看着使人發窘。

成瀨巳喜男導演的《鶴八鶴次郎》初聽以為是一個人的名字，原來分別是女主角鶴八與男主角鶴次郎。兩人是台上好配搭，鶴次郎擔任說唱，鶴八操琴。台下卻是不折不扣的冤家，雙方暗地裏喜歡對方，嘴上卻硬，脾氣又不好，三言兩語就吵起來，永無寧日。一度還訂過婚，因為誤會分手，鶴八另嫁，鶴次郎下鄉演出，生活潦倒。有一天站在溪邊看兩小孩摺紙船，小孩掂着腳撕下牆上一張海報，正好是他演出的招貼。他不發一言，看着小孩把紙摺成船，放在溪裏隨水去了。怪不得他啞口無言，千言萬語，沒有可能說得清，編劇聰明地讓他保持沉默。真的是無情的時刻，不過已經不是甘比茵略帶桃皮的那種了。□

\* 澳洲女導演珍·甘比茵



\* 《電影史前史》

## 浪蕩乾坤

\*邁克

原以為西德紀錄片《電影史前史》(Film Before Film)展示的不外是電影攝影機發明之前有欠完美的投影技術，沒想到居然還包括了各式業已絕迹的稀奇古怪小玩意。有一些與電影不怎麼扯得上直接關係，想是導演心愛的私伙，被他得意忘形一齊展出，興沖沖的有種赤子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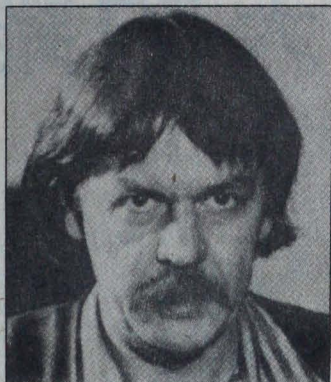
有幾樣我小時候也玩過，見到才想起來。無聲無息的玩物，現在的小孩大概不屑一顧，因為太習慣震天價響的電子遊戲。當時玩完丟在一旁，沒放在心上，舊物一次一次的情理，一批一批的往垃圾桶扔，所剩無幾，驀然見到別人還保存得光光鮮鮮，慚愧倒沒有，不過惆悵是千真萬確。有一個時期住在三藩市，生活較安定，七八年沒搬過家，維多利亞式的舊樓宇，地方也廣闊，捨不得丟的大小物品都存留下來，堆積如山。也純是那一個時期的東西，之前的都沒有了，像個寡情人薄倖的作為，變心不特已

，尚且毀屍滅迹。當然也是有苦衷。學乖後專揀些體積小的，便於收藏的玩物，再不然趁還潔淨轉送予人，免得又自己留下把柄，待得「時代結束」才狼狽捨棄，徒然惹來窃笑。

萬花筒現今還可以買到，喜歡的人卻不知多不多。一次在機場雜物店看見，嫌不夠花巧，沒買。從前那個確是萬紫千紅，紛紛錯錯看不盡變化，迎着光徐徐轉動，看半天笑半天。圖案變換時微微忡沙一響，記憶把它與南洋炎炎的下午混為一體，椰葉在風裏的婆娑，快樂的舞步波浪般使人昏眩，過後激灑只遺落這一聲無奈的歎息。

跳舞的人似乎是活動書愛採用的題材。開本手掌大小，每頁一個優美的舞姿，略比前一頁的手勢高一點，用手指扳着翻過去，造成漫舞的假象。《電影史前史》有一本照片組成的活動書，拍的是街景，上一個世紀的人栩栩又活了起來，原本可能匆忙的





\*《電影史前史》的導演  
華納·歷格斯

腳步，翻動得較為慢，就變成姍姍蓮步，不是美人也帶着美人的嬌慵。第四屆國際電影節出過一本《香港功夫電影研究》，單頁左下角印着不同姿勢的關德興，翻掀起來那黃飛鴻虎虎的拳拳生風，十分有趣。書經已絕版多時。數年前有人送一冊給我，因為對功夫片不感興趣，看一看便原書奉還，現在悔之莫及。

有一種神奇的着色書，恐怕已成絕迹古董，紙上塗了化學藥品，沾水現出顏色，於是蘸了清水的毛筆在白紙上掃過，一幅五彩繽紛的圖畫隨即呈現。不怎麼能引發小孩創作力，但那魔術的意味使人着迷，手中筆有如仙棒，點石成金。同樣缺乏想像力，它也比拼圖好——起碼不那麼花時間。《大國民》裏那寂寞的情婦百無聊賴，唯有寄情於巨幅拼圖，實在是渴望躋身交際花行列者的當頭悶棍：原以為金屋中風光旖旎，沒想到一片七零八落，缺了漏了的總也找不到形態恰切的一塊來填補。

這些都是西洋的玩意，還有翻開來山水人物矗現的立體書，也是舶來品。小時候沒想到這層，反正我們這代人早已混淆得分不出泥與水。中國人對透視的觀念向來與西方迥異，繪畫不講究立體，當然不會花心思設計立體

的小人書。《電影史前史》介紹的其中一本簡直壯觀，拉開來一層層花草樹木山光水色，彷彿延展至天腳底。想是從舞台得來的靈感。西方舞台設計可以深到超乎想像，稍失神令觀眾有陷入無底淵潭的錯覺。而中國的舞台是平面的，搭一塊布幔，才子佳人英雄將相織錦上的人物般唱個海枯石爛。因為不懂得有「消失點」，便就沒有錯腳踏進黑洞的隱憂，輪流穿梭出入，昇華成哲學。

《電影史前史》涉獵範圍畢竟以西方為主，忽視了走馬燈。這種單調卻又具催眠成份的發明大概是中國最接近電影的土玩意。天長地久的你追我逐，折開來平鋪就如一幅手卷，縱使失去燭火的調弄，一樣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人物的行動並沒有因此停頓。手卷原本就像活動的圖畫，凝靜的姿態並不表示中止，背後的景色一面看一面在轉變，從春到夏，從秋至冬。西方的動態是仿真的，千方百計製造與現實一模一樣的幻象，於是發明了電影。然而中國人講究寫意，延續的觀念與西方企圖寫實不一樣，許多個時刻凝結後的並排已經足以構成活色生香的婀娜，氣象更接近清平世界浪蕩乾坤，笑吟吟不與人爭。所以老覺得早期的中國電影有種認生的况味，充滿孩

童式的好奇，隨時隨地皆可能發出駭笑。

拍電影的如是，趁熱鬧去看影畫戲的恐怕更帶着亦喜亦驚的心情。如果西方觀眾初次見到一列火車從銀幕上向自己轟然飛馳而來引致驚惶失措，可想中國觀眾受到的刺激更加大——至少西方人的世界裏早有前衝後倒的規矩，可憐中國人千世萬代都是由右至左的溫和游移，乍然撞上這無禮地壓頂而降的巨物，除了如碧眼兒一般忙不迭走避鋒頭，更必須整頓無端被搬移調動的世界觀。

最近看一本清朝畫冊《塵間之藝》，有一幅老百姓看拉洋片，說明指出初創於明代宮廷，又叫西洋景，鴉片戰爭後洋片絕源，改用土產品，所以也稱西湖景。顯見由西方傳入，不過西洋與西湖一字之差，是有趣的巧合。畫裏兩個觀眾都是男子，洋片箱上端圍着凹凸的護牙，像古代的城牆。《電影史前史》裏有一張類似的西洋繪畫，兩個觀眾卻是女性。當初恐怕不是有意為拉洋片作見證的，是幅淫畫：看得入神的女子一隻手伸進裙底腿間，不知道箱裏賣的甚麼藥。玩把戲的男子站在箱後，身子貼在邊緣，性器所在正好是女子視線的集中點。電影的前身，原來與性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呢。 □



# 秋天的離別

\* 公羽介

秋天，一個充滿離別的季節，黃葉告別它的枝椏，張婉婷執導的《秋天的童話》（上映時卻被改為莫名其妙的《流氓大亨》）裏，鍾楚紅爲了追隨男友陳百强，辛苦存了兩年的錢從香港前來美國伴側在他一旁讀書，誰知道他移情別戀，她痛苦地在失戀和適應異鄉生活的情緒裏輾轉，而周潤發，一位行船多年，最終窩在美國紐約唐人街白天在餐館裏「企堂」，晚上流連於地下賭館的人生漂失者，他愛惜她的單純，他明白她的痛苦——對他，那一切該是多麼的熟悉呀，她走過的路，如今早已凝成他髮間眼角的滄桑；他的內心世界，生命中的美好，適值秋天，一一化成黃葉，亦一片片的告別着他的軀幹……

她的年輕的小小的痛苦，碰觸着他內心某個深埋的角落，似一股春風，喚醒了些甚麼，他不露痕跡的關懷着她，暗暗地當着她精神的支柱，事實上，他已愛上了她……

秋天，一個充滿離別的季節，當她情緒逐漸穩定下來之後，她也曉得，已經是到了該道別的時候了。

鍾楚紅向周潤發道別，說要搬到紐約長島去，周強忍着一腔冷水澆頭潑的哀傷，假裝淡然的表示着：長島不錯，它的秋天尤其美麗。

海外遊子的情懷，正像長島的秋天，有想像中的美麗，卻同時亦帶着它背後襲人骨頭的、現實的寒意。

鍾楚紅看得很清楚，有些男人可以喜歡到極點，可是怎樣都不能嫁給他，因為他和她根本就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 周潤發和鍾楚紅在《流氓大亨》裏有一段含蓄的戀情。

有了這層客觀的認識，電影中借用自美國小說家奧亨利（但願沒記錯）一篇小說中的意念才特別的酸楚和滿溢着無奈——周潤發知道鍾喜愛某條可以配她爺爺遺物：一隻舊錶的錶帶，但是太過昂貴買不下手，於是他「傾家蕩產」購下準備送她，沒想到正好趕上她的離去。臨走時，她也送了件差點遺漏了的生日禮物給他。分手後彼此打開，他方才發現她送的竟然就是那隻爺爺的手錶。

生命最大的諷刺？別說得這麼嚴重，在異域飄泊的浪人，只能在借來的時空，經常倒退着脚步活下去，嘴巴上再逞強，心底下還是惟有認命……

人生，固然充滿了許多無意的錯過，它又何嘗不在某些時候必須出現有意的錯過。他和她都明白，他們活在兩個世界的鴻溝是很難橫跨的，他們遲早總要錯過對方的。

而電影的結局，不過是替秋天製造一個童話。電影原名不是明明叫做《秋天的童話》嗎？張婉婷只是明白自己乃在拍攝一部電影，存心讓觀眾離場安心吧了。還是，她在美國唸書時與隅寄

海外華人接觸的一些感慨，叫她忍不住縱情讓一些受苦的靈魂，至少在她的電影裏獲得喘息的機會？

但是，她仍然是自覺的，一間水上餐廳，它的名字叫做「舢舨」（Sam Pan）。一個寫在水上的理想，那最終到底是怎樣一個理想呢？

如果你問我喜歡《秋天的童話》嗎？我一定表面上假裝說有點喜歡，其實心底下卻任性的覺得頗爲喜歡——因爲本片基本上不是部很特出的片子，然而由於張婉婷對她電影中角色的關懷（請比較楚原題材接近的《偶然》，就懂得那一條是虛假的死魚了），以及她對留學生活的觀察和感受，都點點滴滴委婉的置放於電影裏，於是《秋天的童話》就變成一部具有個人喟嘆的生活化留學生愛情電影了（請比較台灣的甚麼《人在天涯》之類，就瞭解何謂「換湯不換藥」的三廳愛情片了）。

另外，我雖然越來越不喜歡周潤發的濫拍，不過卻必須承認，本片的許多「意在言外」的表達，他的表演實在幫了張婉婷不少的忙。

□



# 前緣

\* 余慕然

午夜翻書  
前世的緣  
赫赫然在史冊  
前世的緣  
是陳勝吳廣的一句讖語

千年前

陳勝豪氣颯颯

「吳兄

今日揭桿

是成是敗得看天意

咱們兄弟一場

今日指腹為婚

往後陳吳兩氏

總得世代結緣」

誰料讖語成真

吳三桂冲冠一怒

只為紅顏

這百年來聽不厭的羅曼史呵

妳可曾聽過

陳圓圓呵

是不是妳的前生？



誰料今世也難逃  
這千年前的讖語  
今生

妳是中秋誕生的陳  
我是端午誕生的吳  
相遇於半島的東岸

至於來生

會是怎樣的一則情史

我不知道

只知道在來生的路上

我會等妳

後記：陳勝吳廣當年是

否許下婚約，史冊並無記載。

陳圓圓、吳三桂的故事則是

人所皆知，至於這三世連貫

，僅是騷人強作附會而已，

博人一笑。



# 望鄉

\*炎復陽

水聲柔軟

琉璃明鏡無舟渡

坐看對岸濃茂林木

一隻昏鴉在泣訴一樁悲慘事故

聽起來遙遠

沙啞中又夾着親切

如斯熟悉 也如斯茫然

多少次了

愁對江上寂寥的星天

一盞舊時燈火

亮在心湖

熄在心湖

如此反反覆覆

在這風雨淋漓的季節

呵！半島

你是否仍那般眷恋床褥的溫馨？

多少漫漫的沉睡可猶未盡興？

當初揮手離去

你是富裕的——

你何不張開雙眼

看看山巒 看看綠叢

看看我們之間的距離

看看你日愈瘦削的蒼涼

一道南中國海

可以渡

可以堵

可以串起懷念

可以催人忍不歸去

忍不歸去

是因爲不忍以空蕩

去面對你的清癯

唯有這樣的苦苦相望

可以笑

可以淚

可以兩地相思

可以有勇氣來面對自己

稿於砂州星城江畔





# 醫生筆記

\* 陳全興

1. 成疊成疊的病歷表順手翻開。沙沙沙沙翻來覆去，那輕微的呻吟雜亂之中總似近又遠近看是真，傾耳是幻爲何文字轉變成聲音之後匆匆，且無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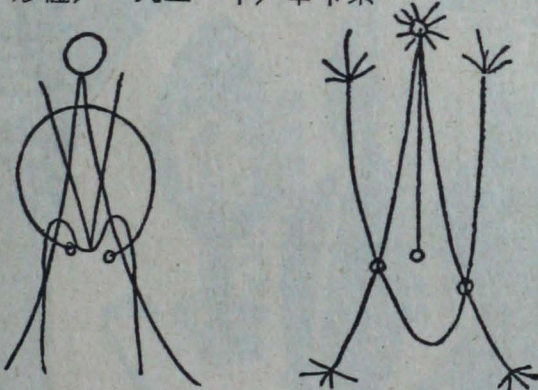
2. 收起聽診器，收不回多事的聽覺器官，這薄薄的耳膜似有一層厚厚的污垢，不斷傳頌悠悠鐘聲，不絕回響有一扇多風的心窗被遺忘太久了，再也關不上永遠關不上了……

3. 匆忙而來的心電圖總一味不知如何調整與設計比如說奇怪的節奏起伏打針的手式，以及胸肌螞蟻隊的花式表演，這些些或熟練、或陌生、或半生不熟總是最後的展示呵！

4. 手術台上，刀子守秩序的飛舞一番，溫溫鮮血也努力迸射一番，在模糊中摸索摸索裂痕，摸索分開的過去並開始縫補細心且緩慢的，命運那致命的缺口呢，是否也順便縫好了。

(定稿於八六年中，重修於八七年五月)

形體 / 一九二一年 / 畢卡索





# 那天我靠港進城

那天我靠港進城  
發現整座城正鬧大傷風  
花樹街道也是  
從碼頭那頭開始  
直到最尾的郵政局  
老老少少都連續打着哈欠  
整個天空倏忽黯淡下來  
玫瑰色的太陽哪兒偷懶去呵

穿過人羣疏落的菜市  
滴滴答答的只是雨  
風已經好大好大  
感冒傷風好狠好狠  
依然是必須生活的城  
一尾尾都市魚卻已失魂  
小鳥忘了探訪鬧着病的小孩  
宛若好久以前的公鷄  
紛紛罷工去呵

我還是穿白襯衫打着領帶  
還是漫無目的地溜躑  
然後停在花攤前  
一口氣買下十八朵鬱金香  
送給一個大傷風

法特的版畫／春天



大格花案裙子的女孩  
陪她走一段風雨街道  
聽她陸陸續續的打着哈欠  
那天我靠港進城  
早已知道必須離開  
也許再次遠航歸去  
感冒傷風已隨季節過盡  
也許跟風和季節一樣  
這次際遇並未留下甚麼  
但我總會念念不忘  
某次風雨好長好長

一九八七年·荷蘭·鹿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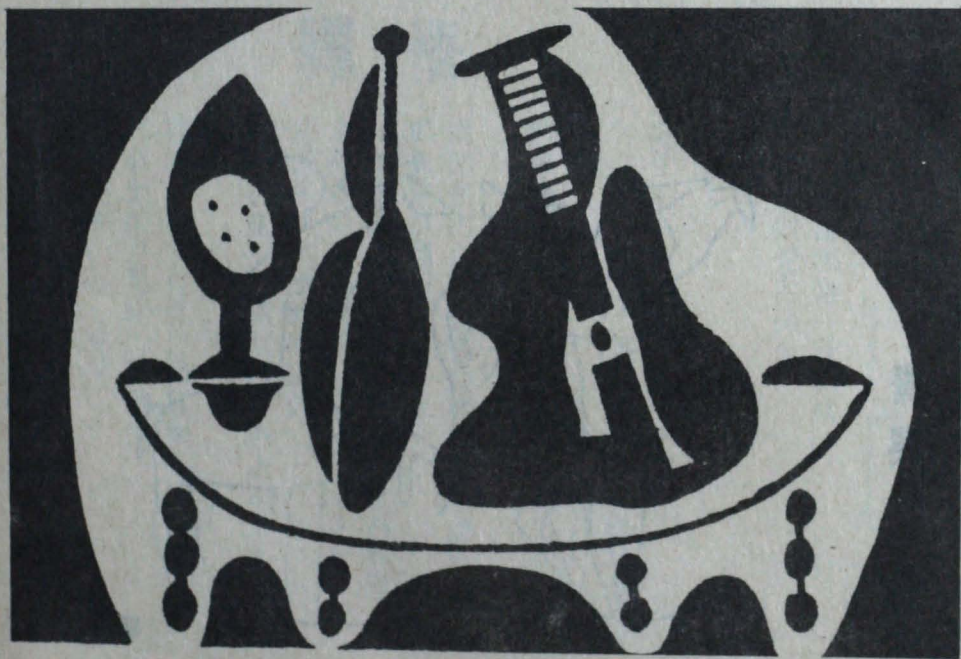
# 李國七詩二首

## 散戲

顏色燦爛的戲散場了  
我帶回滿懷激動  
美麗的一直留在我心中  
流落在外的多年記憶  
一一回來  
隨着故事就來了  
一扇窗子內外的世界  
生活當中的際遇  
伴着口琴唱起歌兒  
我花了整年才收拾妥善的心事  
又洩漏出來  
彷彿一個陽光很好卻忽然掉雨的  
下午的散步  
到最後只握住一把陰沉  
花香鳥叫都已變成過去  
彷彿教甚麼都消瘦的季節  
無聊憂傷在髮上肩上  
重重的壓下  
寂寞就如此起程了

一九八七年·香港

果物、酒瓶及吉打的斷面／一九二五年／畢卡索





# 邱碧茵詩二首

## 定

只三個字，一生如星子與月亮的決定了……  
把側臉於你溫柔的光澤  
擱淺吧！

我將以滿眶淚影回應——

隔了無數光年的長途跋涉迄今  
有些小小的撞擊經如遠遠流過的風訊……

## 露珠

如果你是天地日夜蘊釀的祝福……



畢卡索作

## 書與信 \* 關渡

問思念，可是一部  
不能頁數，鬆頁的  
書？分秒翻閱  
脫落，就成花箋片片  
繽紛而去

(一九八六)



# 塵僧詩二首

## 紅塵·袈裟

那看起來似乎是白茫茫的大海  
誰能知道卻充滿紅色的塵埃  
或許會有人可以透視它的底細  
却又有幾人能從中超脫

披一襲鮮紅的袈裟在滾滾紅塵中  
必須是眼中有塵而心中無塵  
生命才不至於栖栖皇皇地  
追逐一個沒有結果

沒有休止的輪迴

當袈裟底下重現紅塵時  
便不再是有塵與無塵  
更不必是非有塵非無塵  
一切表達工具到此失去作用  
處處無心用 處處用心時  
無心處處用 用心處處無

## 禪 悟

聽人家說那是一種禪悟  
但你依然覺得徬徨



問你：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你點那個心

你說：

點那個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的心

而你在內心明白在心靈深處知道

那只是口頭禪

一種經過多次思考幾番審慮後再整理

才從口中說出來的

似機鋒而非機鋒的機鋒

於是心並不能洒脫自在地道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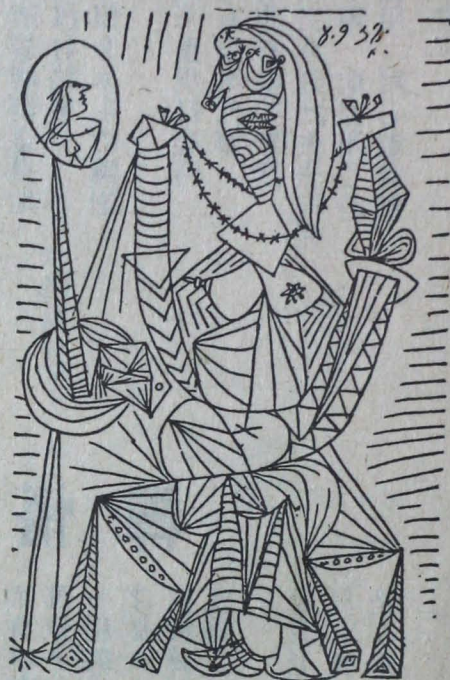
聽說老婆子也懂你為甚麼不懂

只有焚掉貝葉後山罵佛去

是心是佛，非心非佛

／畢十  
弗朗的夢幻與謊言（部份）／一九三





之三

在這樣高大而無際的森林裏  
我放棄嘗試過而無法走出的小徑  
另選一條更狹窄荒涼的  
卻在不久以後找到了自己上次留下的  
足印

在這樣空曠寧靜的大森林裏  
日復一日  
我不斷地尋找新的小徑  
再放棄，再尋找，再放棄

有一天清早我忽然知道了答案：  
原來我不是

沿着這些小徑走來此地的  
我其實只是這片大森林裏的一株樹木  
啊！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

久居在大城市的高樓裏  
那些過往的雲  
漸漸都成爲我知心的朋友了

我一直這麼相信：

在這座大城市的另一個小角落裏  
一定有一個住在其他高樓裏的人  
和我有着相同的思緒  
而他，也必定渴望做我的朋友吧！

有一天我打開窗子

交代那些雲爲我傳過一句話：

「你正想些甚麼？」

風吹走雲

我靜靜聆聽回音

不久，那些飄回來的雲  
帶來了他的答話：

「我在思念遠方……」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



／畢卡索  
牧羊神的臉／一九四八年



# 孤寂四題

\*王廣仁

(寄自台北)

之一

秋雨快要來臨的時候  
那些雲是帶著幾分沉重與寂寞的  
無聲的雨點總是偷偷滑落下來  
斷斷續續  
到我壅塞的思維裏打上逗點

在過去常散步的白色海灣  
那座孤立而巨大空曠的白色別墅裏  
我在房間與房間之間常做的一個遊戲  
是這樣的：

我推開一扇厚重的門，推開異鄉情調  
的浮雕

裏面是甚麼也沒有呢！

然後我關上它，假裝房間裏  
正進行着歡愉的聚會，我聽到那些  
交雜的人聲、音樂和姿態優美的瓶花

我輕輕敲門，聽到裏邊答應的聲音哪！  
然後我推開門，驚訝異常地  
告訴自己：

啊！這裏一個人也沒有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

之二

我獨自駕駛這艘偌大的太空船  
已經很久了  
在漫長的黑暗裏  
連一顆行星也碰不到哪！

在空蕩的船艙中  
每天我記下的飛行日記  
那些方位、速度  
漸漸地也不再具有意義

獨自航行許久了  
我開始遺忘掉  
來自何方？歸向何方？  
甚至忘了我太空船的名字？

有一次我終於想要  
開始企圖記憶  
我翻開厚重的飛行日誌  
在其中某一頁見到了這樣的記載：  
啊！今天我看到了星星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



#### 之四 鳥類篇

季節裏我忍不住節節醒來  
早起的蟲和陽光躲在樹林的背後  
瞅着

這裏是傾斜以及波浪式的草原  
我們都睡不下去

等待着—羣學習聲樂的小鳥  
吱吱喳喳爭鳴，討論着  
開一場大型的演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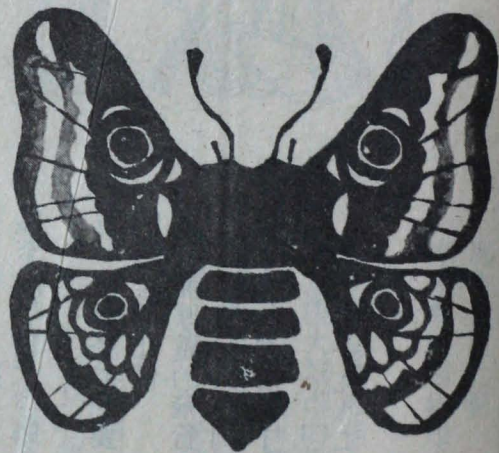


#### 之五 昆蟲篇

凡綠色都需要陽光溫柔的  
照耀，泥土需要水份  
灌溉才生長  
才開花結果

我們歡暢。我們不能只是純粹一種  
好吃懶做的纖弱昆蟲  
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的關懷照顧  
才能開始蛻變  
譬如樹上知了知了的蟬

譬如一隻翻筋斗的蚯蚓  
譬如蝴蝶與毛蟲  
譬如一系列螞蟻的隊伍  
牠們都懂得





# 在偏遠的地球上

\* 鍾可斯

## 之一 人類篇

從盤古開闢出來的一片渾沌  
誰是史前的第一真章？  
天地並存生下來的個體  
石頭精靈蛻變，  
經過百年世紀，人猿啼泣的  
唯物進化。

聖經裏假借上帝的手從泥土上  
誕生，亞當與夏娃  
原始從一片汪洋大海裏  
開拓！

## 之二 動物篇

據說恐龍活在某一個世紀裏  
憤怒着，到處殺人放火  
最後絕滅。

如今報應來了，我們  
再也看不到一隻恐龍的光榮  
史實。除了博物館  
還保藏着類式的複製  
牠的高山崢嶸以及  
牠憤怒的回顧。

## 之三 植物篇

在熱帶美麗的叢林野山  
我們共同尋找，一排排  
長青而彼此戀愛着的羊齒。  
多麼羞澀的回憶啊

我們時刻學習熱愛大自然  
追想那一片多雲多雨的氣候  
那一片回聲激盪的山谷  
和一片最亮麗的羊齒  
照印我的心。





# 再見艾略特再見現代 Pie

\*張錦忠

五月最多雨，紫丁香  
枯萎。艾略特還在感冒  
用三種聲音唸《荒原》  
“OOOO that Shakespeherian Rag—”  
我穿過黃昏長巷，雨陣陣湧落  
張張碰見的臉孔張張相同

女人穿着藍色長裙坐在沙發尋思  
泡咖啡還是放唱片  
約翰·霏力·索沙·約翰·霏力·索沙  
暮色把記憶與愛情流進落地長窗

遠雷消失在巷尾，我拉低雨衣帽子  
黃昏雨帶來大霧  
把七盞燈浸蝕成七種曖昧  
（爲甚麼是七盞曖昧？問問燕卜蘇）  
不敢回首  
我知道闌珊的地方  
沒有人

早就知道了  
所謂燈火所謂邊界所謂生活  
所謂詩的社會效用——那年，那年我二十歲  
冒着夜雨回家，一路犬吠不休  
聶魯達死了，人們譯他的詩他的回憶錄……

約翰·霏力·索沙  
女人靜坐如隔岸觀音  
窗外天色早已暗下了  
約翰·霏力·索沙

假裝還沒走過黃昏  
假裝忘記余光中正在盛夏的南台灣遙望春來半島  
假裝忘記在馬來半島聯想的蓮花其實只是徒然草  
無法還魂。只好在明天繼續感冒  
繼續艾略特（改了名叫歐立德）繼續活到老……  
繼續幻想年輕時到過巴黎

Je viens de la malaisie  
在南方的夜晚讀書，或者爲 Florence 的金色澈夜不眠  
假裝還沒有失去激情  
（約翰·霏力·索沙……）





雨繼續落在黑暗裏。蛙若不鳴  
十日內必降霪雨。我拒絕再用布陸斯那隻  
精緻的鼎來規範自然或預言  
在這裏，一九八七年某月某日  
三十年來，蘇河繼續高漲  
給他們一張獨眼商人牌好了  
黑暗中有塵埃令他們背後發寒  
我的影子看到人羣了  
我快步走出巷子擦肩穿過他們 再見  
艾略特 再見 *dibuat di Malaysia* 的  
現代 *pie* 再見

祖安、韻兒：今天「發憤圖強」  
給《蕉風》寫詩。故意寫成這個  
樣子故意 *parodize* 艾略特，故意  
用很多典。管他們。反正我寫詩  
從來不管別人怎麼寫。反正沒有  
甚麼不能入詩。詩中多洋文，也  
是故意的，君不見那些人下筆時  
向愛如此。用典的地方原該加註  
，不過也算了，艾略特的《荒原》  
初次刊出時也是沒有註的。懂  
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就算了。



# 生病

\*雨子

●雨子廿歲出頭，是一名會計書記。她寫的小說都是身邊的故事，十分的文如其人。我們是這樣稱呼雨小姐的：像雨子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子。

●我對我的男朋友一直感到很對不起。我不是甚麼好  
女仔，我竟然去愛上我男朋友的好友。我竟然和我  
男朋友的好友約會。

我竟然非常的好笑。那一個下午，大概是兩點多左右。因為那一天是星期六。我本來只工作到一點。但我的上司要我多做一點東西，所以到一點半我才可以離公司。我的上司問我男朋友有沒有來載妳？我搖搖頭。那麼我載妳回去吧！很好。我說。我的上司第一次這麼大方。我的上司姓鄭，不過我不喜歡叫他鄭先生，我直接叫他的英文名占士。我的上司只有三十二歲。外表不錯。離婚男人。兩個孩子。駕一輛 Troper Isuzu。我的同事說他二十二歲就結婚，感情還不穩重，所以婚姻只能保持十年。我沒有說甚麼，很多事情外人是不会清楚的。我的上司太太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我見過她幾次。不過我不大喜歡她的身材，她太高大，給我一種壓迫的感覺。

其實我不是要寫我的上司的故事。我只是要說那一天下午。是的。後來我的上司載我回去。不過我說我要先去看醫生。我的上司說妳又生病？我在上個星期才病好。我說天氣不好。我把責任推給天氣。事實上本來也是如此。我的同事蘇珊我的朋友蜜斯林也都病了。我的上司把我載到診療所的門口就走了。他到底不

是我的男朋友，他不可能等着我看完了病然後幫我付錢甚麼的。所以他只好先走。他說待會坐計程車回去，不好走路。我說好的好的。我的上司其實可以說是很好的了，不過他的脾氣好像天氣一樣不可能永遠晴天。所以有時候我也會不大喜歡他。不過這一些都不太重要，我只要每個月尾拿得到薪水就夠了。

我對醫生說我又發燒了。上個星期我才來。醫生說妳要多喝點水，不要吃飯，吃麵包一兩天。不到三分鐘我就走出來了。然後拿藥付錢。十四塊。我說我要收據。我要進公司的賬。這樣子我才不會心疼。

然後我從診療所出來。雨還有一點點。我沒有聽我的上司的話搭計程車回去。我不是帶不夠錢或者吝嗇甚麼，我只是想自己一個人走路回去也是好，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東西。我現在很多時候都是和其他人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說我很少有一個人的時候。

我的住處現在應該一個人也不會在。我在城裏沒有家。我和我的妹妹租一間房間。我的房東是一個女人。有一個兒子，不到一歲。她的男人是別的女人的丈

夫。我沒有甚麼時間跟她說話，我只知道她的兒子不跟她住，她把另外四間房間都租出去。不過她有她自己的事業。我沒有羨慕她。因為她的男人沒有給她車子房子。我有一個時期也想過要像她這樣，不過至少我要一間房子一輛車。現在我不要像她了，因為我要丈夫還有孩子。

我說得太遠了。我是要說那一個下午我的住處沒有人。我的 house-mate 亞歷士啦傑歷啦還有阿尼達都不可能在家，他們很少在家的，就像我。不過那一個下午我卻默默一個人走回去。我的妹妹當然也不會在，我的妹妹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她每天必須工作到十點晚上。我很疼我這一個妹妹。因為她是我在城裏唯一的親人。

我到達住處時大概是兩點半下午。我的男朋友不知道我在生病。不然他一定會急到跳來跳去。我的男朋友早上打電話到我的公司時，我也不跟他說我又發燒。我說我下午不會有空，我要去跳健康舞，然後我要去見我一個丁加奴朋友，我說你晚上才來吧。我對我的男朋友一直感到很對不起。我不是甚麼好女仔，我竟然去愛上我男朋友的好友。我竟





然和我男朋友的好友約會。說出來都有點羞恥。

我的住處真的靜得有點怕。不過這樣子很好，我很久沒有靜下來了。我的頭額還是熱熱的。於是我去沖涼。我把我的腦袋浸在水裏，我想把熱氣浸掉。可是我的腦袋已被熱氣包圍起來了。我呼吸得很辛苦。我吃了藥之後就躺了下來。我在聽張艾嘉的「你愛我嗎」？

我想我睡一下就會沒事了。我以為我會沒事。

可是我睡不下去。我的心也發起燒來。別人一定以為我只不過是在生一場小病。比如我的同事蘇珊發一點燒吃了藥睡一陣子隔天就可以去上班了。別人當然這樣子認為。連我自己也認為如此。可是現在，實在糟糕，我的心竟然也發起燒來。我剛才忘記跟我的醫生說。

於是我拿起刀片。我的刀片就在我的床頭。我注意它很久了。我的刀片是一把小小藍色的，很漂亮的那種。我想若我用力的話，我的手脈肯定會被傷害的。我一直在玩着刀片，張艾嘉不斷的在唱歌。我想我的爸爸媽媽哭一陣子就會沒事了。若要哭久的

話，也不過最多一年時間。他們有三個女兒，少一個也不會怎麼樣可惜。而且我已離開家三年。我的朋友們有的可能會哭哭一下有的大概沒甚麼感覺。我的女仔朋友有些不會怎樣喜歡我，她們很可能是在妒忌。因為我美麗，因為我有很多男朋友。大概是這樣子罷。其實我是很不在乎別人對我的指指點點甚麼的。這一些小兒科的東西那會有本事傷害到我。我一向來對友情都不會抱着很大的希望，愛情也是。不管甚麼事情發生還是先愛自己保護自己。這是在城裏住久了的宗旨。不過我對我的朋友們一向來都是很好。我的意思是我對他們好過他們對待我。我是有這樣子的感覺。但對於愛情，我是非常小心加敏感的女人。我怕受傷。所以我只允許我的情人愛我，我不想愛他。

而那一個下午我卻突然很神傷起來。我覺得我在浪費。我沒有金錢沒有房子沒有車子，我連一件貴一點的衣服都買不起。我活得不好。我的男朋友愛我我卻愛不上他。我愛他的好友。他的好友又不敢愛我。我意思是說他的好友本來是要我的。說出來很傷神。

我看着刀片。其實不要誤會我企圖自殺或者甚麼。我不會傷害我自己。我只會傷害別人。比如我的舊情人。比如我的男朋友。比如我的父母。我一直在傷害人。

現在。我是說那一個下午。我突然間很想消失。消失在這個空氣中。可是我的男仔朋友說死後會變魂魄。若你的命不該絕，你的魂魄會留在世上許許多多年。為甚麼那麼恐怖？我不要做魂魄。我只要消失。我只想消失。這是一件多麼美麗的事。

那一個下午，我突然很想消失。可是後來我的藥開始發作，所以我就睡去。

後來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我做不成魂魄。我也無法消失。我已經睡去。晚上。那一個下午過後的晚上，我的男朋友就來了。他當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我頭額的燒已經退了。我的心的燒已經煮沸。然後我的妹妹也回來了。我們一起去跳舞喝酒。

那一天就過了。到今天，那一天已是歷史。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我的病也好了。



# 困 境

\* 陳政欣

• 這個困境，說的是華裔的困境，也是  
你和我及國家的困境。



Louisiane Saint—Fleurant, Mambo with Flowers.

我的新「波士」是布朗夫婦。這是一對西德人，就住在枳城「花地園」。這對夫婦剛來枳城不久，是近年來在枳城所謂的「自由貿易區」內興建起來眾多的外國電子工廠中一間西德工廠的技術人員。

這所謂的「自由貿易區」嘛，據我的那個亞才說，是賤賣我國勞工資源給外國人的地區。亞才會這麼說，相信是他參加了他的黨的甚麼課程或訓練班，他才會有這種想法吧。亞才常說：人是「政治」動物，應該加入政黨關心人民。所以他早就加入了我國的一個反對黨，而這反對黨就曾在報章上批評過政府，說「自由貿易區」的設立，是旨在出賣本地的勞工，讓外國人以低廉的工資來奴役我們的工人，讓外國公司來剝削我們的人工資源。這些，我不懂。我只發覺，自從「自由貿易區」設立以來，從家鄉——平安村，跑出來枳城工作的少男少女突然間多了起來。他們

有的進了工廠，有的好像我一樣，在一些外國技術人員的家裏當女傭。就拿亞才來說吧，在這以前，他總是在家裏長嘆短吁地幫兄長養豬餵雞的，但在我出來枳城工作之後，他還不是一樣投進一間在「自由貿易區」的工廠去？所以，人就是種奇怪又可笑的動物。他可以在晚上跟我臉紅耳赤地爭論說「自由貿易區」是個人工資源賤賣區，然而，明天早上他又騎着電單車到「自由貿易區」上班去了。他很矛盾，很苦悶，他的政黨向他灌輸這是政府錯誤的政策，然而現實的壓力迫使他去接受那份工資。所以，我說我不懂政治，甚至對政治感到厭惡。但亞才說：只有通過政治的力量，才能為全體人民帶來平等及美好的將來。「美好的將來」？我對他說：我手上的四百元工資才是最美好的。而他，頓時烏黑着臉，兇巴巴地瞪着我！

這些外國工廠的技術人員似乎比北海那些澳洲駐軍的軍人出

手還要大方些。在來布朗家之前，我也曾在北海的澳軍基地當過女傭。三四百元請個女傭人，這份薪水在「自由貿易區」出現以前是不敢夢想的。而今，布朗家除了給我四百元一個月的工資外，每個星期還給我一天的休假，一年之內又有七天的有薪假期，再加上年終又有一個月的花紅，所以那晚我站在豬欄外興奮地對亞才說我要到個外國工程師的家裏當女傭人時，他頓時脹紅着臉怒瞪着雙眼似乎要把我吃下去似的，但當我告訴他我將得到的待遇時，他的臉色立刻緩和下來。他說他只是擔心我又會再給人「毛手毛腳」了。

我父親是養豬的。他生下了八個兒女，而我排第四。幸虧我大姐嫁到大山腳去，所以在平安村讀完六年級後，在大姐的支援下，我才有機會轉進大山腳的一間英文中學讀書，並且寄宿在大姐的家裏。中學的政府會考失敗，我退了學，但至少，我已能以



淺白的英語與人對話。回到老家後，家裏的雜務由於有衆多弟妹承擔而輪不到我，再加上母親認為我是唯一能講「英語」的高材生，所以一些家務也就支使別人去做了。我一直在家裏空閒着，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母親說北海的澳軍基地有個機師要找個會說英語的女傭人時，我才離開平安村，住進空軍基地內的軍人宿舍去。那也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在軍人宿舍工作了三個月。那是個飛機師的家庭。提到這對寶貝，想起那不愉快的事，到現在，我還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的觀念不同，這我得承認。他們可以赤裸着上身穿着內褲在家裏走動，可以在打情罵俏時動手動腳，甚至在客廳上無視我的存在而幹那回事，我都可以爲了那份工資而閉上眼。我一直提防着那全身毛茸茸的喬治，然而還是免不了在一個晚上被環腰抱住偷襲了胸部。幸虧我那一聲殺人般的喊叫保住了我的貞操。當晚我也就離開了澳軍基地。這也就是爲甚麼亞才擔心我被人「毛手毛腳」。除了吃這麼一大虧之外，我還是能從他們那裏學習到西方食譜的廚房技巧，而這，對我再次能爲布朗夫婦當女傭，不無幫助吧。

說起這對西德布朗夫婦，人還挺不錯。男的叫約翰，四十一歲，人瘦高健壯，也沒有留起一股西方人的大鬍子。說話低聲細語，文質彬彬，與其說是技術人員，倒與行政人員的身份才襯配。在他家工作這麼久，就不曾見過他的手有污穢，或是衣着骯髒甚麼的，總是一身長衣褲明亮鮮潔。我的那個亞才，他說他也是工廠的技術人員，然而每次我看到他那堆油漬污穢的衣服及那雙黑黝的手指，我就不免想到清潔爽暢的技術人員約翰·布朗。這也許是所謂的人同命不同吧。人家可能是高級的技術人員，

是金髮白皮膚，而我的那個亞才，是土種。亞才說技術人員就是照顧機器的。想約翰是照顧機器的人啦。

至於南施·布朗，都已三十七八了吧，但可還是滿臉雀斑。身裁高瘦平板，與一般外國人迥異地前面平坦。說話挺和氣，半生不熟的英語嚅嚅吐吐（與她先生半斤八兩），倒教我這位受六年中學英文教育的女傭，在運用語言方面趾高氣揚。跟她相處下來，我倒發覺她與一般婦女不同，蠻有學問似的，尤其在分析一般時事，頗有一番見地。一天閒聊，我才發覺她是西柏林某間大學的畢業生，主修的是社會科學。難怪乎在空閒時，她總喜歡拉我下城市，而且逛的地方竟多是如菜市場、小巷、寺廟，回教堂這類的地方。起初我還不明白，暗罵她發神經去那種髒兮兮的菜市場。但看她拿着個相機東照西拍，並要我作爲中間人向各形各色的人物談話，我才明白過來，她是在做學問呢。

在布朗家做女傭，該是最舒適的了。除了一天照料三餐，及用洗衣機洗洗衣服之外，我總是陪着南施閒聊。布朗夫婦是我看見到的外國人中最保守的了。這總讓我聯想到歐洲的清教徒。他們談吐斯文，舉止高雅，絕沒像以前澳洲基地那對夫婦那樣把「性」掛在口上，表現在衆人眼裏。我跟我的「土種」亞才說。亞才卻瞪着大眼說是天大的笑話，而且還再三逼問我是否得到了男主人的甚麼甜頭。你沒看到他說「甜頭」時那種猥褻的眼色，好像我是條誰都可以爬上背的母狗。雖然亞才的態度令人反感，但想想還不是他自私地深愛着我這個人，所以我也就不去計較他那眼色及口氣了。我把亞才介紹給布朗夫婦。布朗夫婦是健談好客的，幾次交往之後，亞才也竟能操起「土種」英語應付。這確實

出乎我意料之外。更令我心中暗喜的是，亞才竟在他政黨（反對黨）活動之外，也願參加每個星期六晚在布朗家舉行的集會，更其上的是，亞才的「憤怒」逐漸消沉，不再對甚麼事都反對，不再說甚麼「剝削」勞工之類的話，而且對我也較溫柔了。

布朗夫婦很好客。每個星期六晚，約翰總會邀請他工廠的一些職員，如工程師啦、技術人員、行政書記，甚至機器操作員及女工來他家集會閒聊。當然不是一大班人。每次總是五六個人，而我就得準備這份量的茶點水菓之類的東西招待他們。他們就坐在大廳上閒聊。舉凡天下的事，不管是時事、政治、文化、音樂、風俗甚麼的，南施會滔滔不絕地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而他們總是細心地聽着。

我也不笨。我知道南施的目的。她是搞社會科學的，所以對我們的社會心態及風俗文化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她是想接觸各階層的人物，探掘各族人民各種階層人物的心理意識。這可從他倆邀請的各種民族的同事可看出他倆的目的。他們分批邀請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而且每次都能跟他們談得很融洽。這，我不得不佩服他們夫婦倆的交際手段。過後，我才從南施口中知道她是在爲她的一本叫甚麼《東南亞文化研究》的書收集資料。原來她還是個作家呢。

一天下午，她把我從廚房召到客廳去，並要我在她前面的一張沙發坐下。她微笑着說：「廚房的工作，較後才做，我有些問題要問妳。妳是華人，對不對？」

我點點頭。我當然是華人。我父親是一九四七年從廣東省南來。我母親雖說是在本國出世，但外祖父祖母卻也是較早時南來的一百巴仙的華人。

「很少有的一種現象。我發現這裏有種華人，卻不會講華語



。我是指你們的共同語言，就是那種中國大陸及台灣都用的華語。我知道，他們會講各自的方言，但他們卻不懂得書寫自己的語言。約翰跟我說時，我還不相信，以為兩個華人在外國人面前講英文，是種禮貌的表現。今早我到約翰的工廠去，發現兩個華人交談時，卻不用華語。我好奇地問他們，他們竟說不懂得講華語，而且又不懂得對方的方言，又不懂得寫華文字。你說，他們是華人嗎？」

他們是華人嗎？當然他們是華人。他們穿著都與所有華人無異，家中有華人的神明，而且還供奉着祖先神牌，一切風俗禮儀，更是十足華人化。他們是華人嗎？他們當然是華人，雖然他們的思想西洋化，聽的音樂看的電影都是西方的，雖然他們在家裏的共同語言是英語，但他們還是黃皮膚黑眼瞳。他們是華人嗎？腦海中第三次提起這問題時，我不由遲疑了下來，不敢肯定地。於是我唯有嘔嘔吐吐地說：「他們應該是華人。怎麼解釋才好呢？呵，就以我為例吧。我受過華文小學的教育，所以我能講、寫華文，但在受中學教育時，我有很多同學從小就受英文教育的。他們一句華語，一個華文字都不懂。我想，在我們的國家，是不能以華語作為標準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華人的？或者說，他們是華語上的文盲吧。」

「但他們都是知識份子。」

「當然是知識份子。我該怎麼解釋呢？或者從教育制度這角度來看吧。英殖民政府或者是為了分化及容易奴役及統治我們華人，所以在殖民地時期，就製造出兩種迥異的教育制度，並給予受英文教育者較高的權力，作為他們治理的工具來統治另一羣華人。這也是我們華人在目前面對政治結構中先天不足的悲哀。」

「呵，妳講得不錯呵！」南

施瞪睜雙眼，欣愉地望向我。

我臉紅了。但私底下，我可心花怒放。我那「土種」亞才還有些料。不是嗎？以上我給南施的回答，就是前個晚上我和亞才在樹叢下談天時，他向我分析當前我們華人在面對政治困境的根源之一。他說華人之不能團結，除了種種的劣根性外，所受的不同語文教育該是最大的阻礙。不論是在執政黨還是反對黨，總有兩股不同勢力的鬥爭存在，那就是受華文教育者與受英文教育者間的不協調。兩種教育教導出來的華人，在價值觀上就有很大的迥異。對某些問題，總是不能採取共同的步驟。還沒有共同向前跨步，就總是先亂了陣腳。

究其原因，就是英國殖民政府遺留下來的教育制度的惡果。

記得當時亞才跟我「細說」時，是多麼地痛心疾首地握着拳頭。現在，我隨口拾拾牙慧，竟令得南施對我「刮目相看」，怎不叫我心花怒放、面頰發燒？

「就是囉。約翰跟我說，在工廠內的華人，無論是知識份子的技術人員或是生產線上的女工，隱隱約約間總是分成兩派。他們之分派，並不是因為工作上的見解，行政上的方便，或是其他的甚麼利益。他們分派，是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不同。他們互相鄙視瞧不起對方。即使邀請他們來我們家閒聊，他們也是分批而來的。」

說得也是。來布朗家的客人，要不是叫喬治、東尼、約翰、蘇茜、茱麗的一羣，就是叫李華龍、張大發、陳秀蘭、林雅妹的另一羣。

從小小的工作同事間，到治理國家大事的政黨及領導華裔的社團，無時不刻都受兩種不同教育者的不同價格觀所帶來的黑影所籠罩着。如果不從根基的教育制度尋求統一的基礎，如何用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價值觀去爭取共

同的利益呢？即使能一時同心協力，那也是在利害權益受到蝕食時所調整的步伐，但是基本的價值觀還是迥然相異，這又如何去尋找永恆的團結？

以上這些見解也是亞才的「牢騷」。這是亞才的看法，還是他的政黨的見解，我不得而知，但我是想不出這種論調的，所以在此聲明。亞才的話在我腦海中流竄，但我卻想不出如何向南施表達。

倒是南施，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亞才所說過的話：「如此說來，在當前你們國家政治構造上，你們華人這一缺陷，倒是另一族人最好利用的武器了。約翰說，你們不止在政治上鬧分歧，就是在信仰上也是多頭的。你們有玉皇大帝的天堂，同時也有如來佛陀的極樂世界。從長久利益的角度來看，這該是你們華人的悲哀。」

她這麼說了，我只有笑笑。我如何去反駁，有甚麼可反駁？雖是不願承認的事實，但也距離事實不遠。

我只有「哎 哎 哎」地支吾幾聲，然後站了起來，一臉靦靦地說：「南施，我得去弄飯了。以後再談。」

她卻不理睬我，埋下頭，手上拿了支筆，在本筆記上龍飛鳳舞地寫了起來。

幾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天晚上，布朗家來了兩個客人。這兩個人都是布朗工作的工廠內的工程師。一個是研究室的喬治李，另一位是生產部的張大發。從兩個人的名字，人們就能一目瞭然地知道他們身受的教育背景。他倆以前都曾來過布朗的家，所以我還認識。

那晚布朗夫婦都在家，四個人坐在客廳閒聊着。

我替他們送上了啤酒、冰塊及些花生鮮菓。南施拉下我的手，要我坐下，參與他們的談論。





Prosper Pierre-Louis, Loas.

在布朗家工作衆多好處之一，就是他們並不把我當下女看待。

這時約翰正一手拿着啤酒杯，一邊說着：「最近，我們收集了些你們國家當前教育的資料。我發現到你們華人家長也分成兩派，一派把孩子送進以華文爲媒介語的華文小學，另一派卻把孩子送進以馬來文爲主的小學。以我這個外國人看來，這種教育制度與以前的殖民政府的政策沒有兩樣。最終還是製造出兩羣價值觀不同的華人來。也就是說，一羣是不認識華文，只懂英巫文的華人。另一羣是，可能懂得華英巫的華人。我覺得，華人不懂得華文，就缺乏一種凝結力，人與人之間，總會存着種隔膜，這，對你們華人還是不利的啊。我這麼說，喬治，你別見怪吧？」

「沒甚麼，這只是在小學的教育而已。我是認爲，既然已認同馬來西亞的公民，最主要的還是懂得馬來西亞語。這不只對未來生活有利及有保障，而且也有利於全國人民的團結。至於華文，老實說，我父母一代都未曾讀過，他們還不是一樣生活得很舒

服。就拿我們華人執政黨的總會長來說，他還不是不懂得華文？」

我向張大發睨了一眼。他正低着頭盯着雙手捧着的啤酒杯沉思。這就是我國華人社羣的真實寫照。當一大半的華人在推動着講華語運動，爭取把舞獅、跳紅網舞列入國家文化的同時，卻有另一半的華人在仰慕英國皇室的婚禮，或是聆聽震耳欲聾的西方音樂，當華人社會領袖在歡宴上大聲吶喊「飲勝飲勝」或「孝親敬老」的同時，另一羣華人卻在酒家吃着西餐，以英語談論着扶輪社獅子會或青年商會的會務。把這兩羣人集合在一起討論要爭取華族的利益時，最先發現的難題：就是要爭取甚麼。兩羣人眼光望向兩個不同的方向，還未起步，裂痕就已在心底蔓延伸展。「土種」亞才總是對我說：華人，難啊，難啊！

「但是，」南施插了進來，「我也注意了你們中學及中學以上的教育政策。我發覺，無論是國民中學還是華文的中學（不談獨立中學，這是我以後還要研究的目標），他們所授的課程還是

一樣的，而且都是以馬來西亞文爲主要的媒介語，作爲外國人的立場來看，這種政策，倒有利於你們華人的團結。幾十年後，至少不會看到有不懂得華文的華人與不懂得英文的華人在交談時擺手舞腳的情況，」南施說到這裏，不禁笑了起來，同時望向張大發：「原諒我，張先生。我這麼說，你或者會以爲我漠視了你們華人的尊嚴，拋棄了你們的母語及你們的根。但老實說，從功利論上說，不容忽視呵。」

「這就是我們華人的困境，」張大發抬起頭，眼神陰郁地說：「自從我們華人接受馬來西亞語爲我們國家的國語，我們就得接受國語教育的事實。馬來西亞語將是我們語言的主流，這不必去爭論。我們只希望保留我們的文化，我們華人的思想，我們的根，所以我們盡量給我們的子女華文教育，即使是六年的小學華文教育，我們也不容放棄。」

「你所說的華人困境，或是保留文化思想及根的願望。」約翰微笑地瞥下喬治李：「我想這只是你們這一半華人的困境吧。至於喬治他們另一半，我想，他們的困境是在於經濟政治教育方面的平等。」

約翰說的也是。像喬治這種人，經濟政治的蛋糕分得勻才是主要的問題。

「老實說，」張大發嘆了口氣：「從長遠的時間來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一代二代三代之後，我也不敢樂觀。船已航出大海，而手執輪盤的不是我……」

「土種」亞才說過：今年進入華文小學的數額略爲下降，相反地，國民小學的數額相對增長。亞才說過：華人社團領袖在華文報章高聲呼吁，英文報却隻字不提。亞才說……

「喂，你，發夢呵，」坐在旁邊的南施推了我一把：「說說你的看法。」



「說甚麼？我甚麼都不懂！」我聳聳肩，我想起亞才。如果他這時在場，他會說些甚麼？最後，在我腦壁上映現的，還不是他右手握成拳頭，狠狠地向左掌痛擊，然後，低下頭，長長，長長地吁了口氣的形象。所以我說：「我不懂我不懂。還是談些更有趣的題目吧。」

他們四人看着我發窘的顏容，不禁地哈哈大笑起來。

「好吧，我們就談談別的，」約翰把桌上的啤酒斟上，邊說：「據我們的觀察，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勢力、華人都在走下坡。若不振作，前途可就坎坷多舛了。」

「這倒是真的，」南施接過酒杯：「每當我與你們年輕人接觸交談，總有這樣的一種印象，即是在談到未來國家前途時，一班有思考力的馬來年青人，無不抱着滿懷的信心，興高采烈地期待美好前景的到來，反而是你們及印族子弟，總是對未來抱着懷疑的態度，有的更頹廢喪氣。」

「憑良心說，就以你們外國人的眼光來評估，你們會承認政府在執行任務時有所偏差吧。」喬治李吞了口氣說。

「這倒是事實。我們到這裏來設廠。在勞工的問題上就面對「固打」的限制。但反過來說，重組社會的經濟結構，總不免有感到被「剝削」的一羣，及受惠的一羣，也免不了有苦悶的一羣

及振奮的一羣。」約翰回答說。

「問題是，當某一羣人在政治及經濟上佔了優勢後，他們會不會心甘情願再去尋覓平衡的均勢？我們都是抱着懷疑的心理。」張大發抬起頭，眼光炯炯地望向約翰。

「這就有待於你們國家領袖的素質及你們本身的奮鬥與爭取了，」南施接口說：「以歷史的觀點來看，社會結構的重組是免不了的。問題是在重組的過程中，必須有勇氣無懼的糾正。糾正偏差的力量掌握在你們手中。所以人才素質的塑造，才是你們社會當前的急務。從我收集這些資料，很顯然地在這些年來，教育政策及學額的偏差，確實會傷害到一些人的感情。但一味自艾自責，也不是辦法。」

「談起這些，實在令人喪氣，」喬治李嘆了口氣：「我們的就業或創業的機會每一年都在萎縮，我真不敢想像……」

南施的眼光又望向我。

她又期待我發表意見了。但我又能表達出些甚麼？我本來以為他們會談些更有意思的問題的，那知他們又談到經濟政治的領域去了。如果談音樂談文學、談電影、談服裝不是更有趣？其實也不盡然。我了解布朗夫婦。只要有他倆在，他倆就忘不了會掀起我們大多數人掃在地氈下的問題。然後就是一番探掘發問。他們的目的是在於寫一本社會研究的

書。如果談到音樂、文學或者服裝，他們一定會聊到我國文化爭論的課題。而這些課題，是多麼的令人頹廢苦悶沮喪。

一時之間，我感到無比的疲憊及厭倦。

我抱歉地對南施說：「你們繼續談吧。我感到不舒服，想先休息了。」

我可以感到他們的視線射在我的背上，但我這時想到的是亞才那苦悶、悲哀的顏臉，及無數無神失望的眼瞳。

那晚他們談到凌晨二時。

\* \* \*

三個月後，南施告訴我，約翰在下個月就要調回西德總廠去了。

在踐別晚宴上，張大發悄悄地告訴我，約翰是因為在工廠內表現太差，被董事經理炒魷魚炒回西德的。

外國人也會被炒魷魚？我從不曾想到這點。

其實，約翰及南施的興趣在於社會文化的研究。張大發悄悄對我說。「他們人不壞，很關心我們的心態及困境。從他們那裏，我看清了不少的問題，也學習到不少的知識。離開我們，實在很可惜。」

當然可惜！雖然他們付給我三個月的遣散會，但我終究丟失了一個月四百元的好差使呵！這當然是很可惜的！



# 皇后的頭銜

\*葉 蕾

\*葉蕾，陳政欣的太太。

•我驚叫一聲：「我看到一條龍！」

母親聞聲失笑道：「龍？要是真的看到龍，妳就成爲皇后了。」

大雨如注／水墨畫／陳其寬作



屋後有個張天師神廟。

每年張天師神誕，當地居民就會合資聘請酬神戲班來演出，十分熱鬧。

那時，母親總要忙着打電話，邀請阿姨和姐姐來看戲。然後搬出蒸籠用具，做些潮州菜粿，以便膜拜張天師後可以用來招待親朋戚友。

母親在做菜粿時，我們就翻出一年前擱放在屋後那張長型的特製椅子，洗洗刷刷，再和哥哥合力把椅子扛到戲台下，佔個好位子。讓遠方來的親戚，晚上可以安心在台下觀戲。

每當屋後的戲台傳來開場的一響鑼聲，我的整顆心就活躍起來了。

我最喜歡看伶人穿着閃閃發亮的戲服，上面綉着花呀，龍呀鳳呀，十分耀眼。

我常常和幾個同齡的孩子擠在後台上，看伶人如何逐步化粧。她們在前面擱着的大箱子上擺着個四方鏡，就這樣坐在木板上把整張臉撲上白粉，然後抹上腮紅，細心的描起兩道柳眉和眼線；搽上口紅，梳起髮辮，一轉眼就成了個美麗嬌俏的大姑娘。

伶人化好粧後坐在木箱上和人聊天，濃重而動聽的潮音常在

我們的心上重復又重復。

那時流行上演宮廷戲，總是正宮娘娘和西宮爭風吃醋，而引出許多曲折的劇情。

每次看到皇上入眠後，頭上常有一條搖幌的龍守在床榻前。母親就會說，龍是皇上的替身，古代的女人要是看到龍，就表示她好運已至，有機會入宮當娘娘去。做了娘娘，就享盡富貴榮華。

三天酬神戲很快就期滿，戲班遷走了，留下空洞洞的戲台。我和阿華仔他們就上台去，學着伶人如何挪開蓮步耍一耍水袖，阿華仔要做皇帝，我一定要爭做正宮娘娘，不做西宮，因爲西宮沒權勢，時常要藉着美色和嬌嗲來慫恿皇上，害了許多人，是我心中最討厭的角色。

有一次我們又在戲台上演戲，忽然下起雨來，大家爭相跳下戲台。這時雷聲一響，我剛好奔跑回家中，回頭一望，天際中電光一閃，我驚叫一聲：「我看到一條龍！」母親聞聲失笑道：「龍？要是真的看到龍，妳就成爲皇后了。」

當然，這是一則古老而美麗的傳說。但無可否認，在我當年幼小的腦海裏，富貴榮華以及皇后的頭銜，是何等耀眼的誘惑啊。



# 遠岸有夢

\*子桑鹿

- 先祖們的遺跡逐一亡失，三寶山上的亡魂，以及荒蒼的古墓，在野草的浪潮裏，在蚊蟲的生生滅滅中，淒淒涼涼。幾代之後的孩子，大概只能以想像和流傳的故事，去緬懷祖先那些激烈的辛酸和驕傲了。

九月底，我旅遊之後回到學院。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事。馬來亞大學依然陣雨斷續而落。驚覺愈開愈密的黃花，已灑滿樹頂如雪壓枝梢，毫無顧忌的展示她那憤怒之姿。

這段日子離開學還有幾天時間。我常帶着泰戈爾的詩集或者未閱畢的《戰爭與和平》在校園裏到處閒兜。那日子，我對大學嚮往的情緒還熾熱得很。每遇小風驟吹，花葉撲我一身，數百瓣的小黃葉抑或數十朵數十朵的黃花，紛紛飄墜。遠近處皆是細葉碎黃隨風逐舞，令人深深感動，常以為自己溶入了大自然的蕭瑟之中。在一個山坡下的向晚，面對幽暗而慢慢分不清甚麼是樹色和花色的風景裏，我習慣地憂思悵恨起來，以及追索着一些甚麼。

幾個夜央冷冷的九月，我來回走着。路上一列列燈火並立。眼前身後盡是街燈，瘦而蒼白，把年輕的體格推倒在我跟前，化為朦朧的影子。可憐每個人類的生活皆有一團黑影。一份屬於無法詮釋的無奈。這倒教我憶及苦澀而迷茫的年華、和年代。

不知上幾代我的祖先怎地把燈掛上，卻照不亮這一代的時代前景。幾百年前，我的民族在這片國土上曾經付出的心血，那埋葬了的榮譽，已難在歷史文化裏尋得。先祖們的遺跡逐一亡失，

三寶山上的亡魂，以及荒蒼的古墓，在野草的浪潮裏，在蚊蟲的生生滅滅中，淒淒涼涼。幾代之後的孩子，大概只能以想像和流傳的故事，去緬懷祖先那些激烈的辛酸和驕傲了。

遠處的星光，有神話，有漢唐，卻沒有安寧的土地，或者一灣安全的小港。多少年來，我們這一代便一直如此的趕路。是誰築起今天這樣的小路，要上一代接下一代的走過去。鄉音愈來愈淡，鄉夢也愈發清閒起來。事實上，許多人已厭倦這類種族分化的生活方式。我相信，有許多年輕一代的孩子，已開始消極地依向表憤的信仰。

## 2.

晴朗風高的夏夜。藍星總愛躲在遠遠的淡墨裏。我記得無數個踏月走回第五宿舍的滋味。滿天的藍星白星星月兒的私語。風吹着路燈吹着黑髮。我訝異風竟也悽憤似的道上奔行，寂寥彷彿一個忘情的流浪漢。

我無意提起古代。依稀望見一盞燈籠的火跡搖曳。在夜已是那麼沉深的時刻，我願意手提竹紙燈籠摸黑的趕路。我清楚知道及瞭解現代人矛盾，脆弱而醜惡的心靈。倘若我能夠重返百朝代興的長安城，走在千古孤寂的萬里長城，我都願意。若我能夠，就以一把古代的火去焚醒今世的

淪落。身旁無故刮起的夜風，依舊像個失魂的漢子。遠岸的火線，迅速地消失了。

提起古代，便也勾出了驕榮與憐傷。長城的築起和華夏民族的興起是一致的。聽說，那是輝煌無比的朝代，但在歷史的漩流裏，如驟爆的煙火，才開始，就沉默下來。愛好和平的，我慶幸自己是善良與智悲的民族。然而再機智的生靈，也有徬徨迷失的年代。

長城誕生前後，中華民族的統一和滅亡也開始替代。從此胡蠻之民紛紛南下。從此，我的民族便開始掙扎在取與捨的悲愴裏。到處逢飄的蒲公英，竟是建築長城的民族。那一羣羣投奔而去，痛飄異邦之花之民族。最後散落在世界各土地上。有者榮耀的生活，有者卑微地偷生。自此和母親的臍帶一水天涯相隔。離開長城的土地即是失去母親的呵護。岸外的海洋，幾代以來始終是海外華僑血淚流淌的去向、與歸宿。恰似所有的江流淌向怒海，而江海從不溢滿。

讓我來想像。兩三代以前，我們的祖父在海上遭受海浪的凌欺，登陸後卻遭到人類精神上的侮辱，當初他們在南中國海的那一岸上猶豫着去留的挑戰，沒料到他們的子子孫孫，百年後卻在海的另一岸上遭遇同化的精神強





暴。長城曾經是一條血的引證，引證一段段萬馬千軍互相殘殺殊滅的歷史悲歌，這過程是中華民族從榮耀富貴到荒腐衰敗的血脈。身為海外華裔一份子，我只擁有一個絕對的權力，那不外是嘆息與自怨而已。

3.

十月開始代替九月。這已是一九八六年以後的記憶。我又回到講堂，回到古代的世界裏鑽讀一些華夏民族的東西。想一些關於光榮，關於荒淫的歷史。這乃是一種奇妙的經驗。

十月的雨水，是往年的故事，纏綿依然。對着山山樹樹，每陣風雨都是一頁動人或傷人的故事，嘩啦嘩啦地盡情細訴。有一晚聽完反對黨領袖林吉祥和執政黨巫統的代表安華的辯論會後，步出馬大高級學術研究學院時，一場豪雨剛歇不久，我趁興踏夜歸去，那夜的心緒是複雜低濕的。感覺到一種不能被驅逐、壓逼着的歲月，一路遺落在過去與未來的路上。想起國陣一種語言，一種文化的政策，不把國家建設在多元文化的基礎背景上，相信許多人的感慨是一致的，甚至近於悲憤，想及我廿餘年的青春，政府能夠美其名說是爲了國民團結，可我要借甚麼理由爲無依的年華感到驕傲呢？

我感到須要去第五宿舍走走

。很久沒去那裏站在全馬大最遼廣的草場，以及壁球室，游泳池和網球場。冷冷的濕霧之夜，很久不曾轉入那條小徑，經過一個三叉口，夜彷彿更加寒冷不已。宿舍樓閣在前方等着，一座座像四方城的建築物，三幾盞燈散發出像似溫暖的情感。

那夜回首望身後一列街燈下的柏油路，補補貼貼的，人生短促，卻又不盡如意，山道嶮崎，長城也已屹立了兩千餘年，才廿多個年頭吧，在這半島上，前代的道路已殘破，而現代的，卻容易使新一代迷失，甚至輕易使人憤怒，或是默默地茫然。完美，如果人類真的在乎妳，那麼人間該有個美好的開始，宿舍外一棵老樹，散滿一地細碎的黃瓣，那夜冷而孤單，臨睡前寒雨再次散灑，滴在黃花路上，打濕了整個首都。

相傳屈原在千年的古荒時代曾流放漢北，帶着他的神駒和僕人逆江北涉南遷，不知可曾望見築長城的那脈羣山？離騷、天問、涉江、懷沙、抽思、桔頌、哀郢、思美人、招魂。我倚在窗前，窗下不是放逐之路，卻教人懷想屈原的詩篇，以及串起羣峯的古長城。

「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棲息在秋海棠葉脈西北部的萬里古城，你們之中有誰不曾神往過，且熱誠的懷想起，一堵或許一生也踏不盡的長牆。我必要走過去。獨個兒走一段古老的路程，靜靜地看看，到底長城是躺着還是倒着。我神往，而它卻是一開始就不曾騰雲吐珠的，被古老民族喚爲巨龍的古長城。再偉大的建築工程也只是一個神話故事，徒留一份讓後世驕傲，但卻空空的記憶。

從古城的羣峯到羣島散佈的東南亞，有許多民族聲稱那是他們的羣島，是那片土地的土著，可是他們的記載歷史只有那麼幾百年。在天后宮的大殿裏，我想着吸取學識的悲愴和喜悅。前兩月的一個傍晚，夕陽在遠方攀不住山頭而將快滑落的時刻，我在大殿的香鼎前，攝了一張一個女子祈禱的照片，結果在全國大學攝影比賽中得到第二名。再次站在鼎前，心中輕輕流過一陣自然的悸動。廟裏的煙氣嫋嫋，龍鳳立在飛簷之角，傲視大地。身在堂皇的殿寺裏，在一座山的巔頂，面對冰冷的神龍，俯視年輕的一國之都府，心悸起自心坎。淒淒戚戚的焚香昇上，纏繞如根。鼎前，我此刻的心願——乃爲不能騰雲弄珠而哀憤的神龍。





## 朋友的信

「其實你想寫稿嗎？」

你問自己，忽然笑起來，因為想起張艾嘉的新帶。你愛我嗎？「無意的流行在你們之間。」你再告訴自己。年輕的朋友來信告訴你種種關於生活關於張艾嘉。

然後你回答自己：只是一種情緒。太多的情緒，你喜歡這樣說。是真的，你喜歡和自己討論關於情緒的話題，譬如今日從朋友信裏知道原來伊人還在，你忍不住有些愉悅；放了學急急回住處，換下衣服坐下，拿起筆——反而不曉得說甚麼來着。

風扇旋啊旋轉，你想起旋轉的木馬。拿杯子去洗澡間擬洗乾淨裝些水喉水回來喝，怔忡間卻拿着空杯子又坐在房中唯一的椅子。呵，你又告訴自己：「風扇旋轉的是雨水。」那些聲音，有多少人曾經如此誤會？

旋轉的木馬是說一些年輕時候，也說一段那時候的戀情，延綿——

其實你在寫稿嗎？

沒有，你只是習慣性的發愣。任思緒縷縷。

## 隨便聊聊

你想寫些甚麼，呵，沒有情緒。

坐下來，抽一支煙——抽煙並不是壞事哩。你側側頭，是的，抽煙也無意的在你們之間流行着。要說你抽煙的歷史麼？呵唸着書時，或更小時見房東與自己平年的小兒子抽煙，那時你也說——燒煙燒煙。哎，無聊吶，說抽煙。

而煙已抽完一支。

曾經你想擁有一個合心水的煙灰缸。可是在這塊地方，煙灰缸也若鞋子一般難合你心意，所以你總長期穿着同一雙鞋子至破爛。或只穿拖鞋。現在你用着一個小小巧巧漂漂亮亮的鐵罐子裝煙灰。

要不要替你的文章取個題目？談抽煙？啊哈哈。你又笑。抬高風扇下頷；風扇仰頭。是的，你不喜歡這種風扇。可是不開着房子裏頭悶熱；你沒那麼志氣一嚇，這也牽扯得着志氣？你又笑。想起你曾經寫過：決定了，今日心情良好。

你方才寫了墨字，你極喜歡

● 伊海安近來努力讀書、工作、存錢。

## 伊海安散文五則

墨字。可是沒有大一些野心一成爲書法家。你一直頗甘於淡泊，而且一直這麼要求，讓一切至簡單。譬如畫畫，你也只限於喜歡，沒有大一些野心；是的，你忍不住又輕牽起嘴。只是因爲懶。

收音機在唱音樂。在你來不及寫下時，唱完了那曲你鍾意的——讓我們跳吧！你這麼翻譯。英文裏是 Let's dance。一度你喜歡那唱的人，大衛寶衛兒，現在，其實也仍然喜歡着，爲了那僵屍的牙？啊哈哈。

險木地板跳動。小時你和弟弟在床上摔角。

人們都喜歡在床上玩鬧吧？笑。

你和弟弟還捉了螢火蟲關在蚊帳裏；看星星慌張焦急。

你回頭，咦，幾時開着房子的門？外頭是黑夜。

你開着收音機，其實甚麼都不聽。一向是這樣的，你們無意的做着許多事情。

## 愛情 一

其實我不覺得這是甚麼了不起的愛情。可是想找個人說說總行吧？

我日日早上遇見她——沒啥稀奇？本來就是。愛情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我要愛上，便愛上了。

她永遠和一個胖胖但面容可愛的女子走在一起。我相信是她姐姐，抑或她妹妹？肯定是姐妹。有時就在學校附近，我的學校附近，她們經過。有時在過馬路



● 以前老大教我在班上找個漂亮女子戀上，便日日想上學了。我做到了，雖然女子不在班上。

● 我相信日久生情，也相信一見鍾情。

時，或者在學校與過馬路之間的路途。我們相見。

每個早上我們相遇，空氣涼涼爽爽。天空灰灰暗。

她們總說着話。我並不顧忌，我喜歡看她。她的臉白淨、平和、甜靜。說着話時沒太多表情，我只覺得她在微微笑着，總是想多大年紀？高中一吧？與我同年。我甚至以為她與我同樣靈魂。她的神情。

以前老大教我在班上找個漂亮女子戀上，便日日想上學了，我做到了，雖然女子不在班上，雖然我也沒逃過學。

週末我並不焦急，反正明日見得着，小別勝新婚呢！

偶爾她們會望向我，那時她眼神必定有些惘然，我知道，因為我如此感覺，而且我漂亮是公認的。正正經經的漂亮，齒白唇紅，姐姐說我眼睛最漂亮呢！

我從沒缺乏信心，也不自負。我明白，我不會那麼愚蠢，我一向讀書用功，閒時看書聽歌拉手提琴看電影。我甚至學篆刻，雖然她不會知道這些。

我只要求週末以外的時間能日日見着她。

也許我們現在不適合談戀愛。但我自信他日我們必會相戀。

今日我也見着她了，衣肩的頭髮紮個馬尾，非常可愛，愈顯得甜美。趨近之際她忽向我微笑，我微愕，她們已走過，呵。

放學時我抄小徑，只見心血來潮，見一孟加拉人屋子，老人龐大的身軀橫躺在走廊帆布床上，兩個孩子繞着床嬉鬧。我仰頭，陽光耀眼。然後——如你所料

，我見着她。單獨走在我對面。我站住腳。

一切都很完美，到這裏就夠了。

## 愛情二

我相信日久生情，也相信一見鍾情。

就是那個女子，日日傍晚坐我們攤子吃雜飯。

今日穿一件白薄紗長袖衣，米色碎花裙子，下擺白色厘絲。我極愛這個女子穿衣的品味，雖然我不懂這些撈雜子服裝；她讓我感覺心平氣和。

女子吃飯時腰挺得筆直，跳舞的效果，骨架子漂亮，胸脯也漂亮，淡淡的印着薄紗衣。這種地方竟然有此種風流人物。

年頭二月女子在這裏出現，我立即驚艷胸目了然。愛上。

我知道這女子是老師，喜看書會彈六絃琴與鋼琴，跳健身舞，偶爾在吉隆坡中心看電影。不喝白開水，喝茉莉香片。不用人告訴我，我自會知道，我甚至知道女子用甚麼牌子香水。每日這個時候女子走着來我便聞到那種味道，我心的跳動便異於平常。

我愛這女子？是。達何種程度？沒有。

女子偶與一美少年同坐吃飯，兩人姿勢一個模樣，一口一口飯放進嘴裏，咀嚼良久，兩人都不能喝水。吃完飯立即離座。吃飯通常歷時半小時，我知他們回去房裏必有茉莉香片涼着，女子喝涼的茉莉香片。

我沒有妒忌那男子。

一日捧四碟雜飯從女子枱邊經過；我喜歡走近與走經女子，當然——聽見女子說：

媽說你書要不唸就算了。

聲音微沉。動聽。感性，這種聲音就叫着感性。我知道她會是這種聲音。

方知美少年是女子弟弟。但若是其他人我也不會妒忌。永不。

我極愛這女子。

女子背後有一段與常人不同的故事。在這裏出現我早已意料，也早已愛着她。

我相信愛情。

## 坐車聯想

今日我回家，坐在巴士上我看出窗外；方才我在閣樓內雨下過了嗎？馬路與天空一般濡濕，還有那濡濕的空氣。

Drink a round to Jesus Christ,  
who died for Irishmen

今日我聽了一首這麼樣的歌。可不可以說，許久以前我曾是基督教徒？

下車，轉車，一個紅格子襯衫的男子與我同上。挺漂亮的一個人，夜裏那格子紅顯得耀眼。以前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女子朋友，日日與我走在路上看漂亮男子。

有時車子停在交通燈前，我捧着書看，看自己寫的稿。看別人寫的稿。想一些人。

空氣涼颯颯。

我想寫一個小說。幻想的。

到站，下車，回頭望車尾的紅格子襯衫美男子，——啊哈哈——他正抓住自己頭扭骰子般扭！



## ● 李國七散文二則

# 寄給美麗的一串鄉愁

● 十七八歲已經過去許多了，我們都從幻想中解脫出來。

某次，我為鄉愁寫了一篇散文，長長的幾千個字。我叫它做美麗的哀愁。也不管有沒有人讀到它，或許讀着讀着時，有甚麼感受。只想記載下心事的風雨，讓它滴滴答答，或者嘩嘩啦啦，其他的就不去管那麼多了。當時我航着的海洋跟天一樣藍，跟眼睛裏的愁鄉一樣藍，就像無端端打翻的一罐深色藍漆，格外醒目，在蒼白的生活中叫人不忍目睹，卻偏偏被吸引著。當時你又在哪裏呢？

真懷念那把泥濘中捉魚摸蝦的日子；或許某個午後跳進清水河流的游泳；或者穿過剛收割好的田埂，一步步走向夕陽後面的家。噢，一切在我不再回去的時候，忽然美麗起來，美麗得叫人牽掛，使人哀愁。其實那些日子也有不美麗的，卻偏偏記著一切美麗的。

對了，還有那回十八歲的第一個晚上，剛考到摩多執照，一個人進城去趕一場半夜場電影，然後宵夜，全部月光和樹影交疊得份外美麗，有黑暗也有光明，跟人生一樣。而在臨到家的小徑上，小雨忽然灑落，小小點，可是在未到家前偏偏淋溼了整身。後來我着寒病了整整兩個星期，母親說是撞了邪，姐姐說我沒有外表看來的強壯。可是，我是快樂的。

那時候日子總是快快樂樂。生命卻過得朦朦朧朧，彷彿沒有

甚麼深刻的印象，也缺少特別的事情發生。倒不感覺到悶，或者無聊，或者寂寞。不過很想揸着吉他去流浪，那時候還沒開始看三毛的書吶。流浪例如在一個有風的黃昏跑過一段有花有樹的小路，驚起一種微紫色的蜂鳥，在夕陽裏，點點紫色就是一場紫雨，在晚風中流竄，覆散開來。運氣好的話會發現躺在野花中的一朵山胡姬，或者是玫瑰，還有數葉好嬌好嫩的羊齒植物。忘了去數有幾回好運氣，好像好多次好多次就是啦。在回家後臨睡前都還感覺到鳥語花香，就不去亂猜明天的天氣，或者狗叫貓叫的壞預兆。

十八歲然後流過了。時間就是一條永不回頭又疾流的河。那年我只來得及學會啃書，為了一場又一場的考試。還有就是用含有薄荷味的肥皂，用過之後那股味道久久不肯消失。我喜歡嗅那股味道，浮浮懸懸的。我的十八歲是非常陽光的。

然後，你知道的，我選擇去航闊闊的海，那時候剛剛遇見了你，甚麼都還未發生，我也不會揣想會發生。那是我第二十一個生日，你陪着一些我熟悉的朋友來為我慶祝，大家鬧到很夜才回去。你記得嗎？我們一大班人闖進夜燈的行列，一路喊喊叫叫，一邊大聲講一邊大聲笑，夜給我們吵醒了。一直在街道走着的我

們，一個個的回去了，你是最後一個，伴我到最後。其實你回去那時已經不是晚上了，太陽正打開第一扇窗子，光明走了進來，天上的月亮與星星都失色了呵。而路燈一盞隨一盞的熄滅，遠處傳來一陣陣的車聲，城市的夜總是給機器叫醒的。你說你很懷念鷄啼才天亮的時候，對嗎？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原來伴我走了一整夜的你，註定要伴我走下去。我不敢說是永遠，可是，總算也走過了許多日子……到今天。

之後就是一連串地跟考試作戰，在燈光充足的圖書館或書房讀着參考書，啃着堆積的筆記本。可是，感情的事也免不了發生，慢慢就習慣了對方的存在。感情是相當腳踏實地的，沒有再作夢，或者說太多的夢話。當然也不去允諾，或是海誓山盟一番。十七八歲已經過去許多了，我們都從幻想中解脫出來。

而後來，我就走了，離開相識的山城，去航整年的海。日子一天過一天，懷念與牽掛一起到來；感情的事就像天際的圖案，多麼古老不變。所以，我一直唸着你的名字，就像以前一樣。不過，現實的我是可以回去的，只要你肯耐心等待，不像一些神話結局，既淒艷又絕望。是囉，希望長久的鄉愁以後，我們的結局是美滿的。你說是嗎？



●李國七在工藝學院唸航海系。現在是實習階段，環遊世界。

# 日子

只是我一個人，在艙中寂寞。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中午，剛從十二點的當班回來，忽然很悶很悶。做日工的已經工作去了，當班的當然也往引擎室裏去，也不管溫度的升高與機器操作的噪聲。是不是這樣？寂寞叫我想起死亡，那永恆的靜默。可是風還是吹拂的，不知從哪方起程，飄呵飄的，就邀浪一起拍打，擊在船舷，從艙中用心聽著，彷彿遙遠卻那麼接近，又一聲出力一聲無能。像許多年前一些馳摩多去趕一場又一場半夜電影的夜晚，穿過一段靠海小路，只有一陣陣的風與浪聲。到家好久，幽幽的風嘯浪鼓還伴著。有時睡去就會作夢，夢裏是一座寂寞海灘，藍藍的天連著海，一直到天邊。只記得有風，有浪，就忘了去捕捉有海鳥或否。好像是沒有。

現實的遠航也是很少看到海鳥，它們只在離土地不遠處才出現。而貨輪總愛在深海中游行。起先我總是守望海鳥的影踪，往往守到日落還未等到。久了就不去守候了。叫自己以看到日落而心滿意足。海上的日出日落很好看，最好的形容詞是燦爛，因為所有的顏色全部直接照射，倒影在水面成一幅美麗的畫。可是長久的單調景色叫人興緻全無。近來就不甚麼看日出日落了。好像只喜歡呆在房裏泡小說，寫字，畫幾張壞畫。也聽一卷又一卷的聲帶。譬如靠港時買的蔡琴聲帶

，聽了一回又一回。有一回想起在家時，一卷聲帶只聽一次就擱在一邊，思想不禁停止了好一會。也說不出是甚麼滋味。又有一回，讀著剛收到的《蕉風》、《椰子屋》，現在只有《蕉風》、《椰子屋》罷了，懷念與牽掛一道出發，半島的一切一切就回來，原來它們一直不曾遠走。

當然也不只擁有《蕉風》與《椰子屋》兩種雜誌。艙內許多在台灣、香港、歐洲購買的；還有三四本日本的文藝書藉，插圖很美的那種。可是，只有《蕉風》與《椰子屋》才夠馬來西亞味。有很熟悉的作家的文字，也有一連串新名字的新作者。畢竟我許多昨日的故事，發生在蕉風椰子屋裏。美麗的，或者不美麗的故事，都叫我耿耿於懷。也有兩本馬大學生的作品，都是若隱寄來的。忽然很想回家。到十七區那班馬大學生處坐坐，撥一個長電話給鍾可斯。運氣好的話他們都有空，也就不嫌棄打擾。對了，也許還會碰到一些久已聞名卻總不會會面的文友。譬如傅承得、陳強華他們，可以談長長的文學……要不然返到年尾喜歡下豪雨的東海岸，去經歷一場又一場的風雨，參加自願團向雨季的災民伸出一雙同胞的手。只有那時候才會忘了膚色問題，忘了種種種族利益的衝突。我喜歡有難同當有甘共享的感覺。

家裏不知怎樣了？丁加奴的



雨會不會下得比往年大？就像我在瑞典穿過的那場雪，嚴寒會不會無處不在？不過，我相信再大的雨只能帶來絲絲涼意，絕對不會跟冬天的雪一樣冷。它只會為炎炎的長夏國度增加少許清爽。還有家後面河邊那段小路的幾棵番石榴，是否快快樂樂的開花、結菓。然後安心的讓小孩採吃。我曾經是其中的一份子，總愛跟河水泥濘作伴，捉魚摸蝦，餓了就爬上番石榴樹。那是自然給我們的糧食。日子非常愉快地過。我以往是很野的。現在就安靜多了。見我的人總說這男孩好靜，靜到可以守着一個艙，孤獨一整天。再這樣下去就會化石啦，他們說。

其實我也不會刻意的孤立。只是開始時工作很忙，一回艙就疲倦的倒下。一天當班八小時，加上偶爾的超時工作，回來洗澡洗衣收拾艙就一天用去十四五小時，就不想再開聊。且貨輪上的生活圈子這麼小，來來去去，人物是非，只繞着五十五張面孔運行，一旦失言的後果，真不敢想像。還是讀我的書，聽我的聲帶，也寫很散文的信給半島的朋友。然後，再醒來新的一天，人已在一座陌生的城，等著我去探索、瞭解。彷彿所有的風花雪月又回來，不必再面對一天數小時的引擎。彷彿去到人多的地方，熟悉的感覺又回來，就像我不會離開家來遠航一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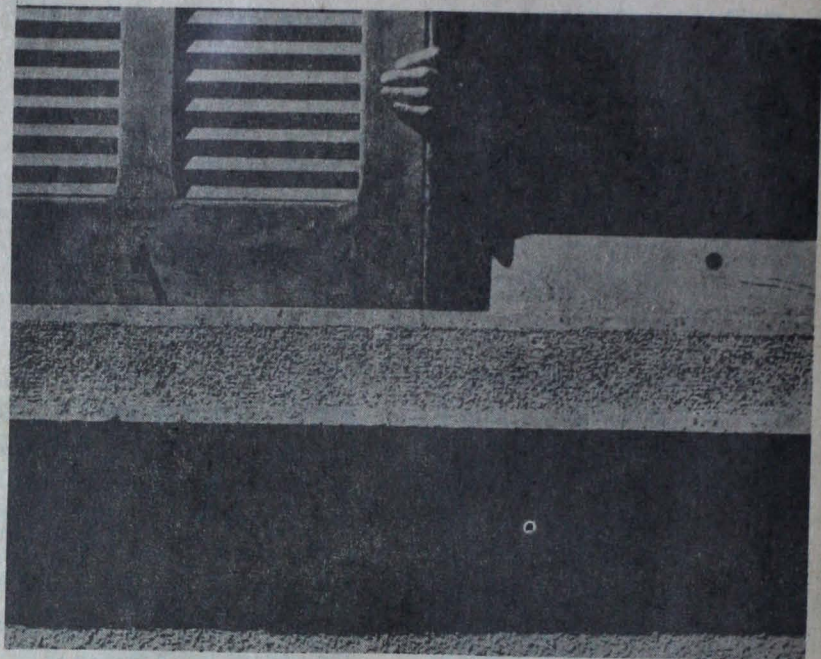


# 洛陽三月

\* 宋書啓

● 宋書啓升上了大學先修班就讀。他說：讀大學先修班不是開玩笑的，功課很重。他說：最好能考上大學。

午後時分／布拉齊攝影



阿誰：

窗外那棵老樹已經枯黃到只剩一點殘敗的綠意。這刻風是溫柔體解的，早上照例有許多盈亮的鳥鳴，一小串一小串，一聲聲，或者突兀地連珠炮似的吱吱吱吱……，稍微喧騰起來。以前我的書桌靠窗，坐在上面觀望景物時方便又自在；現在打直了挨着掛鐘的那面牆，要側了九十度以上的頭才能對窗，辛苦得很。且憑空添了一股壓迫感，來自硬繃繃的牆，彷彿在思過似的。

日子給我的感覺，止於一種懶洋洋灰撲撲的浮印。我是要有一番大志的，因為我是這麼年輕。我怎麼可以這般委縮的過日子，錯過了以後是要懊悔的。而我想起了「幸福何嘗不是一種偶然的發現？」但快樂是不同的，快樂是一種激盪的滿足，脹脹的，並且是自知的。回想我快樂的日子竟是這麼短促，甚至感受更多的，在以往那些日子，竟是我安份的幸福；而不是快樂！

我不打算再在這裏向你訴說甚麼衷懷了。電話更是不想打，

打了也沒能清楚告訴你甚麼，心一煩就是鬼扯鬼吹的叫人生厭。你要聽聽我的抱負嗎？哈，就連這也彷彿還未想清楚。最終想必是要讀好多的書，求得好多的學問。家裏不能給的，就靠自己吧。我可是至死崇拜暗香盈袖的那種人。人生除了吃喝玩樂，求學問是要放在大前頭的吧。這終歸非得自個兒好好的下苦功不行了。

才下了一場雨。這封信想是為這場雨寫的——也不盡然。我想我還是愛雨，愛雨後的淒淒冷冷悲悲涼涼，更愛的是能有甚麼啓示我更多，發省我更多。也但願在這樣的日子裏，有我深深愛戀的人，和，同時深深愛戀着我的人。

我想只要我是上進的，我可以達到目標。

而我的心願，在不在一座下雪的城呢？我總要不斷的激勵自己，像這世上無數的人，正努力開拓着無數的理想——是如何一番洛陽三月花如錦的氣象呢？

叫人不禁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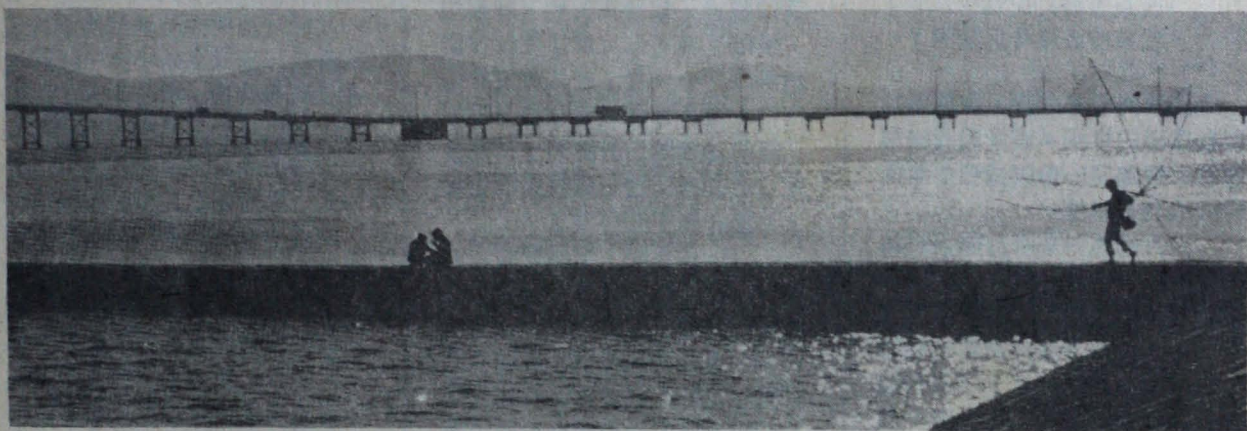
□



# 某個喜歡送別的女孩子

\*邱碧茵

●邱碧茵，柘城人。第一次寫稿來。



——只有那感動的是我  
只有那感動的是你  
生來爲了認識你之後，與  
你分離——

某個喜歡送別的女孩，當她知道愛情又拖着貓步從她的生命裏悄悄退役時，更堅持了她那小小的送別意願。市區裏有好多又長又短的大小車站呵。車子巴士滾着穩當的輪子一路拾起又遺下行程中偶地有緣的搭客。戴宋谷的、畫黑黑厚厚的關刀眉的、十八歲甚至六十歲的，巴士的緣份可真精彩呵。如果它也寫日記，譬如那剪票員在紀錄簿上寫道：從巴里文打至北海的早上九點鐘巴士：43人，那麼因緣的起落也不過是偶一掠過的天色罷了，回頭再走回來，心情和天色都已經作迥異的打扮……

而喜歡送別的女孩子，當她邁着步子和她咫尺天涯的沉默的情人走在街上時，她笑着看望一些走過的人群估計大概人與人之間疏遠的擁擠。再也沒有比臨別

這一刻這麼遙遠的貼近了。如果現在情人在冷冷的山上，她或許涉足於潮來潮往的水中央。或者在長滿了蘆葦草的河湄，那是上下上下搖櫓槳擊的遠遠的水聲了……

他們拐了好多個彎地沿着路邊走下去，勁草搖頭可是爲了那樣悲哀的事呢？她一點也沒有嘆氣的意願呵。只是想着要走完那個被阻塞了的溝沿，然後離開濁滯混沌的水的喘氣，彷彿隨時隨地都要很無奈的斷氣了的。而她等待的是天朗氣清的呼吸呵。如一隻可以站在陽光下修羽的青鳥，她要選擇最是無羈的飛翔。那個男孩子不必再說甚麼她也懂得了。因爲不是第一次戀愛失戀，因爲這種路程她已經走過，那麼就在一個陰霾發毛的潮濕裏再努力循一次舊序又何妨？她也懂得心傷，但是在最後的最後永不重複的一刻她寧願把心情的波動都押後，在走向車站的路上她愛看的就是那種冷冷的天空。當愛情的貓步正在緩緩移動時，她只要

求一顆冰凍的心靈去冷靜。這一生上上下下的搭客太多了。她要她的心最穩當的司機駕她走遍喧嘩或者寂寂的生命。而此刻伴她走的只是一位出色的搭客，那種出色是因爲他的三個字母拼成的名字微微響在她心中的水聲……撲通撲通撲通咬又沉下水去，即使當年以爲一生的初戀也不過用這種方法很自然的結束了……要來的終歸會來，要去的終歸會去是不？而當男孩子上車的一瞬她已經轉身走了。不知道男孩子有沒有興揮手這一套但很肯定的在這麼一個落雨的黃昏煙與愁是飛不起的了。而愛送別的女孩子終於又有送別的機會，在她走向回家的途中她看到遠遠的天邊想起另一個曾經來過的戀人。待走完送別的路之後她要重新翻閱他的信箋，然後告訴他——就是在他遲遲不給他回信的短短三個月之內，她彷彿擁有了又失去了一段不知是不是名叫愛情的東西……

□



# 雨絲

\*韻航

我們底戀啊，像雨絲  
斜斜地、斜斜地織成淡的  
記憶  
而是否淡的記憶  
就永留於星斗之間呢？

去年的雨季之後，我便開始喜歡落雨的日子。或者說我在那個雨季網起了一份記憶吧！然後觀覷地儲蓄感情。

九月的第一場雨落得很纏綿，像少女的心思，輕輕柔柔地掛在雲霧中。沿着臨海的道路，我們在雨中徜徉。他哼起鄭愁予的「雨絲」，我的思緒又不安份起來了。是戀情像雨絲還是雨絲像戀情？我方才注意到雨絲是很認真並且慎重地給天空織着簾幔的，而還非常浩瀚地，一幕緊接一幕地洋洋而去。看似萬分寫意，其實卻很悲壯呢！遠遠迢迢朴朴地趕來，然後跌碎在屋瓦、枝椏或是馬路，在單程的旅途中結束了生命。雨絲是很摯情的，它千里風塵去趕赴一場死亡的約會。我告訴他我一生的驚鴻只想留住一份銘心的記憶。

這場雨把路旁的九重葛浥得更嬌潤了。

●韻航近來寫得比較勤。

# 不寄的信

\*蘭芝

這是一封不寄的信。不想再讓思念作無主的幽靈，縈鑽在心底。但；到底相思是甚麼？不知你是否能答。就是因為想你，黑夜才成長長的一個纏綿季節。

就是因為這是一封不寄的信，才令我毅然對你細訴情懷。在暈黃的燈光下，在一杯茶還未涼之際，又憶起一切……

在某一個夜晚，當我挑燈夜讀時，當萬物俱靜時，白紙黑字漸漸在模糊，遠去……一個感覺，像是很久以前的感覺；喚醒了我。一隻溫柔的手，輕輕碰觸了我的額頭，掠過我髮絲，輕輕的，喚醒了我。但，醒了徒教我黯然神傷。……但；確確實實有過。你永遠不會知道當你伸出手時，我的感覺是這般濃烈；你也永遠不會知道，這一道顫抖的傷痛，已經在隱隱的作痛了。

又一個夜晚，當兩雙溫暖的手緊握在一起，你眼中包含了許多……許多，我當時也許已醉了……當時我只是想：難道世間真有這般叫人刻骨銘心的感受？

曾回首，兩個長長的影子靠得那麼近，一個轉彎，一聲輕嘆，我已踏着自己的影子遠去。畢竟，再好的背景已不允許我再回去。

也許，也許，你此刻思念的不是我；我守望了一季的落寞思念只是一季黃色小小太陽底下的一場夢。

夢醒了，只當作是一枚過早摘下的青楊桃，急急地一口咬下，澀苦在嘴裏，心裏頭，吞不下，也吐不出，眉與心接上了頭，眼眸裏噙着淚光，心底溢滿了愁。

長途跋涉，只為了一次短暫的相見，忍住一句話，該如何對你說，只是一句話，就能定下一個結局，讓你終生記取，或者一轉身就忘記……啊！我愛你，我愛你……一句話，但卻可訴上千萬回。

●蘭芝是第一次出現的名字。她住在吉隆坡。

●玻璃子是檳城人。

# 傍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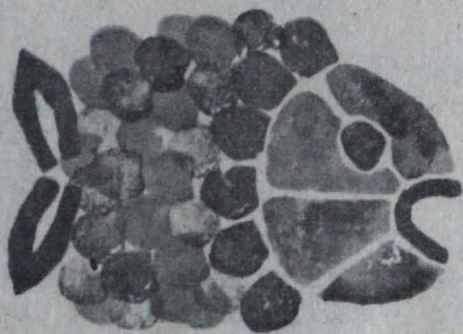
\*玻璃子

在任何季節裏，我都最愛傍晚。人們大概都愛清晨。當你還穿着柔軟的睡衣，微帶睡意站在窗子面前，對着明朗的天空，看一片兩片薄雲懶散地飄浮過去，或看着三五成羣的小鳥，翩翩地在晨風裏飛過，那真是再安閒不過的事了。如果從睡夢中醒來，在窗帘的隙縫裏望到一塊塊蔚藍的天，聽着遠處送來隱約的市聲，便伸手到枕邊拿起一本心愛的書來看，或者哼一隻愛聽的歌曲，這中間一定會有許多樂趣。然而我那裏會有這樣悠閒的日子呢？每一天，為了創造綺麗的前途，讓包袱重壓在兩肩，每到傍晚的時候，才給自己鬆一口氣。雖然如此，每到黃昏，還是可以安靜地坐在書桌前，看着窗外給晚風吹拂的樹枝，看着掛在牆角上的夕陽，任性地吸幾口安適的空氣。一切希望的夢，也在這個時候飄浮了起來。

傍晚是特別美麗的，它是那麼地使人覺得涼爽和絢麗，當你穿一件輕便的薄衣，站在樹蔭下面，或是從籬笆旁邊；給一陣陣晚風玩弄着短髮和衣角，那是比坐到咖啡店裏吃刨冰要涼快得多。而且還有那蔚藍的天空、夕陽渲染成的雲霞；鮮明的色澤和幻變的姿態，看着便得到一點輕軟的快感。在這個時候，無論甚麼悲哀歡樂都忘了。這會令我想到只有自然是最美麗的吧。我也最愛它那種恬靜的色澤，以及略帶悲涼的氣氛。它是那麼容易使人想起過去，繼而悠然地浮起許多憧憬來。在這個時候，我便坐在椅子裏，噓了一口氣，好像把一天生活上的累贅都吹去了似的。我默默地望着暗澹的天空，看飛鳥成羣地從我的窗前斜掠過去。



新葉篇



● 阿奇住在沙巴。

## 畫窗的人

\* 阿 奇

沒有人知道他來自甚麼地方。只知道他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城。跟着太陽走。他戴着一頂鴨嘴帽，讓帽緣的影子剛好遮住了雙眼。在那小小的一片蔭影下，他使用眼睛去看那迎向太陽光亮的一面。他可沒忘記用心去偷偷地讀着陽光照不到的那一面。這一面有點像他那個黝黑的調色板。括掉了上面那一層七彩的顏料，黑色便露出來。

生活，總是在窗子的兩邊過着。他便把那一個個故事，畫成了一扇扇的窗，訴說着種種心情。他把這些故事、窗和心情，一股腦兒地塞進肩上那好大好大的袋裏。那佈滿手印和顏料的袋，就像一幅抽象畫。

腳上拖着一雙相當舊的冒牌球鞋。走過的歲月，把鞋底的紋全搬到了他的臉上，把那些模糊、溼遠的記憶拉近了距離。

如果天還沒黑他就進入了一座城，他就找個角落，開始講述着故事。那些從另一座城裏聽來和看來的故事。他從來不開口講述。他只是把一扇扇的窗從袋裏拿出來，穩穩地放到牆上。放好了之後，他就靜靜的站在一旁，從那帽緣的蔭影下看着那些來看窗的人。他就這麼的讓人們去猜

想着那些故事，去感受那些心情。他依然一句話也不說。

當太陽離開他的時候，他就換上一件黑色的外套，乘着向夢神借來的馬車，飛進了每個人的夢中去。他就在他們的心靈畫上一扇窗。那些在夢中的人們，忽然看見自己的心上開了一扇窗，而窗裏的自己卻是自己生下來就躲避着的角色！一個和日常完全相反的自己！不禁都從夢中驚醒過來，在床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氣。他卻早已乘着馬車離開，畫另一扇窗去了。

其實，每個人的心靈上都有一扇窗，卻不知遺失在那一段歲月裏了。他也知道，他所畫的那些窗，人們總在天一亮就把它們遺失了。不過，他仍然還是每個晚上畫着窗。只因他是一個畫窗的人。

天亮之後，他跟着太陽又開始走向另一座城。



● 楊柳來自雪蘭莪。

## 他 \* 楊 柳

我再次回到與朋友集會的地點，才看到他。

圍觀的人好多，形成了一個不規矩的圓形。人羣卻都站得遠遠的，好像他是帶有瘟疫的東西

，只要一接近也身受其害。

他很瘦小，削瘦的雙肩掛在小小的體格上，幌來幌去，在暮色大地的罩照下，散發了幾許的落寞、滄桑與悲涼。

儘管圍觀者有人在喁喁私語，偶爾也有幾陣笑聲。他仍不在意的唱着，淳厚略帶沙啞的歌聲隨着擺動的身體，在吶喊些甚麼？控訴甚麼？

而他並沒有掛一把吉他在身上。只見他手做拿吉他的姿勢，按着彈着。偶爾歌聲沉靜下來，取代的是吉他的間奏，那麼逼真。彷彿他是彈着吉他，只是我們看不見。

一曲完畢，沒有掌聲。

他仍自在的蹶着。我走上前，想看明擺在地上的白紙黑字。不遠一個馬來同伴喊道：

「小姐，小心！」

我愕了一會，小心是要提防甚麼？他是危險人物？

站在那白紙黑字前，思緒浮動得很厲害，看他一眼，只聽他說：

「接下來我要唱一首自己的歌： Pisang Panas 。」

於是，他又拿起「吉打」、跳幌着、擺動着。就好像常常在電視上看到的搖滾歌手的演唱。

我始終還是沒看完那張文字，就走了出來。這時站得較靠近他。這使我發覺原來他有着深邃的眼睛，淡淡的帶着無奈。而這雙黑黑的眼睛常常落在地上、「吉他」上，偶爾飄向遠方、茫茫的。我企圖尋找那眼神是否帶有一片陽光、一片光彩，卻發覺兩粒圓圓的眼睛更讓我有空洞的感覺。

抬頭一望，天不是藍的，陽光也不見了！而他仍是自由自在的唱着……

當我離開時，只聽他向人羣問道：

「為甚麼 goreng pisang 是 panas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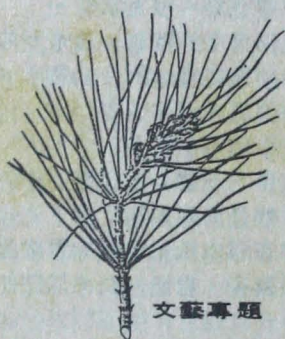
## ●蘇旗華的散文和詩

# 眞 實

●他們的膚色是比古老的鄉音還要古老的。

翡翠這間戲院有時也會帶來一些驚喜，譬如上次放映的《絳紫》，一直都使我記憶着幾個重要的感動。戲一開始便是一大片安詳的紫花；而片中除了永遠醒着微笑而痛苦的靈魂（但也沾上了愛……），也還有一些別的讓人記憶，譬如向日葵，金黃而明亮，我以前好像跟比爾說過我喜歡單色的穩定，而且似乎只對黑和紅敏感而已；可是她大概就不知道我也喜歡梵谷的向日葵了。梵谷那十五朵向日葵，並不是姿美的那種，顏色有點營養不良，

但線條卻是流動的——令人覺得親切，他甚至沒有一些藝術大師的技巧——話說回頭，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片子中黑人的膚色？那種褐中帶黧黑，肥沃得有點反光的皮膚，豐富而且強調深棕色，屬於油畫，強烈而真實；所以也喜歡熱帶陽光下軀幹閃光發亮的巴西人，那些睫毛，似乎擰一擰就能擰落幾滴棕色的熱情，像一棵老老實實的木瓜樹，暖褐色的樹幹站得筆直，落地生根，世世代代繁殖下去，他們的膚色是比古老的鄉音還要古老的。



文藝專題

●蘇旗華在新加坡唸大學先修班。

## 紫色還那麼膽小

●以儂阿蛋，這是他弟弟的名字。

薄棕色的臭蟲在我的桌上撲撲了一會又停下來 我在想 雨在窗外的黑暗裏微微地下着 是不是也有臭蟲飛進魚骨的房間 留連在日光燈上呢 然後我那麼肯定魚骨會自顧自的聽音樂寫字 讓那些小飛蟲對着燈光猛撲 魚骨不會捻死牠們的 魚骨是好人

阿光生日的那一天早上 他說要去找魚骨 我們便去了 從那天開始我便喜歡去找魚骨了 因為待在魚骨那小小的房間裏我的心會變得快樂一些些

魚骨房裏的東西都很亂 有一把油紙傘 一把掃帚和一把荒涼了的沉啞鈴輪在牆角的陰影裏

有蘋果紙箱 舊報紙 有一個紙盒裝滿貝壳 石頭 牛牙 魚骨頭 還有一大堆書 我只記得有《兒童樂園》和 Nurit Karlin 的漫畫集 牆上塗着人家的名字

那些名字都很美妙 譬如說以儂阿蛋 這是他弟弟的名字 我想魚骨的弟弟大概也和他一樣古怪 安祥和快樂 當時 我坐着 沒甚麼事好做 有一句沒一句的和魚骨談天 聽聽印度歌 然後我看見一個掛在牆上的老鼠籠 我想那隻籠子一定是很久沒有用過了 因為每天中午都有四五隻野貓來找魚骨 魚骨會把午飯分一半給牠們吃

我從家裏回到城裏來以後 就漸漸不習慣城市了 但我不能迴避那張張在香氣裏晃來晃去的臉 在這城裏 大概沒甚麼聲比錢發出的聲響更動聽的了 我從家裏回到城裏 就很想家鄉了 我想念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會牽一牽嘴 微笑 而且 瑪麗蓮夢露是我們的偶像 我想念他的房間 他房裏的零亂 比起我城裏朋友的 顯得真實 親切多了





Pablo Picasso. "El niño de la rosa"

## 大門開着

我困倦得像走過的孩子  
沒有人從照相館回來  
在一級一級死灰的台階上  
走過的孩子拿着向日葵  
蘋果始終那麼紅  
血怎麼流  
從沒有到達綠樹

## 最土的

白火雞天天爬到樹上叫  
一隻蘋果跌落牛頓頭上  
它的血液注滿了蛀蟲  
透紅的垂囊釀出凶猛的太陽  
誰死了

## 在建築愚鈍的陰影裏

需要汽車的人在沼澤上走鋼線  
他在根上走動起來  
含有黃金的大麥在香氣裏晃來晃去  
國王在紙上  
隻身守護着數字般水的殿堂  
金池塘裏水們開始下降



\* 編輯顧問：姚拓/ 白堊/ 鄭良樹/ 梅淑貞/ 紫一思/ 曾梅井 \* 執行編輯：王祖安  
\* 編輯：伍梅彩 \* 發行：葉國暢 \*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572455. \* 出版/ 印刷：馬來亞印務有限公司  
Diterbitkan dan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ln. 217, 46050  
P. Jaya, Sel., Malaysia.

